

英國王爾德著

獄
中
記

張聞天
汪馥泉
沈澤民
同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53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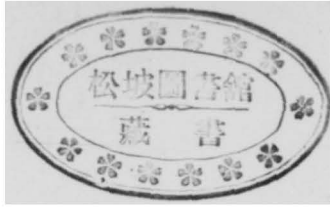
獄
中
記

英國王爾德著

張聞天
汪馥泉
同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22



OSCAR WILDE, FROM A DRAWING, 1882.





德 爾 王

次 目

田漢序

王爾德介紹

獄中記

萊頓監獄之歌



Helas

王爾德作

追隨着一切的熱情，直到我的靈魂。

成了一枝絃笛，凡是風都可以在這上奏出聲音，我捨棄了我那古來的智慧和莊嚴的約束，便是爲此嗎？

我想我的生平譬如一個層書密寫的書筒，專爲着絃歌和吟哦。

滿滿了稚氣的閑暇日閑懶的詩歌，

但是他祇把那全體的祕密替我輕輕地遮過，

當然有一個時候我恐將

蹴彼日照之高空，而從生命之不協的調中彈着一個嘹亮的音節，達彼帝聰。

那時死的是候嗎？唉！用那小小的棍端，

我祇嘗觸着了那羅曼斯的甜蜜——我寧當失去那靈魂的遺產！

——沈澤民譯——

致張聞天兄書

——序他和汪馥泉君譯的王爾德獄中記——

聞天：

昨天是陰曆端午節，早晨四時半起來，和漱瑜及同居F君出去散步。抬頭一望天上暗暗澹澹地，好像要下雨一樣。我們不管一直走到林子裏，這時還早得很，不獨沒有人走，連樹上的小鳥兒都還一聲不響地睡着。左手邊那個茶舖子——叫做『秋葉庵』的——雖掛着昨宵沒有撤去的酒旗，可是還緊閉着店門。正中那所古寺滿漆着朱紅，像中國的文武聖廟一樣。這時林子裏的樹木正長得茂盛，把那所古寺圍在中間，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呢。我們站在寺側一枝大樹下，行了幾回深呼吸。天色雖然暗澹，而林子裏的空氣，却像王爾德的文章似的清新典雅，令人遍體都爽。但一走到林子右邊却遇着一股很不清新不典雅的氣味，原來那近濠溝的地方，有兩個大層子堆，近邊人家的所有的塵芥，都百川朝海似的堆在這里各種各樣的塵芥集合在一個地方，又

經雨打風吹，日曬夜露，醞釀起來，就生了那一股味。這一股味苟非變態心理的所有者決感不出他的神祕來。然而聞天！我昨天早晨確觸着一種神祕之感。這個感想不是由那一股氣味生的，却爲看見那層子上所長的東西生的。那層子上面除一些魚腥草，山薯，雜草之外，還長了一枝鮮艷麗麗的胭脂花！阿，毒之花！阿，聞天，這樣污穢的地方，會長出這樣鮮麗的花草，誰說墮落的肉體產生不出崇高純淨的靈魂呢？

「喂，你看哪那家的屋角上像火燒着似的。」

漱瑜忽然指着我們來的那方，對我這樣叫着。

「哦，真是今天！是天晴，落雨，還不能決定呢！可是這種曙色很好看，我們到打靶場的堤上看去。」於是我們就離了林子，上了土堤。望東方時，果然見那一團曙光像水素吹管燂大鐵板似的在那里熾熾……天上的烏雲也破了一兩處，露出一些藍天白雲，好像遊梅龍鎮的正德皇帝把軍服揸開一角角兒，現他的袞龍袍把人家看似的。

『你看那太陽怎樣拼命地在那里漲，烏雲怎樣很很地在那里壓着啊！那里漲破一塊了！今天也許天晴。』

『我看今天未必天晴，烏雲的勢力還大呢。這樣多的烏雲留着總是悶人的，不如叫他都落下來倒爽快。』

『落下來時，你雖爽快，庭子裏的薔薇可不爽快呢。』

我聽了漱瑜的話，纔記起那五六株薔薇了。那幾株薔薇現在正盛开着，花叢太大，又不好蓋她。若經過這一場大雨那可完了。如是極望太陽把烏雲戰勝，可是晴雨之爭也像靈肉之爭一樣，靈的勢力略小，全身便爲肉的勢力所征服。我們回去的時候，小雨已經一點兩點地滴下來，等到喫了早飯的時候便大雨滂沱了。

一個端午節，無龍舟，無餛飩，無菖蒲，無艾，無雄黃酒地過去了。又加上風風雨雨，蕭騷一天，紙障生寒，單衣不暖，與其說過端午，不如說過重陽還對些。昨晚燈下取了你五月十三日的信重看了

一過，又取案頭所備王爾德獄中記繙了幾下，想如約替你做一篇序。可是那時已經十一點鐘了。神經興奮得很，拿起筆硬寫不下，祇好算了。

今日早晨起來，已經七點鐘了。把兩戶一開，金黃黃的太陽，了無吝嗇地流到我的房子裏來。加以蔚藍的天空，絢爛的雲霞，輕爽的晨風，使人頓感一種無上的幸福。再開門到院子裏一看，樹色蒼翠而慰目；鳥語清圓而樂耳；花香馥郁而怡神。阿美哉！人生之朝，樂哉！人生之朝！

然人生之朝之美之樂，以對於人生之黃昏之不美不樂而有意義。王爾德曰：『獄室裏常常是黃昏，和囚人心裏常常是黃昏一樣。』又曰：『我們連日月都好像奪去了似的。獄外的天空許是蔚藍藍的，金黃黃的。可是從那下有愁人的小鐵欄窗上灰塵封得厚厚的玻璃窗中爬下來的光，如何等黯淡，何等吝嗇。』然則可見世間儘有許多不幸的人，連一線明朗的日光都不易得。何況蔚藍的天空，絢爛的雲霞，輕爽的晨風，更何況蒼翠的樹色，清圓的鳥語，馥郁的花香呢？

昨天的晴雨鬭爭，若把他看作靈肉鬭爭，那麼昨天總算肉的勝利，今天是靈的——不如說，靈

肉調和的勝利，而我們庭子裏那幾株薔薇，有好幾朵做了靈肉鬪爭的犧牲，伏在花傍拾她的落瓣時，一半被泥水弄髒了，拾之又無味，棄之又可惜，結果還是棄了她，因為泥裏生的，還是讓她歸於泥裏的好。其他得免於難的相與搖曳，清風暖日中慶新生之樂，不過受打擊太大的有些還抬不起頭，顏色也由嫣紅變成蒼白，使威廉勃雷克來一定會驚叫道：“Oh, Rose! Thou Art Sick!” “呀，薔薇，你病了！”阿，聞天，你不看見他們滿眼還合金鋼鑽似的淚珠嗎？

這樣一說來，你一定照你笑W君的口吻笑我道：「你真是個 Sentimentalist。呀！」不錯，我本是一個 Sentimentalist。但是我若真能徹底地做一個癡情之徒，未嘗不可以成佛稱聖，譬如奉惡魔主義的真能做惡魔之化身，奉人道主義者真能做人道之表象，非不各有其特殊的天地。無如我也像我所寫的「咖啡店之一夜」的主人公一樣——另有 Model，你把那劇的人物，都看作田壽昌化，頗不敢服。——兩者一時都做不徹底，常常徘徊於神魔靈肉之間，不過我終不信一個人的靈魂硬非分裂的考察不可，我所求的依然是全人，依然是渾然一致的天地——

Dorian Gray 時代倘恍恣肆的王爾德至 De Profundis 時代，受悲哀的洗禮，而後我們纔看見一個清純謙遜的王爾德。王爾德非有兩個，不過前者是分裂的王爾德，後者是單一的王爾德罷了。雖然悲哀之於人，豈不關係極大嗎？雨把薔薇打壞了固然可惡，而使她受悲哀的洗禮却亦不壞，因為悲哀之爲物，可以使墮落的肉體產生崇高純淨的靈魂啊。

弟漢拜序於東京之月印精舍

民國十一年六月二日一時。

王爾德介紹

聞天 馥泉

——爲介紹獄中記而作——

(1)

王爾德 (Oscar O. Flaubertie, Wills Wilde) 生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五日愛爾蘭底杜白林 (Dublin)。他底父親名喚威廉 王爾德 (William Wilde)，母親名喚姬娜 法朗西施 愛爾基 (Jane Francisca Fljee) 都是當時有名的人物。父親威廉早年以文學鳴，後來忽傾心於醫學，到倫敦 柏林 維也納等處專心研究，研究底結果，得了一個『近世耳科醫學鼻祖』的稱號。此外他對於考古學也很有深造。母親愛爾基早以文學著名。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後常在杜白林底 "The Nation" 雜誌上供給稿子；伊底有名著作國家主義者宣言，替伊博得了很大的名。至於伊底辦事的才能，應酬的本領，凡遇見過伊的，沒有不承認伊是一個極漂亮的人物的。以這兩入爲父母而生的王爾德 (他是次男)，其帶有藝術的天稟，那是毫不足怪的。以這兩入

爲父母而組織成的家庭中，其染有歡喜考古和交際，自負和自持那種習性，也是毫不足怪的。有人說，「當他很小的時候，他底母親就以爲他是一個「穎異的」孩子。他嘗跟着他底父親出去搜求古董，這種旅行引起了他的愛神話和愛軼聞的性情；他在客廳裏聽他母親底愛爾蘭思想底談話，鍊就了他底智慧。他一生中最好的教育，是在他父親底早餐桌上和母親底會客廳中得來的。」這是十分正確的。他在九歲的時候，即進樸都拉皇家學校（Portora Royal School）在那裏，他也得了不少的益處。他見了算學是頭痛的，做文章的本領也不大行；可是讀書吸收的本領却極驚人。他在學校裏自視甚高，專好替人家起綽號，或和教員起冗長的討論；這種脾氣，一面却增進了他底智慧和空想力。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進了杜白林底三一大學（Trinity College）。在這三年內，他得了不少古典的知識；希臘語底競技，他又得了金的獎章。其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即當他十九歲的時候，進了牛津大學（Magdalen College Oxford）。四年底在學中，他曾做了兩次特待生，並因爲賦“Ravenna”一詩，他還得了一次頭等獎。當他進牛津大學的時候，拉士金（Ruskin）正主美術底講席，雖是拉士金不久去職，而王爾

聽受他底影響，那是不問可知的。他底左袒唯美主義運動，雖一半由於他底天性來的，而一半也是由於他底先生拉士金那裏來的。

他對於裝飾美術的趣味也是在那時發生的。他在牛津大學時住的房間，出名裝飾得最美。房子底牆壁上，都塗滿了美麗的彩色，台子上和書架上都放滿了許多古玩東西。這種古玩東西，他不必另外出錢去買，他只消從家裏搬得來就好了，因為他父親原是一個古董收藏家。在他底房間內，他常常和同學們談論到藝術上種種問題，他底藝術觀，在這時期內也有了萌芽。此外更受了莫列斯 (William Morris)、伯約斯 (Burne-Jones)、柏泰 (Walker Pater) 諸先生底影響，於是他底主張愈形明顯。而對於他最有影響的，就是希臘底旅行。

希臘底旅行，雖不能把他造成一個「健全的異教徒」，可是把他平日夢想中的美境，大大地證實了；並且還給了他許多平日所夢想不到的美。王爾德自己曾說，從這番遊歷之後，「他把憂愁底崇拜一變而為美底崇拜了」。他曾有一時專門夢想宗教；但從此以後，他把一生專獻給藝術，獻給美的宗教了。

這希臘思想就是王爾德精神生活底素地。他底人生觀，藝術觀，都由此找到了基礎。所謂希臘思想，就是人間生活底外面和內面（即肉的生活和靈的生活）底圓滿的調和，即藝術和現實底融合，靈和肉底一致。換言之，希臘思想就是唯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底提攜，快樂主義和精神主義底合致。而這些調和，這些合致，就是希臘人底所謂美，也就是王爾德所找求的美，不過王爾德有時只覺到肉體底美，忘記了靈肉一致底美，以至終究做了個不健全的希臘人。

王爾德對於自己底愛美的天性，已得到了哲學的根據，於是一出牛津大學，就發揮他底主張，就大膽地在人生的藝術底潮流中，鼓吹唯美主義的藝術，鼓吹藝術的藝術了。並且自己也躬自實行他底主張。他穿了一身天鵝絨的衣服，寬的汗衫，倒摺的領口，喉間用一條異樣的領帶，打一個（La valière）的結，手裏拿了一朵向日葵花或是百合花，到處宣傳他底主義。我們看他何等熱烈，何等澈底，何等地勇敢！

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他把他在學校中和出學校後所做的詩，集成一本小冊子，上邊題了“Poems By Oscar Wilde”。這詩集一出，轟動了當時的詩壇。毀譽褒貶之聲，簡直不絕於耳。而

自此他就一躍而爲唯美派的青年詩人，他底大名也竟像風一般向四面散佈了。

(二)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他到美國去。他去的原因：一則因於美國人來請他講美學；一則因爲他聽到他底詩集，美國也有人批評，所以他想把他底『真正的唯美主義』(Real Aestheticism)教給他們。到了美國之後，美國人用了好奇的狂熱歡迎他，他們歡迎他，並不是對於他底唯美主義有什麼了解，——講功利的，實際的，美國人是很難了解這些的——他們不過要看看名聞一世的王爾德穿怎樣的衣服，發怎樣的言論罷了。他到了美國之後即在紐約、波士頓和其他地方講英國底文藝復興和裝飾美術這兩個題目。前者主張美底賞鑑爲人生最高的目的；後者指摘美國人底裝飾爲粗笨沒意味。這兩部書在我們看來，他底主張是很有創見的，他底批評是很犀利的；但是因爲他招了美國人底反感，而更因爲他底誇大的話(?)，如，『我不大滿意於太平洋，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偉大。』又如，『我對於尼亞加拉(美國最大瀑布)失望極了，許多人一定要對於尼亞加拉失望的，美國的新婦都要被帶到尼亞加拉去的，看了這樣大而無當的瀑布，

雖不是最大的失望也該是忼儻生活中最早的失望罷。」以及所謂「美的服裝」(Aesthetic Costume) 底招搖人目，竟受了一場沒趣，一陣痛罵，但「真正的唯美主義」還是在他底心中，一點也沒有走漏，試想人們底舉動是怎樣盲目，人們底弱點是怎樣支配着人們呀！

但是，一種學說都要受當時的誤解和嘲笑的。如其因為怕人家底笑罵，就閉口不講，那就永遠被誤解，永遠被嘲笑了。大膽的王爾德，他不說則已，說了就說到的，人家底嘲罵，他是一毫不顧的。他不是不懂得「社會嘲笑底專制」，他是很懂得的，不過因為他對於主義底忠實，就不惜拋棄一時的名譽，和社會反抗。在這種地方看來，王爾德不是像庸衆所說的那麼卑下的了。

美國底演講旅行完了之後，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回到倫敦，把他在美國所創作的伯杜公爵夫人 (The Duchess of Padua) 和虛無主義者維拉 (Vera, the Nihilist) 兩篇戲曲修改一過，發表出來。於是他底戲曲底才能，也為社會上一般人所公認了。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和辯護士之女李沃德 (instance Mary Lyod) 結婚。一八八五年六月生一子，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又生一子。

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間可以說是他底全盛期。他所過的生活，完全是一種遊離的、非現實的、閑雅的、無關心的而又華奢的、放縱的生活。他在太德街上和他底夫人租了很精美的一間邸宅；關於室內底裝飾和其他事情而花掉金錢，在他是毫不顧惜的。在這地方，他招集了許多朋友，日夜宴會，並且於談話笑樂之間，講到藝術的時候是很多的。更兼王爾德夫人又是一個很愛時髦，很能談吐，很能交際的女子，和王爾德真是一對璧人。伧倆在太德街上做了倫敦時髦社會底北極星。王爾德底片言隻語，有人傳說；他夫人底服色好尚，有人倣效。加之他又善於招待人，薄於利害觀念，社會上的人沒有一個不願親近他的。他如其有錢的時候，救濟貧困的藝術家，就是至再至三也不覺討厭。法國某女優評王爾德道：『我歡喜王爾德的地方，就是和他開始相交的時候，他能對我非常親熱這事情。但是這種親熱，不是平常一個男子看見一個女子的時候，像我們所常常看見的拚命想買女子底歡心的那種親熱。我和他完全是友人底關係呵。但是能有深的真友情產生。這樣的事情，在男女之間是極可寶貴的呵。』可見他在那時對於人，是怎樣地有魔力的了。

在這十年之內，他著了許多著作。童話集安樂王子和其他故事 (Happy Prince and Other stories) 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童話集柘榴之家 (House of Pomegranates) 論文集意向 (Intentions) 道靈格萊底肖像畫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社會主義下的人間底靈魂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阿斯絲維爾斯卿底犯罪和其他故事 (Lord Arthur Saviles Grime and Other Stories) 這些小說和論文都在一八九一年出版。其中論文集意向爲三篇有名的文章所集成，題目是『批評家的藝術家 (The Critic as Artist)』架空底頹廢 (Decay of Lying) 鋼筆、鉛筆及毒藥 (Pen, Pencil and Poison) 及至一八九二年，完成他用法文寫的沙樂美 (Salomé) 他解釋他用法文做這劇本底原因說，『我有一種工具，自己知道頗能應用的，這就是英國底文字。但是另有一國文字，我聽了一世了，現在要試試這新工具，看我究竟能不能造出一些華美的東西來……當然的，其中要含有許多法國文人所不用風格，但是我底劇本轉而可以得到一種異樣的色彩。梅德林 (Maeterlinck) 底著作所以能生那麼異樣的精神，就因爲他底情調全是一個法萊孟人 (Flamand) 而寫的却用一種異國

底文字，羅賽底 (Rossetti) 也是這樣，他寫的雖然全是英文，他底風格却純是拉丁式。這書，雖則經過須華勃 (Schwab) 底修改，但也還看得出一些是異國人底手筆。這書底英文本，爲他底好友道格拉斯 (Lord Alfred Douglas) 所譯，文字亦極美麗。

一八九二年以後他忽然改著社會劇。一八九三年完成遺孀記 (Lady Windermere's Fan)，一八九四年完成一個不重要的婦人 (Woman of no Importance)。一八九五年完成理想的丈夫 (The Ideal Husband) 和莊嚴底可貴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這一次所做的戲劇很受社會上底歡迎。倫敦一處，一個晚上可以看到三處都是在演王爾德底劇本。於是作品底報酬——金錢——便象湧般流入這個花花公子底手裏了。以至他底狂熱的本能一發而不能收拾，終究於一八九五年爲了一件不名譽的事情，把他送到監獄裏去了。而王爾德底人生態度，就此起了極大的變化。

王爾德在獄中記 (De Profundis) 裏說，『我底一生有兩大關鍵，一是我底父親送我進牛津大學，一是社會送我進牢獄。』我們現在對他底第一個重要關鍵底生長和發展，表面上已講

完了；進一步的探求，就不能不到他底著作中去找求他底人生觀和藝術觀了。

(11)

十八、十九這兩世紀內，科學的發展長足進步；用懷疑的精神，以破壞從前所謂神祕的，所謂不可思議的許多現象；用唯物論，以說明世界上一切現象。於是昔日所依以活命的幻像完全破滅，宇宙全體原來不過是一件大機器，沒有什麼神底意志，沒有什麼人底自由意志，更沒有什麼天才，什麼英雄。生是依物理化學底法則運行，死也不過是受物理化學底法則支配。及達爾文物種始出世，用科學底方法證明，人是從下等動物發展來的，不是耶和華造的，於是人底地位更一落千丈。結果，由懷疑而生苦悶，因苦悶而厭世悲觀；由機械的命定論而絕望，由絕望而消極憤世。曉得人生原來是這樣這樣的東西，那麼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可說，這樣忙忙碌碌終日沒有休息，豈不可笑。於是在法蘭西發生所謂『世紀末』(Fin de siècle) 在俄羅斯發生所謂『世界苦』(Toska)，愁雲慘霧，把光明的世界完全遮蓋住了。

在這種愁雲慘霧底中間，人類如其不欲生存，向自殺的路上走去則已；如其還要生存，那麼就

有兩條路可走：一，硬着心腸，面對這醜惡的人生，而在這中間發現一條光明的道路；二，逃避這醜惡的人生，另造幻象以安慰自己和他。這兩條路，在藝術方面底表現，就是所謂『人生的藝術』和『藝術的藝術』前者即自然主義底藝術，後者即『且加丹』（Decadent）底藝術（有人把 Decadent 這字譯爲墮落派，我們覺得很不適當），而這兩者底最 Typical（標準的）代表，就是易卜生和王爾德。

他們兩人對於人生的態度是根本上不同的，所以他們兩人藝術上的主張和方法也各走極端。易卜生是不避現實的，並且着重現實；他現在現實當中『發見』真理，開新生之門。王爾德是迴避現實的，並且看輕現實；他想另外『創造』出美的樂園，沈眠到裏邊去。既不能不面對實人生，就不能不看到人生底醜；既不必去看實人生，就只消注意到美。既要看真實的人生，就不能不用刻劃的、描寫的、技巧和理智的、冷靜的觀察；既不要看實人生，就需要修辭的、曲能的、粉飾的技巧和好奇的、誇張的、官能的、熱情的基調。這其間都是互相對待的，並沒有誰好誰壞的意思！

易卜生底藝術，我們現在不多講（如能把他們兩人比較而研究之，是很有趣味的事吧），以

下單講王爾德。

王爾德對於人生的態度，有以下的特色。

一、反對科學——我們說過，十八、十九世紀內科學底勃興，把宇宙間一切現象都用唯物論去解釋了，並且由這些科學底應用，造成了所謂近代文明。王爾德對於這種唯物論的機械觀和由這機械觀所產生的文明極其憎惡。他痛罵這種死板的，無感情的，功利的，冷酷的社會。他想超脫這科學底約束，跳進不可知的世界裏去。

二、『自己崇拜』——他既反抗了原來的科學的人生觀，自然他便沒有其他有勢力的根據了；他既否定了風靡一世的自然科學底經驗說，唯物論，那麼他所有的自然只有自己了。所以他是十分執着自己的，也可以說他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像巴萊 (Maurice Barres) 所說的，『我們在這世界上所真能曉得的東西並且是真正存在的東西，只有一樣。這能夠觸到的實在就是自己；宇宙不過是依了自己而看作美的或看作醜的的壁畫 (Fresco) 罷了。我們非執着這我們底自己不可。』也正是王爾德所要說的。

三、唯美主義——所謂唯美主義 (Aestheticism)，有時稱耽美主義或者美至上主義，即以美爲絕對的主義。不過他底所謂美，不是現實的自然的美，而是非現實的、技巧的、人工的美。他以為藝術底目的就是美底創造，人生底目的就是美底享受（他底美，雖不一定是靈肉一致，但至少也是靈肉互相混合的美）。

我們由了這三種特色就可以了解王爾德底行爲了。他何以要嘲罵現社會，他何以要誇張自己，他何以贊美青春，他何以看輕現實，他何以要穿美的服裝，他何以歡喜空想……這些問題，都是從他對於人生的態度上來的。他不但是詩人、小說家、戲曲家，他更是一個實行家，他用了宗教的熱情把他底主張和見解完全實行出來，不怕社會底責罰，不怕朋友底陷害，不怕自己底死，不論他所達到的目的怎樣，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我們對於他却表示充分的同情和敬意的。

人生底本身是十分醜惡的，既不能如易卜生，左拉，莫泊三他們一樣，除了創造一個幻像以安慰自己和他人的之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嗎？況且王爾德底幻像，不但徒用以安慰自己和他人的，他還想努力地把它醜惡的人生美化哩！如其說他這種努力是無用的，是自費心血的而訕笑之，

那麼，當初耶穌底提倡愛，也何嘗不是如此呢？耶穌到今日，我們大家已認為有偉大的人格，那麼，又安知二千年後人們對於王爾德一定不是如此呢？

這是泛論王爾德底大概，以下想在他底作品中間考察一下。

(四)

統觀王爾德底作品，有二個特點：一，深刻的印象底缺乏；二，詞藻底優美，適合與和諧。這都是由王爾德底個性上來的。因為他底藝術底目的是在創造美，並不在刻劃或是描寫自然和人物，所以我們看來就沒有深刻的印象了。況且他向來是鄙棄現實的，所以他所寫出來的，並不是他自己底深刻的印象，却是他底空想或是活潑的想像，他能够把這些空想或是想像活潑潑地襯托到紙上來，已經顯出他底絕大的天才了。我們讀他底小說或是戲曲，雖內中底人物不一定有什麼個性，但是活氣是充滿了的。至於他底美麗的詞藻，像他底想像的美麗的衣服，更可以顯出他底想像的美。

英國唯美主義運動 (The aesthetic movement in England) 著者哈米爾頓 (Walter

Hamilton)說唯美派底詩特徵是『從情慾底官能的暗示的描寫而成的詩歌；是穿了誇張的隱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古代的俚語底音律底衣服的詩歌』。王爾德底詩，確是穿了『誇張的顯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古代的俚語底音律底衣服』的。如“Sonnet on approaching Italy”，“San Miriato”，“Italia”，“Sphinx”等，都是這樣。就是像“Impression du matin，(早晨底印象)雖是作者取了許多自然底景色，如 Thames, St. Paul, Fog, woman, daylight, country, wagon 等，總覺得淺淡而沒有強烈的實情。至於萊頓監獄之歌 (Ballad of Reading Gaol)我將在下邊再講。

王爾德底童話共有九篇，我所讀過的却只有五篇，即漁夫及其魂，星孩，幸福的王子，鶯兒與玫瑰，利己的巨人(這五篇都已譯出)。在這五篇內，我們覺得除文字都十分華美，優雅之外，尚有一貫的基調，這就熱烈的愛和敬虔的愛底贊美和嘲笑的，矯激的社會底批評。如漁夫及其魂底末段，那青年漁夫因為小人魚死了而哭伊(小人魚)的一席話(以下所引俱依穆木天君譯本)。

『愛比智慧還好，比富還寶貴，比人們底女孩底脚還美。火不能燒彼，水也不能浸彼，黎明我

招呼你，你不應我底招呼而來。雖是月兒也聽到我呼喊你底名，你也不理我。可是就這樣，我不應該離開你。我走錯了路害了自己，可是你底愛永遠與我同住，彼總是強有力的，沒有能勝過彼の，雖然我看見過惡也看見過善來。現在你死了，我也要與你同死。

還有在鶯兒與玫瑰中，鶯兒對那青年學生說。

「快活着，快活着，你要有你底細玫瑰花啦。我要在月夜用音樂創造彼，用我自己底心血染彼。我所轉求你的，就是要你作個真正的有情人，因為哲學雖然聰明，愛比哲學還要聰明；強權雖然有力，愛比強權還要有力。鮮紅的是彼底翅膀，火燄般的是彼底身體。彼底唇如蜂蜜似地甜，彼底呼吸如乳香似地香。」

這不是愛底贊美嗎？還有如同篇中那青年學生因為失了戀而說。

「愛真是個無用的東西喲。彼不及邏輯底一半有用，因為彼不能證明什麼，彼總告訴一種不能實現的東西，叫人信那些不真的事物。其實彼是全不適用，在現代什麼都是實用的，我還

是回到哲學內研究形而上學去吧。」

於是他回到他底屋裏，拉出一本塵封的大書，就念起來了。

這不是嘲笑社會上一般講實用的朋友們嗎？其他妙處，非常之多，如其讀者能留心起來，就不難找出。

但是在這種地方，疑問就來了，就是王爾德既然講個人主義，講享樂主義，何以有這種論調呢？譬如在星孩內竟是懂透了聖書中的真理者的話，如那星孩說。

『我給你的服務，你用好幾倍還了我，我表示給你的親切，你用好幾百倍還了我。』

兔兒答道，『不是，你怎樣待我，我也怎樣待你。』

這到底是庸衆底不了解王爾德，還是王爾德底自相矛盾，或是靈肉衝突的下意識底表現？

我以爲王爾德底個人主義並不是自私自利主義，如其他是自私自利者，那麼何以他不重金錢，不着重現實？因爲凡是自私自利者對於現實，對於金錢最是注意，非然者，就不成其爲自私自利主義者。王爾德底個人主義，我們已說過是執着自己，把自己底個性充分發揮的意思。他底享樂主義也並不是單講官能底享樂，他是對於一種幻象底享樂，即對於美的樂園底享樂。他執着

這種美的樂園，他是極端的羅曼主義者，他反對這種死的、無味的、機械的社會，主張把人生美化、戲曲化，把人生造成一篇 Romance 一首 Idyll。

美和愛是不能分離的：在王爾德底作品上看來，愛就是美，美也就是愛。美的樂園就是愛的天國。愛和美都可以把人生造成一篇趣味濃厚的 Romance 一首華美典雅的 Idyll。他在這個時候極端地提倡愛，也就爲此。

這種靈肉一致的美和愛，是從希臘思想上來的，我們已說過了。但是處在這種靈肉衝突的現代，究竟不能把彼實現出來，況且他那時受環境底誘惑，受一時的熱情底支配，終究成了一個靈肉兩帝國底衝突者。這種靈肉兩帝國底衝突，在他底最有名的小說道靈格萊底肖像畫上表現出來。

現在且把他底道靈格萊底肖像畫介紹一下，想來也是閱者所願意的罷！

(五)

道靈格萊是一個大約二十歲的美少年，思想行爲都極天真；他也不曉得所謂美和醜。而他底

友人畫家哈爾華特 (Basil Hallward) 却對於他底美崇拜到十二分，差不多發狂似地崇拜，並且因為要把他底美傳之永久，所以專心一意地替他畫像。畫家底友人亨利·華頓 (Lord Henry Wotton) 是一個極端的快樂主義者，他常常到畫家那里去玩，偶然碰到了道靈，他就把他自己底快樂主義的哲學鼓吹給他聽。說道，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是快樂，而這種快樂是官能的，肉體的快樂，所以人們非把官能底作用銳敏起來，非把肉體上的快樂享受起來不可。而這種享樂只限於青春時代。青春是人生上最有價值的東西，不可任其過去的。何況像道靈這種綺年玉貌呢？道靈當他說的時候只是默默地聽，後來又看了畫家替他畫的圖畫，便感到自己底美貌和自己底青春。於是他就默想這種美貌到什麼時候會消滅呢；並且亨利底話又浮到他底心裏變成了強烈的要求。他想，如其我能永久美貌呢，那我就以永久享受肉體的快樂；如其我要永久美貌呢，就非把我和畫布上的假我對調不可。事情就照他所想那麼地成功了。自此之後，他就完全受快樂主義底支配，完全以享受人生底快樂為主了。爲了造成空想的快樂，爲了要滿足一時的慾望，無論幹怎樣酷虐的事亦在所不顧了。更因為他底真我已和畫布上的假我對調了，所以雖是他底紅

顏還是一點沒有變更，而畫布上的他已經變成凶惡的殘忍的了。他這樣地過了十八年。

官能底刺激是容易變成麻木的，肉體底歡樂是容易厭倦的，況且靈魂底力又不是那樣容易絕滅的，於是靈肉底戰爭起，不安和懊惱湧上心頭。這種苦悶如骨中骨、肉中肉，他沒有方法去掉，於是在某一夜間取出他因不敢看而祕置的肖像畫來看，呀！這肖像上底髮不是變成灰色的了嗎？額上頰上都不是深刻了猶惡的皺紋嗎？朱紅的唇不是塗滿了血腥嗎？這是道靈十八年間的真相呵！他看了又看，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便拔出洋刀向肖像底心窩刺去。外邊的人聽見了一聲怪叫，奔跑來一看，只見道靈已自殺而死了。向來美麗的道靈已變了污穢的，醜惡的，殘忍的老人了，而在屍邊的壁上却掛着道靈底肖像畫，那畫正是向來美麗的道靈底面影。

以上是道靈格萊底肖像畫底概略。這書一出，英國式的和美國式的 Journalist（報章雜誌派）對於他大大地攻擊，說他這種官能派的文藝是非社會的，病的乃至不道德的。只有他底先生柏泰說，「依這創作看來，王爾德就是列於亞倫坡（Edgar Allan Poe）和法蘭西這種 Romance 底作者之林，也是毫無遜色的。」而王爾德自己對於這種攻擊的辯護大約說：一切的創作

都是爲了自己底快樂。藝術底世界與道德底世界是全然分離的，在藝術裏只有寫得好不好的問題，並沒有什麼善惡的問題。創作家是美底創造者；批評家是用和作家不同的樣式，以闡明這種美的印象的。如其從道德的見地去批評藝術的作品，我以爲是永遠不會了解藝術的。

由我們看來，這部小說並不像大眾所說的那麼不道德、那麼病的、那麼非社會的，他所描寫的道靈格萊正是現代人底代表，正是靈肉衝突底自白。但他底根本思想，還是由希臘主義上來的；畫家亨利說，「除了官能之外，沒有一樣東西能夠治療靈魂的，正像除了靈魂之外，沒有一樣東西能夠治療官能的。」靈和肉，肉和靈是怎樣地神祕呵！在靈底中間有獸性，在肉底中間有時也有神性……」

道靈因爲求美底享樂，以至賣掉自己底靈魂而不顧，終究受了靈魂底責罰把青春和歡樂破壞了。所以如其在王爾德這部書裏有什麼「教訓」，有什麼「寓意」，那就是說一切的過度和一切的拋棄一樣，結果一定要受罰的。

王爾德說，「我們唯美主義底運動，是對於這種乾燥無味的社會底反動。我底作品，也可以看

作關於裝飾美術的論文。是對於平凡的寫實主義底生硬的、鄙野的反動。』所以他這部書，是對於社會的批評而又是忠實於唯美主義的。請讀者翻開道靈格萊底肖像畫第十一章一五一頁（據 Modern Library 本）來看。

……他想找求或種生活底新樣式，在這樣式裏有合理的哲學，也有整然的原理，而且在官能底靈化中找出生活底最高實現。

官能底崇拜已經被人們非難了，但們對於似乎比但們更強的熱情和感情感到一種自然的恐怖，覺得如其這樣，就要享受比人間生活更劣等的生存形式了。但是在道靈格萊看來，官能底真性質一向沒有被了解；人們所以永久為野蠻、永久為獸類，單因為但們不去把這些官能（對於美的本能自然是最要緊的）造成為新的靈性中的要素，而使彼等飢餓變為屈服或是用痛苦去撲滅彼等。當他返顧歷史上活動的人類時，那損失底感情時常浮動起來。屈服了這麼許多，而不過為了這一點點的目的這種狂暴的反抗，這種自己拷打、自己否認的奇怪的形式，彼底原因是恐怖，彼底結果是比了空想的墮落還要無限可怕的墮落，在但們底無知

裏，但們還想從這種墮落上逃開，而「自然」逞了伊底可驚的嘲笑，把隱者驅逐出去，餵給沙漠底野獸，並且把野原底獸給隱遁者做伴侶。

是的，像亨利所預言的，我們要改造人生，要把他從今日復興的酷而醜的清教主義（Puritanism）上救出來，就非有一種新的快樂主義（New Hedonism）不可。固然理知是不能不用的；但是凡一切足以犧牲熱烈的經驗底任何形式的理論和制度，是不能忍受的。他底目的，是經驗自身，不是經驗底結果，不論這種經驗是甘的或是苦的。關於殺滅官能的禁慾主義和遲鈍官能的卑下的逸樂一樣，新快樂主義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彼教導人們去傾倒一身在其自身是一刹那的人生底瞬間上。

這不是他對於現社會的批評嗎？在這里的道靈格萊又不是王爾德自己嗎？

人家說他曾經一度加入羅馬舊教團；羅馬舊教底禮式常常引動他，那是確實的。比古代的聖禮實際上更要恐怖的每日的聖禮，因了他底官能底證迹底強烈的否定，和因了他底要素底原始的簡單和他要象徵化的人間悲劇底永久的悲哀一樣，擊動了他底心。他歡喜跪在冷

的大理石的鋪石上看守，望那穿了繡花法衣的僧侶用白的手慢慢地拿掉聖龕上的幕，或是看他舉起盛蒼色的聖餅（有時當作天使底糧食的）的嵌寶的提燈形的壺，或是看他著了基督十字架上的苦惱底衣，把麵包打碎了放在聖杯內叩他底胸懷而認自己底罪。那些穿了紅衣的嚴肅的小孩子把出烟的香爐舉起在空中。像大的金鍍的花一樣的事情，對於他是有微妙的魔力的。當他出了教堂，他常常用了驚異心去探望懺悔室，並且坐在其中的一室底朦朧的影子底下，聽那從破格子裏滲漏出來的那些男女實說，但們真歷史的耳語。

但他不陷於因為形式地受了信條和系統，就阻止知識發展的錯誤；或是把不過適於一夜的住宿的地方，把不過適於過無星無月的黑夜的二三小時的宿地，錯當作住家，也是沒有的。有把平凡的東西弄成奇異的可驚的力量，的神祕主義，和常常追隨這主義的智巧的德則廢棄論，在一個時期內，引動了他；而在另一時期內，他又傾向於德國底達爾文主義運動底唯物信條了，在追求人間底思想和熱情於腦髓中的真珠般的細胞中間，或求之於肉體中的白神經中間，他找到奇妙的快樂。在不問是通常的或是異常的，病的或是健全的精神完全為一

種生理的條件所左右的那種概念內，他感到愉快。但是像前面所說過的，在道靈看來，沒有一種人生底理論比了人生本身更其重要的。他很敏銳地覺到一切知慧的思索如其與行為和經驗離開了，便怎樣地空虛和無價值呀。他曉得不論官能，不論靈魂都有彼等底精神的神祕。這不是他（是道靈也是王爾德）底唯美主義底特色嗎？不是他底享樂主義底特色嗎？他讚美『美』和『快樂』，那是不能否認的。但他所讚美的美和快樂，並不是像在自然主義底作品中那種揉撥我們底肉感的美和快樂，却是游離的、人工的、非現實的美和快樂，所以雖是在他底作品中間也用濃厚的、強烈的官能文字，但是他抽出於實感而給我們一種特殊的印象的。這都是由他底性格和他所唱道的主義上來的。

由上面看來，他底作品不是非社會的，病的，和不道德的了。至於他底藝術底手段，在這時已經十分圓熟，羅華特，亨利，道靈都染有王爾德底個性，但這些人都活潑潑地現在紙上的。

(六)

道靈格萊底肖像畫是王爾德所作小說中最有名的；沙樂美是戲曲中最有名的了。這戲曲作

於一八九二年，人家說他是爲了名女優培爾娜爾 (Sara Bernal) 而作的。培爾娜爾當初也
想把彼排演，可是因爲檢閱官以爲此劇有傷風化，所以就被禁止排演了。當時王爾德便有一封
信寄給泰晤士報說，『在現代悲劇女優中占第一把交椅的培爾娜爾夫人扮沙樂美底主人公
這事，雖是在我是非常愉快而且值得誇口的地方，但這劇本決不是爲了馬當培爾娜爾而作的。
我向來並沒有爲了某某俳優乃至某某女優而創作脚本，以後我也不想這樣做。這是藝術職工
(Artisan) 底事情，不是藝術家 (Artist) 底事情。』當時他對於檢査官的憤薄和藝術家的鬱
勃的自負心，已在這中間表現得非常明白。直到一九〇五年德國特來斯登 (Dresden) 某歌劇
場開始扮演之後，於是歐洲各國都爭先翻譯，爭先排演了。就是日本也演過，扮沙樂美的就是被
稱爲日本底花光愛的須磨子 (Sumako)。我們中國，却不知幾時才演咧！

這劇底大意，約畧如下。猶太王希律因爲要討羅馬皇帝差來的使者底好，大開筵宴。而王妃希
羅底曾和前王生一女名沙樂美，容顏絕美，不但今王愛上了伊，就是守衛兵底大尉納拉博斯在
這宴會席上也愛上了伊。可是沙樂美並不會愛過他們。席間伊忽然聽到了先知約翰底聲音，及

至一見了他底風姿，不禁無明的心中湧上了熱烈的愛，把約翰底風采不絕地讚美，並且要和他接吻。約翰却不理，只向伊辱罵。大尉見自己失了戀，便自殺了。王希律出，起初用甘言引誘沙樂美，伊不睬。於是王更請伊跳舞，並說如其爲他底愉快而舞了之後，他設誓不論伊要甚麼他都願給伊的。七襲面紗之舞終，沙樂美要求用大銀盤端着約翰底頭給伊。沙樂美之爲此，一則要復約翰辱罵伊的讐恨，一則要滿足吻他底唇的慾望。王希律大驚，願以任何寶貴的東西給伊，乃至與伊平分王國之半亦在所不惜。但是沙樂美只要約翰底頭，不能背他自己所設的誓的王，不得已，竟從了沙樂美之請，以銀盤端了約翰底頭給伊。沙樂美就拿了銀盤說。

「哈！你總不讓我親你的嘴，約翰好，現在我可要親你的嘴了！我要用牙齒來咬你的嘴唇，像人家咬熟果子一樣。是的，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不是說過的嗎？我說過的。哈！現在我可要親你的了。可是約翰，你怎麼不望我呢？你那雙眼睛當時那樣的可怕，那樣的蓄滿着暴怒和輕蔑，現在却閉了。你怎麼要閉着呢？打開你的眼睛！睜開你的眼簾！約翰！你爲甚不望我？你因爲怕了我，所以不敢望我嗎，約翰……而且你那一本舌子，就像一條紅蛇，含毒射人，約翰！你那個含着毒

汗向我噴射的毒蛇，現在怎麼一絲也不動了，一句話也不說了？這個不很奇怪嗎？如何那樣一條紅色的毒蛇，却動也不能動了呢？我一點甚麼都沒有中你的意約翰呀！你拒絕了我，你說了許多壞話。你把我，沙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的公主當作一種蕩婦，一種淫奔之女看待呢！好，我依然活着，可是你已經死了，而你的頭屬了我。我任把你怎麼樣，都隨我的意思，我也丟給野狗，也可以丟給空中的飛鳥。就算野狗見着跑了，空中的飛鳥也要吃掉你……哦，約翰，你是在世界上的男子中間我最愛的一個人喲！其餘的一切男子我都厭討，祇有你真美麗啊！你的身體，好像一個立在銀台上的象牙圓柱一樣，你的身體就是一個銀蓮遍地，白鴿羣飛的花園，就是一個用象牙的楯牌裝成的銀塔。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像你的身體那樣白的。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像你的頭髮那樣黑的。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像你的嘴唇那樣紅的。你的聲音，就是一個香爐發散一種奇妙的芳香。我望着你那時候，我聽見了一種奇妙的音樂。唉，約翰，你當時爲甚麼不望我呢？你當時把兩隻手和滿口的惡言惡語遮了你的臉呢。你當時把那想見上帝的人所用的覆眼布遮了你的眼睛呢。好，約翰，你已經看見上帝了，可是我，

你始終沒有看見過。你若當時看見我，你一定愛着我。我看見了你，所以我愛了你。唉！我怎樣愛了你啊！我至今還是愛着你。約翰！我僅僅愛着你一個人……我渴慕着你的美，我飢求着你的肉；我這種渴，非葡萄酒所能止，這種飢非蘋菓所能療。我現在要如何做纔好呢？約翰？我這種熱情尤其非春潮洪水所能淹滅，我是一個公主，而你輕蔑了我。我是一個處女，而你蹂躪了我處女的尊嚴。我本是個很貞潔無垢的人，而你要把我的血管裏添一把火……唉！你當時如何不望我呢？你當時若望了我，你就會愛了我，我知道你一定會愛了我，而且我充分知道愛的祕密，比死的祕密更要大。」（依田漢譯本）

於是希律王大驚，喊從者把火把打黑，把月亮深閉，把星兒遮掉，向宮內而逃；在這全場漆黑的時候，只聽得沙樂美說。

『哈哈！我親了你的嘴了，約翰，我親了你的嘴了，我的嘴唇上感着一種苦味，這是血的味嗎？……不是，這或者是戀愛的味也未可知……他們說戀愛的味是苦的……可是有甚麼要緊？有甚麼要緊？我親了你的嘴了。』（依田漢譯本）

「希律王轉身看沙樂美，喊『殺了那女人』於是沙樂美，希羅底底女兒，猶太底公主，就被壓倒在楯牌之下。

這篇戲劇是王爾德著作中描寫人物最逼真的戀愛悲劇。德意志某批評家說，『愛而死，被愛而死，是這戲劇底主眼。』這是很確實的。納拉博斯底死，約翰底死，沙樂美底死，一切爲了愛和被愛而走到死底路上的事情，都被他用華美的筆法表出來了。發出『戀到底是死呢？』『死到底是戀呢？』的歎聲的這篇，確是戀愛悲劇底妙品。

但是關於戀是死，死是戀的悲劇，不止沙樂美。自莎士比亞之羅米莪和傑利愛脫 (Romeo and Juliet) 始到今日止，曾有不少的例。不過沙樂美和普通一般相異處，是在這種戀是極其官能的、肉體的、這一點。伊愛約翰底身體，因爲那是『像地野間沒有刈過的百合花一樣的白』伊愛約翰底頭髮，因爲那是『像伊多買入底國裏，伊東底葡萄樹上垂下的黑葡萄球一樣的黑』伊愛約翰底唇，因爲那是『像象牙之塔上面的紅帶子一樣的紅。沙樂美底愛，全然是肉體的，就是這種地方；檢閱官底禁止排演，也就是爲此。美國某君說，『在沙樂美裏的一切人物事件，都是

爲造成 Atmosphere of eroticism and sensuality 而設的。』社會上一般人對於這劇的態度，我們大概也可以曉得了。但是此劇在表面上雖和羅賽底等所謂官能派 (Fleshy School) 底作品相似，實際上却是非常不同的。因爲在官能派底詩歌內總有官能底直接的響聲，像糜爛的肉味一樣，直沖進人底鼻子裏的。這就是所謂經過文字的『肉的』經過文字的『官能的』。沙樂美則不然。沙樂美底『官能的』是遊離的『官能的』。雖是也用『官能的』文字而決不是像官能派那樣直接和極端的。和他底詩一樣，全篇都是穿了誇張的隱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古代俚語底音律之衣的人工的東西。送於夢幻的遊離的生活的王爾德，決不會產生那種直接的，率直的『官能的』乃至『肉的』作品的。

沙樂美底作者到底還是道靈格萊底肖像畫底作者，都是描寫靈肉衝突而結果是肉底悲慘的運命。道靈和沙樂美都不是王爾德替自己寫照嗎？社會對於構造空中樓閣的人，對於做夢的人，對於以幻想爲生活的人，是不能赦宥的。王爾德對於這事非常明白，他曉得『美底樂園』裏就有『死之歌』，但死又有甚麼呢，睡眠於『美底樂園』聽『死底歌聲』不是很快樂的嗎？人總是要死

的，不過遲早底不同，那麼與其到白髮龍鍾而無聊地卑下地鞠躬於死神之前，不如當青春時向着死走去呢？郭沫若君序沙樂美的詩，我們以為真懂得王爾德的。

無邊天海呀！

一個水銀的浮漚！

上有星漢湛波，

下有融晶汎流，

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

我獨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啊，我與其學做個淚珠的鮫人。

返向那沈默的海底流淚偷生，

寧在這繚繞的銀輝之中，
就好像那個墮落的星辰，
曳帶幻滅的美光，
向着無窮長殞！
前進……前進！
莫辜負了前面的那輪月明！

(七)

我現在再把那幾篇我所看過的社會劇約略說明一下。

王爾德嘗說，羣衆往往是無知識的，藝術家就不當受羣衆底意見所牢籠。他說，戲劇不是爲了劇場而作的，乃是藝術家迫於內部衝動的不得已而作的。他痛罵那些作通俗小說的人，並不是因爲那種作法太容易，只是因爲做藝術家的要去迎合社會上一般半成熟的藝術觀念的人，就不得不『抑制但自己底情緒，不爲藝術的快樂而著作，却爲社會中教育不全的人底享樂而作』

了。因此他就不得不壓制他底個性，忘記他底文化，銷滅他底格調，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統統犧牲掉了。」

可是他所著的四篇社會劇却很受社會上一般人底歡迎。這都是因為王爾德是社會批評家，是舞台藝術家，而且劇中人都帶有鮮明的和活潑的色調的緣故。況且他已以講話有名，那劇中人底說白自然也都是極流利雅緻的了。

我們先說遺扇記（此劇新潮上潘家洵君曾經譯過，新青年上沈性仁女士也會譯過）吧。

在青年貴族溫特米亞和其妻瑪格之間，忽然來了一個遏林夫人，便成了戀愛底「三角關係」。素來相愛的溫氏夫婦之間，因疑慮而生了一片暗淡的雲影，及至瑪格查伊丈夫底帳目，看到支付遏林夫人多金的事情，於是竟陷於絕望的苦惱中了。在伊底二十一歲誕生日，又被伊丈夫強迫遏林夫人來，瑪格本想放下面孔，把伊丈夫送給伊的扇子去打遏林夫人，可是事實上又不敢，而眼看伊丈夫和那外來的女子那麼親密，又豈能甘心絕望之極，決計私奔到從前願以生命托付伊的達林頓那里。事為遏林夫人（實即伊底母親）所知，即追去，勸其速回盡為母之道（瑪

格已有一子，正在勸解之間，達林頓和溫特米亞等又來了，於是伊們向內室而逃。不料瑪格忘了一把扇子在凳上，爲溫特米亞所覺察，大奇，正要追究之時，遏林夫人立刻走出，說是伊拿錯的。這樣伊就把瑪格，伊底女兒救了。後來那感到「母之心」底痛苦的遏林夫人，覺得自己底存在對於伊底女和婿底幸福有害而無益，卒和伊新結婚的男子到外國去了。

這一篇劇雖不免有「像紙版剪就」的人物之譏，但從描寫心理方面看，却是很有結構的劇本。此劇別名關於善良的婦人的戲劇，作者意思也可以看出。所謂善良的婦人自然就是瑪格了。而因爲一旦底妒忌，竟變了不善的。那爲社會所不齒的「有「黑暗的過去」的婦人」也能發出良心來救溫特米亞底家庭。可見所謂善，所謂惡，不過因立腳點和利害關係底不同而生的；絕對的善，絕對的惡是沒有的。所以把善人和惡人分成像兩種不同的東西一樣，用完全不同的待遇，簡直不通得很，有善心也有惡心是人生底真相。有善人也有惡人是人間底本體。把由風俗習慣所產生的死法則盲目地服從，實在是虛僞之善；依了人間底本性和內心底聲音而自由活潑地去生活倒是真的善。王爾德在這篇劇中把這兩種善對照起來，用諷刺的筆法對通俗的道德宣戰！

這篇劇，我們如其說是喜劇却又很陰慘，如其說是悲劇却又太膚淺。我們無以名之，名之謂『喜劇風的社會劇』吧！

一個不重要的婦人是說一個男子從前愛了一個女子，後來有了孕就把伊拋棄了，這女子冒了千辛萬苦終究把這孩子養大了，伊改了姓名，蟄居不出，後來，佢倆又碰到了，男子見伊底兒子很好，於是又想和那女子宣布形式上的結婚，以占有伊底兒子，但終究被那女子拒絕了。

依王爾德自己說，這是他攻擊當時英國底法律的。男子在社會上非常自由，拋棄了一個女子，又可以去戀一個女子；女子就不然，沒有得到離婚證書，就不能再另外嫁人。在這種法律之下，不知道冤枉了多少女子。如阿爾白斯諾脫夫人 (Mrs. Arbuthnot) 對伊底兒子琪拉特 (Gerald) 說 (依北大英文本)。

『男子都是不了解母親是什麼東西的，我除了自己做錯了事體和被人家做錯了事體而受到了極重大的責罰和恥辱之外，我和別的婦人沒有什麼兩樣。但是我因為養育你也曾經

冒過死底危險……一切婦女要保養伊們底兒子都非和死宣戰不可。死是沒有兒子的，他要從我們底手裏把我們底兒子搶去。琪拉特，你冷了，我替你穿衣裳；你飢了，我給你吃。冬天裏我不分晝夜地看護你……你需要愛，因為你太柔弱，而且只有愛方能使你生活。只有愛能够使一切的人生活着。這些孩子底魯莽，常常給我們以痛苦；可是我們常常空想，以為如其他們長大了更能了解我們了，他們就會付還我們底代價的。哪曉得竟不是這樣！俗世把他們從我們這邊拉去了，他們和朋友們在一起比和我們在一起要快樂得多，他們底愉樂，我們被阻止，他們底興趣我們也沒有份；他們常常不公平地待我們，遭遇到了不幸的生活，在我們面前出氣，碰到了好的生活，我們也嘗不到甜味……你有了朋友到他們家裏去快樂，而我，曉得自己底祕密的，我却不敢効法你們。我只好推出太陽底光明，坐在黑暗中間。在忠實的家庭裏，我應該做什麼呢？我底過去永遠和我同在……你以為我不注意人世間快樂的東西。我告訴你我是很渴望快樂的，但是我不敢去觸動快樂，覺得我已經沒有享受快樂的權利了。你以為我在窮苦的人中間工作，更其快活。你想像這是我底使命。如其不是這樣，我還有什麼別的地方能够

去的呢？……你以為我在教堂裏盡義務的時間太費多了。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做事的嗎？……我跪在上帝底前面，但是我從沒有懺悔過我底罪惡。我怎樣懺悔我底罪惡，當你，我底愛，是他底果子的時候。就是你現在待我不好，我也不能懺悔。我不在的你比從前天真爛漫的你，對於我更重要了。……這是我底不名譽，這是我底恥辱，使得我這樣愛你。這是我底代價——靈和肉底代價——使得我這樣愛你。……嗚！我底不名譽底兒呵，永久做我底不名譽底兒吧！

這不是被棄的婦女底哭聲嗎？不過王爾德在這篇劇還是發揮他底個性，那貴族伊林渥斯——
(Lord Illingworth)，不又是他自己嗎。

理想的丈夫（此篇新青年有人譯過，但沒有譯完）是講一個男子，少時曾做了一件不名譽的事情發了財，做了議員，而因為他底妻子把他當為理想的丈夫，所以他終不敢對伊說這件事。後來伊有一個女同學以這事底證據要挾那男子也替伊做一件不正當的事。於是他陷於一種

可憐的境地中了，只要那女子一句話，戀愛，社會上的地位，會一旦破滅。事爲女同學所洩，於是議員夫人，就痛罵伊底丈夫，說他不應該做這樣不名譽的事情，不應該做了又不說，欺騙我們女子。後幸得他底朋友想了種種方法才把他救了。

這篇戲是說婦人不要把男子看得太高，太理想，因爲這樣，男子一犯了小錯，一下就會決裂，但也不要把男子看得太低，這樣就是輕蔑男子底人格。我們所以要有愛，因爲世界上有許多不全，許多罪惡，要我們去赦免的。愛是赦免，不是苛責。如其世界上沒有什麼罪惡，一切都是圓滿無缺，那麼還用得到什麼愛嗎？其實不但男女之間的關係如此，人與人間關係都是如此。太理想的朋友是容易反目的。這是王爾德對英國那種持虛偽的嚴正的道德觀念的人說的，但我們也可以取來享用。

除上述意思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出所謂英國式的上流社會的婦女是怎樣的王爾德用靈敏之筆痛罵之不遺餘力。不過他底反說的地方，是應當注意的。

此篇有人說，有些格式是模倣易卜生而受小仲馬底影響的。我們如把此劇和易卜生底社會

棟梁底結局對看，就可以知道。不過東西總是王爾德創造出來，那哥林，不又是王爾德嗎。

最有價值的是莊嚴底可貴。此篇我們只消看那題目，就可以看見他說的是甚麼了。他底目是在描寫英國上流社會的所謂莊嚴。他用滑稽的筆法深深地刻劃英人底心理。霍鏗 (Hank) 曾說，王爾德在這篇中所創出的格式是對於英國劇場的新貢獻——這見解是那聰明的德人 (指 Alfred Kerr) 所極端稱許的。蕭伯納對於這戲劇也發了一篇同情的讚許，他說，「愛蘭是在各國中最和英吉利不同的一國，在愛爾蘭人看來，蕭伯納和王爾德同是愛爾蘭人，且是同鎮的。」世界上最可笑的事也無過於英國人底莊嚴。若果英國人底行為確是這樣莊，那倒有些可怕，唯其不然，所以愈加令人發笑了。英國人自己完全不覺得，王爾德却看得清清楚楚了。於是他用遏不住的滑稽替他們描寫出來。英國人看了，既然不能說他說得不對，自然只

此外還有佛羅靈斯底悲劇 (The Tragedy of Florence)，伯杜公爵夫人，虛無主義者維拉，沒有看過，所以此地也只好從略了。

統觀王爾德底社會劇，我們看出他對於當時所處的社會怎樣地不滿意了。由於不滿意，他造出了他底唯美主義，他底新快樂主義來，可見他所提倡的並不是無端而來，也並不是與社會漠不相關，而且我們敢斷定在未來的新社會底建設中，他所提倡的一定也會得到一個重要的地位。

(八)

我們現在略論在王爾德論文集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

我們已經說過，王爾德是反對科學，鼓吹唯美主義的。他在論文集意向中所發表的文字就是高談他底唯美主義的。內中所論斷的有藝術和自然對人生的關係，藝術和自然底差別，自然美和藝術美底關係，藝術品中所包含的美底狀態，美和真美，效用，道德底差別等許多問題，而他底中心思想還是不過說美和藝術是絕對的，人生、自然、道德都在從屬的地位。以下試就這一點略

說一下。

王爾德以爲藝術是離開自然和人生的，是超脫自然和人生的；如其被囚籠於自然和人生之間，就不是藝術。他說，『無論什麼事情，如其在現實中間可以發生，那就有害於藝術。一切藝術底惡的東西，都是從實感上生出來的。所謂「很自然的」事情，是很明白的事情；而明白的事情就不是藝術的東西了。』他又說，『一切惡藝術都是由於走進自然和人生底中間而產生的。』『活動就在彼動作的瞬間消滅的。這是卑下的事實。這世界在歌者看來，是爲了夢想者而造的。』藝術底主要工作不是在描寫 (Copy) 是在發明 (Invent) 我們對於藝術底要求是特異的 (Disinction) 有魔力的 (Charming) 有想像力的 (Imaginative) 一言以蔽之即是美 (Beauty)。

所以凡是『架空』(Lying) 的作品，都是王爾德所稱賞的。所謂架空，就是『講美的而實際上又沒有的事』的，就是所謂 Romance。近代『羅曼斯』底衰退，在王爾德看來，真是憾事。這明明是藝術底墮落！把藝術去模倣自然，去活現實人生真是很大的差誤呀！王爾德以爲只有把自然和人生去模倣藝術才是正道，夢幻比了現實是更上一級的，羅曼斯是比了寫實主義的作物是

更上等的。左拉和莫泊三底作品，在藝術上看來都毫無價值的。

他底稱許羅曼主義，自然是當然的結果。他把梅萊狄斯 (Meredith) 和巴爾札克 (Balzac) 兩人，當爲真正的羅曼主義者。他論巴爾札克說，「巴爾札克是把藝術的氣質和科學的精神得綜合於一身的大天才。他底科學的精神雖傳給了他底徒弟左拉等，而其藝術的氣質却是他獨得的所有物。他底作品和左拉底作品不同的地方，就是「想像的實在」(Imaginative reality) 和「反想像的寫實主義」(Anti-Imaginative Realism) 底差別。詩人鮑特萊爾 (Baudelaire) 評巴爾札克說，他底任何作品都能使讀者充滿一股朝氣而且帶有夢似的色彩，真是極中肯要。不錯的，巴爾札克底作品正是像夢一樣而又是充滿了現實的色彩的。他完全是一個羅曼主義者，決不是寫實主義者。」

現代的人因爲藝術底墮落，常大喊『返歸自然和人生』，以爲這兩者便能使藝術清新而且給與潑刺的生命。其實這是謬見。自然，是後於藝術而存在的東西；至於人生，更是藝術之敵。我們考藝術發展底經路，藝術是把非現實的、非存在的題材用想像力造出來的，而實人生看見了這種

藝術就被魔了，人自己也被藝術化了。固然，如其我們完全忘了實人生全靠空想，那是造不出甚麼來的，我們不能不取實人生做原料而改造之，與以清新的形樣。藝術不是實人生底事實的本身，是把彼做材料再經過夢化，想像化和改造而成的。藝術是主，實人生和自然是從。可是在近代文藝內，這位置已被倒置。這真是頹廢的傾向。藝術，不是人生底鏡子；却人生是藝術底鏡子。叔本華雖是批判和分解近代思想底厭世的傾向，而這厭世思想底創造者却是哈孟雷特。由了哈孟雷特底厭世思想，世界才變成厭世的。近代虛無主義由屠格涅夫而生，等到陀思妥易夫斯基早已完成了。像這樣的藝術常常是先於人生的。藝術實不是人生底寫生和描寫，却是從藝術自己底目的出來的。藝術，在彼自己之外，不表示任何東西。彼是有獨立的生命。

王爾德以為不但人生如此，自然也是模倣藝術的。花草、虫、魚、風聲、泉水聲、雪、雨、霧，今日的人大概都曉得了。但是他們底所以曉得，並不是因為本來有這些東西而被曉得，却是因為在來的詩人和畫家等把這些東西底不可思議的美使他們認識的緣故，他們才認識的。這些東西是自古以來已經有的，但必等到藝術出來才大家認到，就是自然也要等到藝術底改造而後存在的。自

然底所以爲藝術底模倣者以此。

總之，他是澈頭澈底的提倡藝術萬能、美至上主義的人。論旨已奇技，文詞又美麗，真是十九世紀的一個大天才，也可以說是一個怪物。但是他這種藝術觀又和他底那種矯激的、人工的、非現實的、空想的生活有關係，我們互相對照着來看，是很有趣味的。他要把藝術支配人生，他自己先做了一個使徒，做了一個先驅者。

現代新羅曼運動中間，我想王爾德也應該有一個位置吧！

(九)

從一八九二年起至一八九五年止，我們可以稱這時期爲王爾德底高山期；在這期間內，王爾德把世間所能享的快樂，差不多都享到了，地球上所有的快樂底果子，他也都吃到了。

這期間的生活，是完全向外追求的，並且因爲他有錢，所以他底追求一時也不得滿足，也不得絕望。他想盡種種方法造成種種人工的快樂，以滿足他底慾望。道靈格萊底肖像畫第十一章上所描寫的，大概是他自己底生活吧。

一八九五年爲坤斯倍萊 (Queensberry) 侯爵底事件下獄，於是高山期的王爾德一跌而至幽谷期了。加郁 (Khayyan) 說，「我底一身就是地獄和天堂。」這話真可移贈給王爾德了。

但他到底爲甚下獄的呢？我們在這裏畧爲說一下吧。當時王爾德有一個青年的朋友名喚道格拉斯（卽由法文翻譯沙樂美至英文的那人）。這人卽坤斯倍萊底兒子，他在學校內向來崇拜王爾德，及至出學校之後卽交結王爾德爲友。兩人情好甚篤，在世人目中看來，在友人的關係之外，尙有一種男色的關係。我們已說過王爾德是一個歡喜浪費的人，不論食物、衣服以至裝飾品，他都要照十分闊氣的人做去，金錢在他手內，和茶水一樣地不足惜，更兼道格拉斯是侯爵底兒子，王爾德如有缺少的地方，自然他來負擔了。在道格拉斯後來因爲辯護自己而作的王爾德和我 (Oscar Wilde and Myself) 這書中說，自一八九二年至九五年約三年間，他和王爾德共食而費去的錢有五千磅現金，卽每星期平均四十磅，每日如吃三餐則每餐爲二磅，其浪費，於此可見一斑了。而且照道格拉斯所說，王爾德有從午後四時飲至明日三時也不會醉的酒量，這樣常常陪伴他的道格拉斯，在身體底健康上，自然要發生問題的。於是道格拉斯底父親寫一封

信給他底兒子叫他回去，因此兩人底關係遂分裂。爲了這一件事，王爾德非常恨那老頭兒，而更使其惱怒的事，又接着來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一月聖傑姆斯 (St. James) 座上，開演王爾德底莊嚴底可貴時，侯爵把人參底花，向舞台上底作者投去。於是對於侯爵再不能忍耐的王爾德，就向他提起名譽毀損的訴訟，失敗；結果，反被暴露了於王爾德不利的事實。卒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宣告了兩年徒刑，王爾德也就到他自己所說的第二關鍵上來了。

王爾德從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九日這兩年間，度悲慘的牢獄生活。這其間的外的生活，由萊頓獄中待他極親切的看守者馬丁 (Martin) 所做的王爾德日常生活底記錄，即獄中的詩人 (The Poet in Prison) 中，很可明白。至於這其間的內的生活，他底可驚的傑作獄中記中，說得極其明瞭。

(十)

看守者馬丁，是極慈悲極親切的人。後來，那時王爾德還在獄中，他在獄中看到一個小囚人因餓而叫哭，他便給與了這孩子一些點心。牢獄當局者以爲這是背違看守規則的，所以把他革了

職。這事發生了不久，爲當時有力的報紙每日記載（Daily Chronicle）所發見，便把這事當作牢獄中非人道的事件之一，發表出來。出了獄爲避世而居於法蘭西底北海岸台坡（Dieppe）的王爾德，看到了這記載，便做了看守者馬丁事件和牢獄生活底諸殘酷事件（The Case of Warder Martin; Some Cruelties of Prison Life）發表於五月二十八日每日記載上。他大爲馬丁辯護，而且很痛惜嘆恨牢中囚人所接受的殘酷的待遇之多，馬丁事件，直成了當時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五月二十五日衆議院中，有叫大衛（David）的，爲這事而質問牢獄當局者這質問事載於梅松（Mason）底王爾德傳（Bibliography of Oscar Wilde）中。馬丁被革職後，極其貧困，後來做（Fulham Workhouse）底差役。

王爾德對於牢獄生活，極是痛嘆。在獄中記上說，『牢獄底組織是絕對又完全錯誤的。我出獄之後，定然爲改革牢獄努力。』又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每日記載上發表的莫讀此，倘使你今天要幸福（Don't read this, if you want to be Happy to-day），是指摘牢獄生活底罪惡和敘述牢獄生活底改革案的。這改革案給與當局以不少的影響。一八九八年英國底牢獄

條令 (Prison Act) 也採用許多王爾德底意見。

獄中的詩人，係載於希拉特 (Robert Sherrard) 底王爾德傳中的。說兩年牢獄生活，在詩人王爾德實是『長而可怕的一夜，在地獄中過的一夜』。在王爾德前後，在牢獄中呻吟的人雖是很多，但因為他們不是王爾德那麼的詩人，所以他們底痛苦雖然也是痛苦，却沒王爾德那樣。以『生活於教養和陶冶的蒙氣中的唯美派底使徒』而博一代之名聲的王爾德，成了做那『整齊地切斷塗柏油的繩』這種工作的人：想到這事，便覺得王爾德底痛苦，實是痛苦以上的痛苦，而且他底痛苦，實是一齣悲劇。

馬丁又敘述王爾德底日常生活底一端。王爾德進了牢獄十八個月之間，事事都照規則做，而且被苛酷地待遇。他必須把給與的這些粗麻分細來。不然，便須受罰。他和別的囚人同在牢獄中，爲供給水而使用單調的『曲挺』讀牢獄中圖書館那種沒趣味的書籍。有時不勝悲哀，便在狹小的監房中走來走去。後來，他便漸漸失了健康；若長此下去，實是不到癲狂院去不止的。所以給與他一種特權，便是准他讀友人送給他極少的一定數目的書籍。後來，又給與他一種更重大的特

權，便是准他做文章。他底獄中記便是因此成就的。他大概都晚上動筆，因為晚上比較地沒有事情。他底監房裏有二只木製的踏台，在這上面架以厚板的寢台，他便把這寢台當作桌子用。就是這種桌子，在當時的他，是極好的桌子。他對自己底錫器類，常很注意，弄得極其清潔。每早晨把這些東西照一定的方法排列起來，他常像孩子的滿足那樣，眺望所排列的東西。

「他很弱，連擦皮鞋，用梳子梳頭髮都不能。他說，「我要是能使面龐清潔，便不會感到這種可怕的悽慘了吧。」又撫着頰說，「這污穢的頰底可怕，一想到便寒心的。」爲會見探監人而出監房的時候，他總竭力注意，用他底紅手帕掩着兩頰，想遮去沒剃過的頰底污穢。」

由上面所敘述的，已可看到獄中『唯美派底使徒』王爾德底面影了。馬丁便轉而敘述獄內說教所中的王爾德。

「在獄內說教所中，王爾德總覺得難過。他把他底肘，靠在椅子後面，把兩腳絞着，夢一般地眺望着他底周圍和天井等，於牧師底說教以不入於耳似的茫然的態度對着，而且時常耽於過去底追想，注意自己底周圍，全然入於忘我之境。這種時候，在他旁邊的一個囚人說着「喂，老兄！」

輕輕地叩他底肩膀，因為此後便是唱讚美歌，使他注意到他也得一起唱的。」

「牧師，在著了灰色衣服的囚人之前說教：例如佢們怎樣是惡人；佢們當怎樣感謝住在有良心佢們肉體和靈魂底幸福的政府的基督教國；佢們雖則對社會犯了罪，社會却並不想責罰佢們；佢們現在是在滌罪的過程中；牢獄是造成清淨無垢的身體而再出於世間的淨罪界，造成了清淨無垢的身體而再出於世中，世間是擴開大的手在歡迎佢們，使聽這種話的時候，王爾德常是微笑，但這微笑，不是世間平常的微笑，這是一種嘲諷的微笑，嘲弄的微笑，而且有時是絕望的微笑。他說，「我聽到那種說教，便想立起來對在我底周圍的可憐的人們這麼講：牧師所說的全是假的，你們都是社會底犧牲者，社會對你們，在街上只給以飢餓，在牢獄中只給以飢餓和殘忍。」

牧師這種說教，對於王爾德當然是毫無意味的。不過王爾德也是囚人，所以不論牧師怎樣說也無可如何的，他只是靜默着聽這種沒趣味的說教。

王爾德在獄中雖然有時失了健康，但他却不喜歡找醫生的，這是因為他不喜歡和牢獄病院

中別的囚人一起居住。他以為與其到病院裏去，不如一個人在監房裏好。他喜歡獨自自由地耽於過去底追想。

下面敘述王爾德每夜的監房生活，很是有趣，而且馬丁底文章，至此也全然文學化了。日間的王爾德，毫沒什麼變異。不論和他講話或他底行爲，都毫沒變異。講話和行爲都很合理，絕沒病的現狀。但到了夜間，他便完全成了別一個人了。

『這是王爾德獨自個閉居在監房中，門上已下了二重鎖之後的事。是瓦斯燈已滅了之後的事。是夜之影罩着四邊，一切都已靜寂得死一般了之後的事。嚴格的極注意的看守者，躡着腳靜靜地巡視四邊，四邊都恐怖得靜寂了。要是看守者走路的腳音也靜寂，那麼許多監房和四面底空氣一切都靜寂了。暗暗的朦朧的人影，立停在各監房底活的坟墓門口，從門上玻璃中窺望着裏面。看到坟墓底太不現實，就是看到坟墓之中還有生着的人而安心着。各監房都是一樣：褐色的幽靈似的影，完畢一天的工作之後，坐在踏台上。佯們都張開了茫然的雙眼，恍恍惚惚毫無目的地凝視着，要不然，便翻開着聖書向聖書求安慰。』

馬丁在這樣敘述了夜間監房底寂寞之後，敘述王爾德底監房更其悽慘。

「看守者底影子漸漸移動着，現在是在窺望鄰近迴廊一端的一間監房了。這監房寫着 *333* 的符號——這便是詩人王爾德底監房呀！四面底活的墓場中，沒有像這詩人底監房這麼可憐的！沒有這麼地充滿着悽慘之氣的！沒有這麼地可怕的！詩人，現在是獨自個呀！只一個人和神共在呀！只一個人和莫斯（*Muses*）神共在呀！」

「他在監房裏走着——一脚，兩腳，三腳，走了三腳，便須回轉的。所以每三腳便回轉。兩隻手在後面絞着，前後左右地在監房裏走，垂着頭微笑着——但誰曉得這微笑着有着怎樣的意味呀！」

「他底兩眼——可驚異的兩眼，在美麗地動着。兩眼，現在正眺望着天井那面——眺望着超越天井遠遠的大空內面底深深的無限之境。現在他正笑着，這笑是什麼意思呀！是尖銳的、傷憐的、悲哀的——把一切都凝宿於這悽慘的笑中似的笑呀。他底強烈的想像力，現在正在活動着。譬如他底身體雖然束縛在監房之中，但他底靈魂却是自由的——是，誰能束縛詩人底靈魂呀！詩人底想像，是舞到人間界之上的高廣的地方的。再高上起，直舞到銀色的雲上，在月亮底蒼白

的影中找出安住之所。

「他底想像，一聲，便像電光底閃下一般，從天上轉回到地上了，——轉回到通過鐵窗的盪房之中。阿，他在說什麼呀！他正在說着聖母底名字又呼着他妻子底名字，熱的眼淚經過他底頰流着。這時，天使來了，眼淚便沒蹤迹地消滅了。他底生涯，便不論將來想做什麼，都由艱苦賠償了；以清潔的他心底裏流出的這一滴眼淚，全然弄得清潔了。但是，他又在說什麼呀！他把兩隻手伸到他底小小的床兒那面，對着眼所不能見的訪問者說什麼。」

「一直，一直從前，孩子的時候我有着癡呆的野心。」

「我想改革這世界，變更社會狀態。」

「我把我自己——只通過藝術——引到極高的地位上。但現在，我友呵，你所見的那麼，我是恐懼神罰而不堪悔恨之情的——一個可憐的犧牲者。」

他這麼說着，又笑了；再反復地說「恐懼神罰而不堪悔恨之情的——一個可憐的犧牲者」這最後的數語。此後，他便旋正來，又在寂寞地走了。再一次，立在空想的訪問者之前，舉着手，用有些自我主

義的調子說，「總之：這世間決不是那樣無神經的東西，我能够用一警句以搖動這世間，或一隻歌以震動這世間。」

「他再一笑，此後便坐在牢獄椅子上，又垂了頭。我們，爲使他獨自個思索那樣，耽於他自己底思索裏，便離了他底監房之前。」

由以上所述，很可看到一代的驕兒王爾德在監房中每夜的生活了。馬丁又讚美王爾德。

「對於來牢獄之前的王爾德，我毫無所知。對於出了牢獄之後的他，我也毫無所知。我所知的唯一的事是，在這牢獄之中，他度那聖者那樣的生活。換句話講，他度那似於可憐的我們所不能更奢望那麼的神聖的狀態的生活。」

馬丁說王爾德底微笑，他總是記憶着的。這微笑是忍從的微笑、感謝的微笑、無垢的微笑、愛的微笑。

下面馬丁用感傷的調子，以結束這獄中的詩人。

「阿！我實行了我底約了。我和你在你底冷寂的陰鬱的監房中握了手分別以來，在到如今所

過的許多年月之間，我常常想念你。你會對於我說（叫我）想念想念你。我什麼時候都懸念着你底事。從那時候以來，我沒有一天不想到你——我底囚人，又是我底友人的你。

王爾德底母親和妻子，都正當他在獄中時死去。

（十一）

獄中記（一八九七年）是王爾德在獄中的作品，即滿期兩個月之前，前面已說過給與他一種重大的特權准他做文章那時作的。

現在且看他自己底說明，他是以怎樣的態度創作這作品的。他在給他友人洛士（Loose）的信上說，「我不是辯護我底行爲，我只是說明彼。在我底信中有幾段是關於我在獄中的精神的發展，我底品性底不可避免的演化和對於人生底智慧的態度。并且我希望你和別的還與我有交誼而且表同情於我的人，很正確地曉得我用哪一種情態和樣式以對世間。在一方面看來，我固然曉得我釋放的一日，我也不過從這監獄轉到別一個監獄……牢獄生活，使一個人能夠適如其分地觀照人和物。這是牢獄生活所以使人變成石頭一樣的緣故……我不必使你想在藝術

家，表現是人生底最高的和唯一的樣式……差不多在這兩年中，我已經被壓在日漸增加的痛苦底負擔下，可是現在有許多已脫離了。由這信上，我們很可明白他底態度了。

有人因為獄中記是獄中底真率的記錄，所以說是和盧騷、奧古士丁底懺悔錄一樣的。這實在是全然不同的，王爾德雖則說『我不是辯護我底行爲』，實在這作品是他底唯美主義的生活底最好的說明和辯護，又是對於非難者的最大膽的挑戰狀。這作品是證明從前做的架空底頹廢上所說的『藝術上的唯美主義』到這時已成了『人生觀上的唯美主義』了。

獄中記這作品所論的，可分做前後兩部分。前篇是一種悲哀觀。他說悲哀之中有着人生底重大的意義，又可因悲哀而感到一種快樂。高倡『悲哀底享樂』，便是說明他底快樂的傾向底徹底境。後篇，是由唯美主義解釋的一種基督論。

王爾德在悲哀之中找到人生底重大意義的徑路，是這樣的。兩年間的牢獄生活，王爾德以為是極沒面孔的生活。這其間，他又經驗了許多獄內底悽慘、苦痛和恐懼。他追念過去的榮華的夢，極是不堪，直至沉到絕望的深淵中。他後來悟到世上一切都是有意義的東西，而悲哀更是有意

義；因此，他便把自己救出了絕望的深淵。他所以能悟到，并不是由於宗教、理性乃至道德，是由於藝術家底氣分的「謙遜」，即「適如其分地觀，照一切經驗」這氣分。

他說「我把我底靈魂底真珠投進酒盃中了。我在笛音裏踏着蓮馨花的花徑。」但他很懂得「在歡喜和哄笑底後面，也許有粗惡、生硬和無感覺的一種稟性吧。但是在悲哀底後面却常只有悲哀。悲哀不像快樂，是不載假面具的。」他也很懂得「在悲哀中還有強烈的異常的現實性。」他以為「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聖的地方。」這麼地體嘗悲哀，便是人生底真義。這麼地在悲哀之中找到快感，這便是唯美派的快樂主義的人生觀。下面王爾德講悲哀和藝術底關係，「藝術上的真理，是物和物底自身相一致，是內部底外的表現，是靈魂底化身，是帶有精神的肉體本能。因為這理由，所以沒有可比之悲哀的真理了。」他把悲哀看做人生底中心，同時又看做藝術底中心，所以他底悲哀觀便是他底人生觀，也便是他底藝術觀。做架空底頹廢的時候的他，以藝術支配人生——至少，把藝術放在人生底地位之上。但這時，做獄中記的時候的他，却達到「人生即藝術」「藝術即人生」的境地了。

獄中記中的基督論，也是很有趣味的，王爾德說基督是生活上的羅曼運動底先驅者，是在悲哀之中體嘗快樂的快樂論者，是有着「強烈的火燄似的想像力」的偉大的藝術家。基督，「他把在藝術界內當作創造底唯一的祕訣的想像的同情，實現於全人間關係底圈子內。他了解患癩病者底癩病，盲人底黑暗，爲快樂而生活的人們底可怕的悲慘和富者底奇異的貧苦。」基督是有着「人生一切色彩的要素，卽神祕、怪奇、哀愁、暗示、狂喜和戀的要素」的人。總之，基督底生涯全然是一首牧歌。依王爾德，基督是體現近代唯美主義於一身的卓越的一個藝術家。

以上是略述獄中記底要旨，把這和王爾德獄中生活對照，可以看到他底人生觀不單是主義上的概念的，而是實行的。

獄中記底文章在優麗典雅這一點，是近代英文文學中的最上品。

獄中記底稿本，痛烈地批難道格拉斯和道格拉斯底母親坤斯倍萊侯爵夫人的地方很多，這一部分須到一九六〇年才能發表。

(十二)

王爾德出來頓監獄，是在前面已說過的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九日。那一天，他便到法蘭西底北海岸台坡這地方貝爾納巴爾（Bernabai）的村落裏去，從此不再還英國了。當他在獄中的時候，他底朋友籌集了許多錢（據道格拉斯說是八千磅）等 he 出了獄給他。所以他到貝爾納巴爾的時候，物質上毫無感到不自由。但沒有多少時候，這筆錢便用完了；或把錢給了監獄中親近的囚人底友人；或想返於他全盛時代的夢，而時時設奢侈的饗宴以招請「孟瑪爾東詩人們」；或把錢給貧窮的詩人和文人。這一則因為他沒有經濟的觀念；二則因為他才離牢獄生活而到自由世界上來，便失了自制力吧。他那時，自己替自己取個綽號叫「奢侈的寬大」，由這綽號也很可想像那時他底情狀了。這期間，他創作萊頓監獄之歌。

因為一錢莫名了，所以他到他友人道格拉斯底納坡爾斯的別墅中去。道格拉斯說，「我到納坡爾斯旅行不多時，他給我一封長信，說：他已花完了所有的錢，而且友人們都走了；雖則想到納坡爾斯來，但來的旅費也沒有，所以我便趕快用電報寄錢給他。」

但不久，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他又離了道格拉斯到巴黎去了。

到巴黎之後，訂正了萊頓監獄之歌這長詩而刊行，署名爲：「O. S. S.」（這是前已說過的他監房底號數）。這是王爾德出了監獄而做的一首長詩，文辭之美麗和整齊在英詩中實不易得。並且由內容看來，確是著獄中記的王爾德、人道主義的王爾德底作品。內中描寫他在萊頓獄中時所看見的一個近衛騎兵將校底被絞和囚人對於這人被絞時的心理和他自己那時的痛苦！他是一個感覺特別靈敏的人，對於這種殘酷不仁的事情，也感覺得特別地深。他痛恨那時的監獄，他不相信那種監獄會對於有血有肉的人有怎樣教導的，他不相信社會懲罰罪人是爲了善意而懲罰的。社會對於一次犯了彼所認爲有罪的人，永遠把佢幽閉，給以永遠不能洗濯的恥辱。

世界所以有愛，是爲了赦免，不是爲了苛責，唯其爲赦免，所以不完全的人有罪的人能改爲完全的善的人；現在只有苛責，那麼，不完全的就永遠不完全的，永遠是下等和墮落的了。王爾德在萊頓監獄之歌底第五節中說：「我不曉得法律是是的，或是錯的；至於獄中人所曉得的，只有堅硬的牆壁和一日如一年的日子。」在牢獄中盛開着的花是毒草一樣的行爲；在這裏只有人間

之善的東西浪費和凋零；青色的苦悶看守了這重笨之門，而看守者，就是絕望。『但們使一個被恐嚇的小孩子飢餓着，讓佢整日整夜地哭泣；但們鞭撻弱者，笞打愚人，嘲罵白髮的老人，而且又不許說半個不字，以至有許多發了狂並且都變了惡人。』我們所住居的監房是污穢的、黑暗的廁所，活着的死底惡臭把每一個響着的氣息塞住了，除了肉慾之外，一切東西都在人道的機械中變成了屍骸。『我們所飲的有鹽氣的水滲進了污穢的黏泥，但們在天平上秤的苦的麵包充滿了粉屑與石灰，睡眠不許賴下來，只准張大了眼睛走，只准向了時間呼號。』（原文爲美的詩，現在只把彼底意思譯成散文——還是不好的散文，請讀者原諒，讀者如要參看原文，可翻 *Mordern Library* 中王爾德詩集之最後數頁。）

他在巴黎，生活上極是窮困，友人底援助和他底舊戲曲莊嚴底可貴理想的丈夫等底翻刻，雖則也有些收入，但他總是任性地用，所以一用便完了。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他旅行意大利，明年之春又旅行瑞士。

王爾德在巴黎過怎樣窮乏的生活，這且看希拉特底一節記事便很可明白了。希拉特說，『他

從納坡爾斯歸來的時候，暫住在瑪爾蘇里愛街一旅館中。但因為欠了宿費，他便被驅逐出了這旅館。他却在文字所表現的那麼的意味中，笑着出了街上。美術街底小旅館底主人段坡里愛，把他從這境遇裏救了出來。段坡里愛是當他旺盛的時候，和他有一面之識的人。段氏把自己旅館內的一間借給了他；又自己到瑪爾蘇里愛那旅館中去，還了他底宿費，取還了抵當在那面的他底行李。」王爾德從此以後，一直到死，都住在這親切的段坡里愛底旅館中。

一九〇〇年，王爾德漸漸隣近死神的時候，他底神經衰弱和心身底疲勞困憊，都更厲害了。他底死死直接原因，是腦膜炎。死前幾個月，他常常爲很厲害的頭痛所惱。十月十日，受了手術之後，便好些了。這月底二十九日，又離了床，到他喜歡的咖啡館裏去了。第二天，病又重了；從此以後，一直到死，總是惱着。他常常囁語。那小旅館底主人段坡里愛說，「他自然可怕地苦痛着。他不堪苦痛，常常用兩隻手捧着頭部。他時常呻吟着。我們常常把冰放在他底頭上；而且我常常爲他注射嗎啡。」王爾德底病勢漸漸重了，漸漸像不能再起了。他底親友洛士便爲他請牧師，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他受羅馬正教底洗禮。第二天，卽三十日，下午一時五十分，王爾德在段坡里愛底腕上

長逝了！

下面的，是洛士在王爾德死後十日給友人某的王爾德臨終狀態底記錄。

「這朝晨（十一月三十日）五時半的時候，他底樣子全然變了。面龐上種種的綫也都變了。便有了「死際的喉鳴」了。我到那時止，從沒聽到過這種喉鳴。這正像迴轉「曲挺」那麼可怕的音響。這直到他斷氣的最後才停止。他底兩眼，早沒識別光線的力了。泡和血，不絕地從他口中流出。從午後一時，我們都不離去房了。似乎苦痛的喉鳴，聲音漸漸高了。在一時四十五分，他底呼吸變了。我走到他牀邊去，拿了他底手，按他底脈，——脈已亂了。他便深深地歎息了一下。這歎息是我到了這里之後所聽到的唯一的自然的歎息。他底手腳，不隨意地伸着；他底呼吸，漸漸幽微了。他便在二時前十分斷了氣。」

他底遺骸，在十二月三日，由洛士、勃萊孟伯爵夫人、道格拉斯和別的幾個人，寂寞地葬於巴紐（Bagnux）墓地。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日，他底遺骸移至貝爾拉梭斯（Pere Faehais）；由洛士等底義捐金，在那面建了一個紀念塔。

我們總算把王爾德底一生說完了。他底生活雖不能像聖法朗士 (St. Francis of Assisi) 那稱羅曼，但是也可以說得是羅曼的了。機械地生活着的近代的人們，看了王爾德底一生，也許要受一點羅曼化吧。

在理知上看來，人生是沒有甚麼意義的，不過人是要生的，那末生就是人底意義了。但是單單是生，像機器一樣地生，和死有什麼區別呢？所以生也要生得有趣味。

要生得有趣味嗎？那就非把生活變動不可。生活底變動就是人生底真意義。

受分工的鐵則支配着的現代的人呀！起來，變動變動你們底生活吧。不登天堂，寧入地獄，這樣死一樣地生活着，幹甚麼呢？

要求生之快樂吧！要求變動吧！王爾德已在我們前面走了，我們還不去嗎！

(附記) 本篇因參考的文章不多，故對於王爾德不敢說有怎樣周到的見解，不過就我們

兩人在王爾德著作中看到的王爾德，和平日所感到的王爾德，似乎是如此罷了。將來如至國外能翻看在中國所不能看到的書，得我們所不能見到的見解，那將來再改正或添加吧。

我們所參考的書，除王爾德自己重要的原著之外，更參考以下諸書。

近代文學之研究 本間久雄著

近代戲曲家 (Modern Dramatists) 亨特生 (Henderson) 著

從高台 本間久雄著

王爾德評傳 沈澤民述

日本王爾德全集 矢口達編纂

扇誤 潘家洵譯

沙樂美 田漢譯

王爾德童話集 穆木天譯

|| 一九三二、四、二五，在上海。 ||

序

在很長的一時期內，有不少好奇的議論是爲獄中記底原稿而發的。這部稿子，大家曉得是在我這里，因爲作者已經把彼底存在告訴給不少的朋友了。這部書用不到什麼介紹詞，更用不到什麼說明。不過我所要記載的是，這部書是我底朋友在他底牢獄中最後的幾個月所做的，是他在牢獄中所著的唯一作品，而也是他用散文寫的最後的作品（萊頓監獄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是在他出獄後所做的，以前他沒有製作過，也沒有計劃過）。

關於公開這部書的事情，他對我有以下的話。

『我不是辯護我底行爲。我只是說明彼。在我底信中，有幾段是關於我在獄中底精神的發展。我底品性底不可避免的演化和對於人生底智慧的態度。並且我希望你和別的還與我有交誼而且表同情於我的人，很正確地曉得我用哪一種情態和樣式以對世間。在一方面看來，我固然曉得在我釋放這一日，我也不過從這一個監獄轉到別一個監獄。並且我還曉得總有幾個時候，全

世界在我看來也不過和我底監房一樣地大，並且也同樣地充滿着恐怖。可是我尙還相信，在創世的時候，上帝替每一個分離的人造了一個世界，而在那世界內——這是在我們底心內的——一個人應該找求生存。無論如何，你讀我底信底那些部分的時候，總會比別人少些痛苦吧。固然，我也不必使你想到我——我們全體——底思想是怎樣流動的一件東西，我們底情緒是怎樣倏起倏滅的物體。可是我尙還看到一個可能的目的，過過了藝術，我也許可以向彼前進吧。

『監獄生活，使一個人能夠適如其分地觀照人和物。這是監獄生活所以使人變成石頭一樣的緣故。那被永遠活動的生命底幻像所欺騙的人們，都是在監獄外的。但們跟了生命旋轉，並且貢獻給彼底非實在。只有不動的我們才能「看」和「知」。』

『不論這信對於狹窄的性情和有病的腦筋有沒有益處，彼對於我是有益處的。我已經「把我底胸中許多危險的分子洗淨了」。我不必使你想在藝術家，表現是人生底最高的和唯一的樣式。我們是能發言才生活的。在我當感謝監督者的許多事情中，他應許我自由寫信給你的事情是最足感謝的。差不多在這兩年中，我已經被壓在日漸增加的痛苦底負擔下，可是現在有』

許多已脫離了，在監獄底牆垣底那邊，有幾株正要發尖的綠芽的樹，我很懂得彼等正在經過的是什麼，彼等是在找我表現呀！

我敢大膽希望這部很活潑地很痛苦地描寫社會的破壞和嚴罰加於有高級知識的與人工的性格上的效果的獄中記，能够給許多讀者以對於這機警的與愉快的著者底不同的印象。

羅勃脫·洛士 (Robert Ross)

獄中記

——一名從深處出——

王爾德作

聞天馥泉合譯

……痛苦是一個極長的瞬間。我們不能依季節來區分彼。我們只能記載彼底情調和這些情調底來復。在我們獄中人看來，時間不是進步的。彼永遠那麼旋轉着。彼似乎以痛苦爲中心而環繞着。一種癱瘓不活動的生活，彼種種事情，都被一種不可變的定型支配了，就是飲食，就是坐臥，就是祈禱，——就是用祈禱的姿勢而跪下的事情——都須依照了一種死板不可變的鐵則奉行。使這些可怕的日子成了幾乎完全一樣而毫無變化的不動性，似乎也滲透進了以不斷的變化爲存在底生命的外界底力。關於播種或收成的時候，關於屈身刈麥的農夫或穿行於葡萄園間的葡萄收穫者，關於果園底草地上爲落花鋪得粉白或爲落下的果子遮蓋着這些事情：我們一點都不曉得，並且我們一點也不能曉得。

在我們看來，全時間只有一個季節，這就是悲哀的季節。太陽與月亮，似乎都從我們這里掠奪去了。在監獄底外面，也許太陽是青色和金色；但在監獄底內面，在我們所住的地方，那穿進堆滿塵埃的小鐵格玻璃窗的光線是灰色的和暗淡的。像獄房中人底心常常是黃昏一般。獄房也常常是黃昏，並且，在思想界中，也在時間界中一樣，沒有什麼活動。那容易忘掉的事情或早已忘掉了的事情，現在浮進了我底心裏，明天還要浮進我底心裏的罷。請你記好這一點，那麼你就可以了解爲什麼我現在在寫，並且這樣地寫了吧……

一週間前，我遷移到這里了。三個月忽忽地過去，我底母親（註一）也死了。沒有一個人曉得我會經怎樣地愛敬伊呵！伊底死實使我恐怖，可是以一代大詞宗自豪的我，竟沒有一篇文字來表示我底痛苦與慚愧。伊和我底父親，把不單在文字上，藝術上，考古學上，科學上，就是在我國公史上，在我國底發展爲國家的進化路上，也該尊敬的有名的名字給與我。但我終究把這名字永久地污辱了。我已經把彼弄成卑下的人們間底卑下的言詞了。我已經把彼拖到泥土中去了。我已經把彼給與等於野獸一般的人了，但們可以把彼弄成卑野的；我也把彼給與那般愚蠢的人了，

但們也可以把彼弄成和愚蠢底同意語的。我那時所受的痛苦，並且我現在還在受着的，這不是能够用筆寫或記在紙上的。那常常親愛我並且對我常常和善的我底妻子（註二）爲了這件事，冒了病而特地從熱那亞（Genoa）到英吉利來，親自爲我說明這樣不可補救，不可賠償的大損失的消息。凡對於我尙有愛情的人，都有表示同情的慰問，傳到我底耳鼓裏來。就是不很認識我的人，聽到我遭遇這新的悲哀，也寫信來安慰我……

（註一）他底母親，愛爾基（Lady Wilde, Jane Francesca Elgee 1826—1896）在文學界上很有名。伊對於愛爾蘭底政治運動很有興味，但因此觸了英國政府底忌諱。有斯干底那繼亞底浮木（Driftwood from Scandinavia）愛爾蘭傳說（Legends of Ireland）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等著作。伊也常常做詩，此外還有德國文學底翻譯。晚年，和伊底長女共住倫敦，死於窮迫之中。

（註二）他底妻子，李沃德（Constance Mary Lloyd 1857—1898），在一八八四年和他結婚。但倆間生兩個兒子。伊在一八九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溫士華斯底監獄訪他。

後，在萊頓監獄訪他，報告他底母親底死耗：這一次，便是佢倆最後的會見！

三個月過去了，那記載着我底名字和罪名的我底每日起居表和勞役表，告訴我這是五月了。

……

所謂榮華、快樂和成功底木理也許粗糙，纖維也許平凡罷；但悲哀，實是天地萬物之間最敏感的東西。悲哀不起可怕的又且微妙的跳動，而能在全思想界中搖動的東西，世上是沒有的。試驗電力方向的人目所不能見的金箔，假使和悲哀比起來，恐怕也要覺得粗糙罷。除了愛的手之外，無論什麼手觸上去，都是要出血受傷的；並且就是愛的手觸上去，雖覺不到痛苦，但出血的事也終是免不了的。

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聖的地方。總有一天人們會了解那是什麼意義的罷。非等了解了那是什麼意義，但們是不會懂得人生的。不過像某氏（註）和具有某氏那種性質的人，是一定會了解的。當我從牢獄裏被兩個警察挾了帶到公判庭上的時候，他却在陰氣勃勃的長廊之下，在羣衆底前面，等待着，我，恭恭敬敬地對我脫帽行禮，這種有味而率真的舉動，把騷擾的羣衆也都靜

默了；我帶着手銬，垂着頭，在他旁邊走過了。人們爲了比這更小的事情，已進了天國了。那聖者底跪下膝去洗貧人底脚，或屈了身去吻患癩病者底面頰：都是這種精神，都是這種愛的態度。我對於他所做的事情，從來沒有講過一句話。直到現在，我還沒曉得他到底有否曉得我對於他底行動也注意到的事情。這不是一件我們可以用幾句客套的話去形式地感謝的東西。我只能把彼藏在我心底深處。我很歡喜想，我所保存的是一種我所不能還清的祕密的債務。我只能用許多眼淚底沒藥和肉桂，把彼浸在香裏，並且使彼甜蜜。當智慧對於我沒了用處，哲學變爲空洞無味，並且那給我安慰的人所用的諺語和格言在我嘴裏像灰塵和沙礫一樣的時候，只消我記起這微細的、可愛的、沈默的愛的行動來，就可爲我剖開一切憐憫底泉源：使沙漠像薔薇般開花，並且從孤寂的追放底苦悶中救出了我，使我去和世界中被傷害的、被搗碎的和有偉大的心靈的人相調和。當人們能够了解某氏底行動怎樣美麗，爲什麼從前與我有怎樣的深意並且永久與我有這樣的深意的時候，也許他們才會曉得怎樣地並且用哪一種精神來接近我了罷……

(註) 某氏，便是他底朋友洛士 (Robbie, d, i, Robert Ross 1869)。洛士是美術古

畫商和圖畫批判家。洛士是他底患難之友，所以他選擇洛士做他底遺言執行者。在他死後，洛士在美休恩 (Methuen) 書局，刊行王爾德全集十三卷。

貧窮的人常常是聰明的，比我們更慈善、更親熱、更敏感。在佢們眼中看來，牢獄是人之生活中底一種悲劇、一種不幸、一種災害，是一種在別入底心中能引起同情的東西。佢們講到牢獄中人常常說，但是患難中的人呀！這是佢們常常用的句子，這種言語中有着愛底完全的知慧，可是在我們這一階級的人，就不同了。對於我們，牢獄是箇造成最下等人的所在。我，像我這樣的人，對於太陽和空氣的權利是沒有的。我們所到的地方，就會污穢了人家底快樂。我們假使再出現於世界上，是不為佢們所歡迎的。我們已不能再看月底閃光（註）了。我們底愛兒已被人家拿去了。我們和人類接觸的可愛的連鎖，已經斷了。我們底孩子們雖還活着，但我們是非以孤獨為運命不可的了。那件也許能醫治我們、保守我們、和那件也許能把鎖痛劑放到瘡傷的心上，把和平放到痛苦的靈魂上的唯一的東西，我們都被拒絕了。

（註）莎士比亞底哈孟雷特 (Hamlet) 中，哈孟雷特對父親底亡靈說，『屍首呀，爲什

麼你能以鐵固全身而訪「月底閃光」呀？」這里所說的「月底閃光」便是這話底暗示。

我一定要對我自己說，我破壞了我自己；並且我還要說，不論怎樣偉大或平凡的人，除用了自己底手去破壞自己之外，沒有別的東西能够破壞的。我常常想這樣說，這是這時候人們不一定會了解，但我總想試着說說。我把這毫不容情的訴說，毫不留情地向我自己提起。世界加於我身上的，固然可怕；但我自己加於我身上的，却更其可怕呀！

我是對於我這一時代的藝術和文化立於象徵的關係的人物。在我底壯年期底起首，我早已自己覺到這一點，並且從此以後我也曾拚命去實現這一點。在生時占據這樣的地位而又爲大家這麼地公認的人，差不多是沒有的。一定要到了人和其入底時代都過去了許許多多年代，纔有歷史家或是批評家來認識他們，——如其他們能被認識。可是在我，却不是這樣。我自己覺到了這一點，並且使人家也覺到這一點。擺倫 (Byron) 固然是象徵的人物，但是他底關係是對於他那時代底熱情和他那時代底疲倦於熱情。而我的，却是對於更其高尚，更其永久，更其緊要，並且範圍也更其廣大的東西。

羣神，幾乎把一切東西都給了我。但我却誘惑我自己於無感覺的、肉感的、逸樂的、長的咀咒中。我做着怠惰者、遊蕩者、執袴子、來娛樂我自己。我把卑鄙的性質和低賤的心來環繞我底周圍。我成了我自己底天才底浪費者，並且浪費這永劫的青春，是給我奇妙的快樂的。在高處疲倦了，我因爲新的快樂底追求，熟慮地追到深沈的底裏去。凡在我底思想界內以爲是奇論逆說的，在我底情感界內成了一種強情。慾望終究是一種熱病，或一種癡狂，或兩者都有。我對於別人底生活漸漸不留心了。凡可以使我快樂的地方，我高興地過下去。日常的細行小節是足以造成一人底品格或破壞一人底品格的；所以人在密室內所做的事情，終有一天要在屋脊上高聲地叫喊出來。但我那時，這種道理，已經忘掉了。我已不是我自己底統治者了。我已不是我底靈魂底指揮者，並且也已不懂得我底靈魂了。我已任快樂支配我了。到頭來，只落得一場使人毛髮悚然的恥辱。現在殘留在我身上的，只有一件東西了：絕對的謙讓。

我在牢獄中間，幾乎兩年了。從我底性質上來了狂暴的絕望；一見也要憐憫的悲痛；可怕而又無力的暴怒；痛恨和悔蔑；高聲哭泣的怨恨；無聲的憂苦；啞似的悲哀；我經過了種種痛苦的情調。

丁·當華士華斯 (Wordsworth)

Suffering is permanent, obscure, and dark

And has the nature of infinity.

痛苦是永久的、模糊的、黑暗的，

並且彼還有無限的性質。

這麼說的時候，那意義我是比他自己懂得更其深切。但是當我正在享樂我底痛苦是無盡期的。這觀念的時候，我對於彼等底無意義是不能容忍的。我覺得在我本性中底一處有隱藏着的東西告訴我：全世界上沒有沒意義的東西；像痛苦，那是更不會沒意義的了。那東西隱藏在我底本性中，像寶藏底在於田野中一般，是謙讓。

這是在我身上殘留着的最後的東西，而又是最好的東西：我所已達到的最後的發現，新的發展底起點。彼是由我自己心中直接出來的，所以我曉得彼底來臨是在適當的時候。彼不能先於這時來，也不能後於這時來。假使有人對我講到彼，我也許要排斥罷。假使有人把彼拿到我這里

來，我也許要把彼辭退罷。因為我自己找到了彼，所以我要保守彼。我一定要這樣做。這是這裏面包含着生命底、新生命底、我底『新生』(Vita Nuova) (註)底種種要素的唯一的東西。在一切東西內，彼是最不可思議的。無論什麼人，除把自己所有的全部捨掉之外，決不能得到彼的。當一個人失掉一切的時候，纔能曉得他是有着這東西了。

(註) 但丁在新生中，建立他對於皮脫利絲的愛底一個建念碑。

我已自覺到這東西是在我自己底身上；我現在很明白地曉得我現在應該怎樣地去做，並且事實上也非做不可。當我用這種『非做不可』的言詞的時候，不必說我並不是受了外部底命令或許可。這些東西，我一件也不能容納的。我現在比之從前，更其是個人主義者了。除了出之於一人自己的東西，在我看來是沒有半點價值的。我底本性，是正在找求一種自我實現底新方法。只有這一點，是與我有關係的。而第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是把我從怨天尤人的一切感情底痛苦裏解脫出來。

我現在一個錢也沒有，一處宿地也沒有。但在世界上，還有許多比這更壞的東西。當我說如其

心中抱有怨天尤人的痛苦而出獄門，那邊是沿門求乞更其快樂這些話的時候，是極其率真的。如其我從富者之家得不到什麼東西，那麼在貧人之家也許可以得到些東西罷。多財的人常常是貪慾的；貧窮的人常常是能施與的。如其我底心中有愛情存在着呢，那麼就是在夏天睡在冰冷的草地上，在冬天用茅草以蔽身或蹲在大屋底廊下，都不足以介意。一切生活底外界物，在我現在看來，是毫不重要的。你能够看到我達到怎樣程度的個人主義，——或者正在達到罷，因為旅程是長的，並且『我們所走的路都是有荆棘的。』

我曉得沿途求乞，不是我底運命；並且就使我夜間臥於冰冷的草上，我會對了月亮兒題詩。當我出獄時，R（註）大概會立在門上大鐵門的門底對面等着我的罷。他不但是他自身底愛情底象徵，也是其他許多底愛情底象徵。我相信，我至少有維持一年半生活的資金。所以即使不能著許多美麗的書，至少也可以讀許多美麗的書罷。還有比這更快樂的事嗎？此後，我希望能够復活我底創作的才能。

（註）R，亦即他底朋友洛士。

但是萬一事情不是這樣，萬一世界上我底朋友一個也沒有了，萬一因為憐憫而給我住的房子一間也沒有，萬一我尚須接受赤貧的百衲襤褸之衣，但只消我能够脫除一切怨恨、冷酷和侮蔑，我就能够比以紫的美麗的絲葛包着我底身體而我底靈魂爲憎惡所擾亂時，更其安靜，更有把握地面對人生吧。

並且實際上，我也沒有什麼困難。當你真正要求愛的時候，你就可以找到愛是在等待着你的。當然，我底事業，並不就終止在那里。如其終止在那里呢，那就比較容易了。在我底前面，尚有許多別的東西。我還有許多更險峻的高山須要攀登，許多更黑暗的幽谷須要渡過，並且這許多事情，都非從我自己身上取出來不可。不論宗教、道德或理性，都不能幫助我的。道德不能幫助我。我生來就是一個道德廢棄論者。我不是爲定則而造的，我是那些爲例外而造的中間底一個。但同時我看到一個人在做事情並沒有什麼錯誤，錯誤是在一個人成了怎樣事情中。這是須得學的。宗教不能幫助我。別人都對於不可見的事物信仰，我却只對於能用手接觸、用眼看到的事物信仰。我底羣神，是住在用手造的殿堂中。在現實的經驗範圍內，完全地完成了我底信條；或者可

說，是太完全了吧，因為許多或一切的人們都不過把天國放在地上，而我在地上，却不但認到天國之美，並且也認到地獄之恐怖。當我一想到宗教的時候，我就覺得想為許多『不能相信』的人們結一個團體。我們也許稱彼為『非信徒的結社』。在沒有蠟燭燃燒着的祭壇上，也許有心中沒有和平宿着的僧侶，用了不祝福的麵包和沒有葡萄酒的聖杯，在舉行禮式吧。凡是真的，即是宗教。不可知論 (Agnosticism)，也該和信仰一樣地，有彼底禮式。彼既已經播下了殉教者的種子，彼就應該護着聖者的果實而日日讚美上帝，因為彼永不會把自己向人類顯現。但不論這是信仰或是不可知論，我以為都不是自外而入的東西吧。彼底象徵都當是我自己底創造。只有心靈那東西，能夠用自身造成自身底形狀。如其我不能在我自己底內部找到彼底祕密，我就將永遠找不着彼了。如其我不是已得到彼的，彼決不會再到我這里來。

理性也不能幫助我。彼告訴我：定我底罪的法律，是錯誤的、不公平的法律；我在那下面忍受着的制度，是錯誤的、不公平的制度。但我能够使這些東西對於我是不錯的，是公平的。並且正像人對於藝術，只與某一特別瞬間和某一特別東西有關係一般，在一人品性底倫理的進化上也正

是如此。我已使我所遭遇到的事情，對於我都成了善的、硬板的牀鋪；惡心的食物；把裂成塊絮而使手指痛到麻木爲止的堅硬的索子；每天從朝到晚的奴隸的工作；以常規爲必要的嚴酷的命令；一看也便使憂愁變成狂異的可怕的衣服；沈默；孤獨；屈辱；我把這些東西都變成了心靈的經驗。沒有一件使身體上屈辱的，我不當去試試，而把彼造成爲靈魂底靈化。

我想達到能够很單純地、毫沒感情地來說：我生涯中底兩大轉機，是我父親送我到牛津大學去的時候和社會送我到牢獄裏去的時候。但我并不想說牢獄是我所遭際的最好的東西。因爲這句話，使我自己太苦痛了。我想就說的，或聽到人家說到我的，就是在我底癖性中，並且爲了癖性的緣故，而把我生涯中底善的東西變成惡，又把我生涯中底惡的東西變成善；我是這樣一個時代底代表的產兒呵。

可是不論自己所說的，或是人家所說的，都沒有多大關係。假如要把我底餘年不了結於殘廢、損傷或不完全，那麼重要的事情，在我面前的事情和我不可不做的事情，是把一切對於我所做的事情吸收到我底性情內，把彼變成我底一部分，並且毫沒不平、恐懼或厭惡地去接受彼。世上

最大的罪惡是淺薄。凡已實現了的，都是不錯的。

當我起初被捉到牢獄裏去的時候，有許多人勸我忘掉我從前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這真是滅亡的忠告。我只有實現我是怎麼樣的人，我纔能找到一種安慰。現在還有許多人勸告我出了牢獄，就把在牢獄中所做的事情忘掉。我曉得這是同樣的致命的東西。這就是說，我是常常要被不能耐的屈辱的觀念所嘲弄；那在人我間有同樣意義的一切東西——日月底華麗，四季底美觀，黎明底音樂，深夜底靜寂，落在樹葉間的雨，或落於草上使草變為銀白色似的露水——都要爲了我而污穢了，并且失了彼等醫治的力量和彼等傳達歡喜的力量了。悔恨自己底經驗，就是阻止自己底發展。不承認自己的經驗，就是在自己底生涯底唇上撒了虛謊。這無異於否定靈魂。

因爲肉體把一切東西，不論是平凡的，不潔淨的或是牧師及靈覺所淨化的，都吸收起來，化爲敏捷和力，化爲華美的筋肉底活動和清麗的肉體底構成，化爲頭髮底曲線與色彩，化爲朱唇，化爲明眸；所以靈魂也有彼底營養的功用，彼也能够把不論那物底本身是卑下的、殘酷的和屈辱的，變成思想底高尚的情調與重大的熱情。不但這樣，在這些中間，彼還能發現最嚴肅的肯定的

樣式；並且能够常常通有着褻瀆或破壞的意向的東西中間，完全地把彼自己啓示出來。

我一定須坦白地承認我是普通牢獄中普通的囚人這事實，而且，說了也許是奇怪，我所要教導我自己的，就是不要把這種事實當作恥辱。我一定要把彼當作一種責罰。假使有人以被責罰爲恥辱，那麼他必須能做到永不被責罰纔行。固然有許多事情我是沒有做過而被定了罪的，但是也有許多事情我是的確做過了而被定了罪的。並且在我底生涯中有許多沒被人家告發的事情呢。羣神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佢們責備我們中間善的和慈悲的，而也責備我們中間惡的和邪辟的，所以我也必須承認一個人可因了善的行爲而被責備也可以因了惡的行爲而被責備這事實。一個人應當這樣，是很不錯的：這事我毫不疑惑。彼幫助人家或者應該幫助人家，去實現這兩者，並且不爲其中之一所蒙蔽。所以假如我對於我底責罰不以爲恥，像我所希望不以爲恥那般，我就能够很自由地思想、行走和生活了罷。

有許多人，在佢們釋放之後，背了佢們底牢獄到社會上去而却把彼當作祕密的奇辱般隱藏着，到底，像可憐的中了毒藥的野獸一樣，爬到一處洞裏死了完結。佢們一定要這樣做，是錯誤；而

社會強迫佢們這樣做，也是錯誤，可怕的錯誤。社會以加嚴重的刑罰於個人爲一種權利，但社會也有淺薄的無上的惡德，並且彼毫不懂得所做的事情對於個人是怎樣地重大呵。當一個人底刑期滿了，社會就完全放任佢去；這就是說，正在對於那人的義務開始的時候，就把佢放棄了。社會對於自己底行爲是羞恥的，所以避開爲彼所責罰的人們，正像不能償還債務的人逃避開債權者，或是像對於一人犯了不可補救，不可挽回的過失逃避開那人一樣。我能够在我這方面主張：假使我了解了我所受的痛苦，社會也應該了解所加於我的刑罰，那麼兩方面都不應該有什麼冷酷或是憎惡。

我曉得因爲觀察點底不同，同一事件，在我看來一定和別人不同；因爲事件底性質上，是不能不這樣的。和我一同被幽閉於牢獄中的可憐的賊和無賴漢，在許多地方，佢們要比我要幸福得多。在能够看到佢們底罪惡的灰色的都市和青色的田野的小路實在是很狹的。要找尋毫不曉得自己所做的事的人們，佢們不必走出像一隻小鳥在黃昏和黎明時間所飛行的範圍之外的。但是在我呢，廣大的世界已縮成手掌大的天地了，無論我到什麼地方，處處都把我底名字用硬

鉛刻在岩石上。因為我不是由素不知名而進於一時的犯罪，却是由一種永久的大名而墮落到一種永久的污辱呵。並且有時在我自身內似乎顯出，如其有顯出的必要，在名譽和不名譽之間底差別，就是，有，也不過一步。

況且在無論我到的甚麼地方都為人家認識，而且曉得我底任意胡行和全生涯底事情：這事實，我可以認出對我有些益處的東西。這種事實，有強迫我有再做藝術家而肯定我自己的必要，並且有愈快愈好的情形。假如我能够創造單只一件美麗的藝術上的作品呢，我便能從有毒心的人那里奪去毒物，從懦怯者那里奪去冷笑，並且把侮辱弄着底毒舌從根本上拔掉吧。

假如人生確是我底一個問題，那麼我也是人生底一個問題。人們對於我，一定要採取一種態度；並且對於他們自己和我，一定要下一個判斷。我也不必說，我不是在講特別的個人。我現在所願意一起的人，是藝術家和嘗過痛苦的人，是曉得美是什麼和曉得悲哀是什麼的人，此外沒有一個人能使我有興趣的。並且我也並不是對於人生有什麼要求。我所說的一切，不過講講對於人生底全體的我自己底心的態度罷了。我覺得我對於刑罰的不生羞恥之心，是為了我自己底

完成的緣故，而一定要達到的第一要點，因為我是這樣地不完全。

於是我要學習怎樣去快樂了。我曾經一度本能地曉得了彼，至少，我自以為是曉得着。在我底心中，曾經有常常是春天的氣候。我底氣質，常常和歡樂親和在一起。我把我底生命注滿了快樂，正像一個人把葡萄酒注滿到杯子底邊緣上一樣。可是現在我從一種完全新的立腳點去接近人生了，並且就是想快樂也常常是極困難的了。我記得當我在牛津大學的第一學期時，在柏泰 (Pator) 底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 這本書在我底生涯上曾給以不可思議的影響——內，讀到但丁 (Dante) 怎樣把那些自己情願在憂愁中生活的人安放在地獄底下層的事，便跑到大學圖書館裏去，在他底神曲 (Divine Comedy) 裏，找出那臥在荒涼的草澤下「在甜蜜的空氣中憂鬱着」的人們，和佢們底歎息一同永遠地呻吟着——

Trist' funno

Mell' aer dolce che dal sol Sallegra.

在由太陽使得快樂的空氣之中，

歌 中 記

十九

我們只有憂鬱。

這一節我曉得教會是排斥『浮蕩』的，但是這全體的觀念對於我是十分虛浮，我那時恍惚地想，這或者是那些對於實生活毫不了解的僧侶們所發明的罪惡之一種吧。我也不了解說過『悲哀把人再嫁於神』的但丁，爲什麼對於迷入於幽鬱的人們，——如其真有這種人，——那樣地冷酷。我也想不到會有一天這會變成我底生涯中最大誘惑之一。

當我在溫士華斯 (Wandsworth) 牢獄中的時候，我希望去死。這是我唯一的願望。在病院內消磨了兩個月之後，我被移到這里來了。當我覺得我自己底健康漸漸好起來的時候，我底心中便充滿了憤怒。我已決意在我出獄的那一天自殺。後來這種惡劣的情調過去了，我雖則決意生活下去，可是像皇帝身上穿着紫衣一樣地籠罩着陰鬱，決不再微笑了；無論什麼房子，我進去了就變成陰鬱的房子；使我底朋友慢慢地和我一起在憂愁中走着；我教導他們，幽鬱是人生底真祕密；我用了別人底悲哀去傷痛他們；我用了我自己底痛苦去傷害他們。可是我現在覺得全然不同了。我拉長了面龐，而我底朋友們來看我的時候，因爲要顯出他們對於我的同情心把佢

們底面龐拉得更長；或是我爲款待他們而請他們默默地坐在苦草上並且對着葬式的食物；我覺得這實在是太不知情、太不親熱了。我一定要學習怎樣纔可以愉快和幸福。

最近兩回在這里許我面會友人的時候，我盡力地試着愉快，並且顯出我底愉快，使從城裏遠道跋涉到此地來看我的人能够得到一點報酬。我曉得這只是很小的報酬，但是我確實覺得這是最能使得他們歡喜的一種報酬。在上星期六我會到R，只一個鐘頭，我十分地試着去表現出在我們會面時所真正感到的快樂。我在這里爲我自己所造成的種種思想和見解，爲我到獄中來現在纔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生底慾求這事實，證明我是一點也不錯的。

在我前面有許多要做的事情，假如在我被允許去完成這些事情底一小部分之前死了，我以爲是一齣可怕的悲劇。我在藝術和人生中認到新的發展，這些新的發展都是達到圓滿之域的新樣式。我希望我爲了開發可叫做新世界的東西而生活。你要知道這新世界是什麼嗎？我想你能够猜到這新世界是什麼的。這新世界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悲哀和悲哀教給於人的一切，就是我底新世界。

我從來是全然爲了快樂而生活的。一切痛苦和悲哀我都規避的。這兩者，我都憎恨。我決心盡我底力量去抹殺這兩者，這就是說，把這兩者當作不圓滿的樣式。這兩者是無關於我底生活底計劃的。這兩者在我底哲學中也沒有位置的。懂得人生底全體的我底母親，常常引歌德（Goethe）底句子給我聽，——我想這是加萊爾（Curlye）在幾年前一本給伊的書上所寫的，並且也是他翻譯出來的——

Who never ate his bread in sorrow,

Who never spent three midnight hours

Weeping and Waiting for the morrow, ——

He knows you not, ye heavenly powers,

永遠不在悲哀中吃佢底麵包的人，

永遠不在哭泣和等待天明中

以過佢底夜的人，——

天之諸力呵，但們是不知道你的。

這是爲拿破崙所虐待的高貴的普羅士女皇在伊底屈辱和流放中常常引來誦讀的句子。這也是我母親在晚年底惱悶中常常引來誦讀的句子。我那時絕對地不能接受或承諾這些句子中間所藏着的重大的真理。我不能了解彼，我現在很記得，我那時怎樣告訴我母親說我不願在悲哀中喫我底麵包，或者在哭泣和等待苦楚的黎明中過夜。

我料不到這是運命爲我儲蓄的一件特別的東西，而在我生底完全一年間，除了悲痛之外什麼也沒有做。但是我應該有的一份已給我了。我在最近數月內，從經過了種種可怕的困難和勞力之後，已能了解隱藏在痛苦底核心中的教訓中底一部分了。只能空唱名句而不能懂得的僧侶們和一般人，常把痛苦當作一種神祕的東西講。其實，彼是一種啓示。人們靠了彼，纔能識別從前所沒有識別過的東西。更靠了彼，人們纔從另外一個立腳點去接近歷史底全體。關於藝術方面，從前從本能上模糊地覺到的，現在不論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能用十分明瞭的靈觀和十分強烈的感覺去實現出來。

我現在悟到悲哀是人所能表現的最高的情緒，是一切偉大的藝術底典型和試金石。藝術家所常常憧憬的是一種生存底法式，在這裏邊，靈和肉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在這裏邊，外部是內部底表示，形式是一種啓示。關於這種存在的樣式，並不稀少。在某瞬間，青春和專以青春爲主的藝術，是爲了我們當作模型的；在別一瞬間，我們在印象底微妙與銳利這一點上，在宿於外物之內而把土地和空氣、霧和都會，都一樣地化成他底衣裳這靈底暗示這一點上，在種種氣質、調子和色彩底病的同情這一點上，到近代風景畫底藝術已經爲我們圖畫地實現到古希臘人在彫塑中所會實現的那樣完成的地步了。至於使一切目的完全吸收在表現底中間而不相分離的音樂，是我所要說的一個複雜的例子；兒童和花卉是我所要說的一個簡單的例子。但是悲哀，在人生和藝術中，都是終極的典型。

在歡喜和哄笑底後面，也許有粗惡、生硬和無感覺的一種稟性吧。但是在悲哀底後面，却常有悲哀。悲哀不像快樂，是不戴假面具的。藝術上的真理，不是本質的觀念和偶然的存在之間底照應。這不是對於影的形底類似，也不是水晶裏映出來的形對於形自身底類似。這不是由空山

底回響，也不是以月顯月，以娜仙綏斯（Narcissus）（註）顯娜仙綏斯的山谷間底銀白色的泉水。藝術上的真理，是物和物底自身相一致，是內部底外的表現，是靈魂底化身，是帶有精神的肉體本能。因為這理由，所以沒有可比之悲哀的真理了。並且有時我覺得悲哀是我底唯一的真理。別的物像，也許是爲使人盲目，使人飽滿而造的眼或慾求底幻像。可是由悲哀却造了種種的世界；所以在嬰兒或星球底誕生，便有痛苦的。

（註）娜仙綏斯是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他看到映於水中的自己底姿態，以爲是寧芙底美麗的姿態，便跳入水中，竟溺死了。當寧芙等來救他，這少年底屍體已成了一朵可憐的水仙了。

不但如此，在悲哀中還有強烈的、異常的現實性。我已經自己說過，我是和這時代底藝術與文化立於象徵的關係的人。可是和我一起住在這不幸的地方的不幸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是和人生底秘密立於象徵的關係的。因爲人生底秘密是痛苦，這痛苦是潛藏於一切東西底後面的。當我們開始生活的時候，甜的東西對於我們澈底地甜，苦的東西對於我們澈底地苦，所以不能不

使得我們把我們底慾求推移到快樂方面去，不但以尋找『食甜蜜而生活一二月』(Month or twain to feed on honey comb) (註) 并且一生都不喫別的東西，以至實際上也許把靈魂餓了吧這種事情，完全忘記了。

(註) 『食甜蜜而生活一二月』是司溫旁 (Swinbine) 底別離之前這詩中之句。

我記得我曾經把這問題講給一個我所見過的有最美的人格的人 (註) 聽過。伊是一個婦人，伊在我入獄的悲劇底前後，對於我的同情和親切，實在是描寫不出的。雖是伊自己不曉得，但是伊替我負的惱悶的擔子實在比全世界上無論什麼人都重大。單因為伊底存在這事實，因為伊是那樣的一個人——一半是理想，一半是感化。實不但對於一個人『應該怎樣』有所暗示，並且對實行時也有真實的幫助。伊是使得普通的空氣薰香，使得靈的東西同日光和海水一般地簡樸和自然的靈魂。伊是使美麗和悲哀爲了伊而攜了手行走着，并且帶着同樣的使命的人。當我正思想的時候，我明白地想到有一次我怎樣和伊說：在一條倫敦底狹小的巷內，有着充分的悲苦足以顯出上帝是不愛人的；并且凡是有悲哀的地方——雖僅小孩子在一個花園裏對於佢

確是犯的或沒有犯的過失哭泣的時候的一點點悲哀——宇宙底全面就會受了損傷。我那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伊對我這樣說過，可是我並不相信伊。我那時不是在能夠得這種信仰的環境內呵。但我現在以為，或種的愛是能夠說明世界上過量的痛苦的唯一的東西。我再想不出別的東西了。我確信沒有別的了，因為這世界像我所說過的是用悲哀建造的，那末建造這世界的定是一雙愛的手，因為人底靈魂——世界是爲了彼而造的——沒有其他的路可以達到圓滿的境域了。對於美的肉體的是快樂，而對於美的靈魂的是痛苦。

(註) 『一個我所見過的有最美的人格的人』即 Miss Adela Schustan 伊當他宣告破產時，曾送他一千磅。

當我說我確信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是說得太誇大了。我是看見那上帝底國在很遠的地方，好像渾圓的珠子一樣。這是很奇怪的，似乎小孩子能在暑夏底一個永晝之間達到的，不錯，小孩子是能夠達到的。可是像我們這種人，就不同了。我們可以在剎那間實現出一件東西，可是在以鉛一般重的腳追隨而來的長時光內，我們就失去了他了。維持『靈魂所拚命要獲得的高所』

(註)是極難的。我們在永劫裏面思想，可是我們在時間內是動得很慢的。對於在獄中的我們，時間是動得多慢呀！這我現在不必再說了！我也不必再說跑進監房內的倦怠與絕望；這些東西，以不可思議的固執滲透進人底心房內，恰像一個人對於不速之客，刻苦徹骨的主人，湊巧或選擇做奴隸的奴隸底駕臨，必須把家中裝飾和掃除一樣。

(註)『靈魂所拚命要獲得的高所』是華士華斯底“*The Excursion*”中底詩句。雖則現在我底朋友們也許以為去信仰這事，是困難的；但生活於自由、怠惰和安樂中的佶們，比屈了膝洗濯獄房中地板的我，更容易得到謙讓這教訓吧。這確是真實的，因為有無限的缺乏和制限的獄中生活，可使人變為叛逆的。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在於彼底破碎一人底心——心是爲了破碎造的——却是在於彼底使人底心變爲石頭。一個人常常覺得只有用了銅一般的顏容與嘲罵的嘴唇，纔能把每天度過去。借用教會喜歡用的文句來講——我敢說是很喜歡的——在反抗狀態中的人是不能接受『恩典』的；因為在生活中，像在藝術中一樣，反抗的情調關閉了靈魂底水道，並且隔絕了天上底微風。可是如其我要在什麼地方學習，那末在這里我非學習

這些教訓不可：雖則我幾度地墮於沼澤中間，或常常走到迷霧中間，假如我底一雙腳是在正路上，我底顏面是對着『名叫美門的門』（註），那麼我底心中還當充滿着歡喜。

（註）『名叫美門的門』係出於『放在殿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新約使徒

行傳第三章第二節。

這『新生』——因為對於但丁的我底愛，所以我時常喜歡這樣說——當然不是新生，不過依了發展和進化而繼續我底舊生活罷了。我記得當我在牛津大學得到學位的前一年底一個朝上，我們在麥克陶陵（Magdalen）地方狹窄的鳥道上走着，我對我底一個朋友說，我要吃盡世界底花園中一切樹上的菓子，並且我是在我底靈魂中拿了這種熱情跑到世界上去的。果然，我是這樣地跑出去了，我是這樣地生活過了。我唯一的錯誤，是在我太限制於我自以為花園中當於太陽這一面的樹而因為陰影和黑暗避開了別側。失敗，不名譽，貧困，悲哀，絕望，苦痛，眼淚，從痛苦的嘴唇上洩出來的斷續的言語，使人在荊棘上行走的悔恨，譴責的良心，責罰的自卑，把灰安放在頭上的悲慘，選擇粗麻布為衣服和把自己底飲料中放進膽汁的苦悶：這些事情，都是我

恐懼的。因為我已決意不想知道彼等，所以我被人家強迫來輪流地嘗嘗彼等底味道，並且有一個時期完全以彼等為食料而不吃別的食物。

我對於為快樂而生活，就是一瞬間也不悔恨。我像一個人做了但一切所應該做的事情一樣。我那時也把彼做到最後的一點。我所沒有經驗到的快樂，是沒有的。我把我底靈魂底真珠投進酒杯中了。我在笛音裏踏着蓮馨花的花徑。我以蜂蜜為糧。但是只把同樣的生活繼續下去是錯誤的，因為這是受限制的呵。我已經經過了。花園底別一面，對於我也有祕密的。當然，這些事情，在我底著作中，都已豫示過，豫表過了。有幾處，在幸福的王子 (The Happy Prince) 中有幾處，在青年的王 (The Young King) 中；而更在一個僧正對於一個跪着的少年說，『創造悲苦的上帝，不是比你更聰明嗎？』這一句話，我寫這話的時候，我以為這也不過一句話罷了。還有大部分是隱藏在像紫的絲一樣的運命底調子中，織入於道靈格萊 (Dorian Gray) 底織地裏。在藝術家的批評家 (The Critic as Artist) 中，也表現出種種色彩。就是隨便寫的與用最容易讀的文字寫的人底靈魂 (The Soul of man) 中間，也常常可以看出，由重複主旨的疊句之一，

把沙樂美 (Salome) 造成像音樂一般，並且把彼結束得像一首歌曲。至於在散文詩(註)裏，那把『剎那的快樂』底幻底青銅，造成『永遠的悲哀』底幻像的，也表現着這種精神。這是不能變成別的東西的。在人生底每一瞬間，像人是從過去來的一般，人是要到將來去的。藝術是一種象徵，因為人是一種象徵。

(註) 這所謂散文詩，係指他底 "The Artist"

如其我能充分達到這一點，這確是藝術生活底終極的實現。因為藝術生活不過是一種自我發展。藝術家底謙讓，正是表示坦坦地接受一切經驗，恰像藝術家底愛，正是把愛底靈和肉顯示給於世界的美的感覺一樣。在快樂主義者馬利斯 (Marius the Epicurean) 中，柏泰想用字句底深沈的，甜蜜的，莊嚴的意義，把藝術生活和宗教生活調和。但馬利斯不過是一個旁觀者罷了。他確是一個理想的旁觀者，他確是華士華斯以為詩人底真目的的『用適切的情緒熱慮人生底景物』(註)的人。但他仍只是一個旁觀者，所以他是徒然目眩神眩於聖殿中長案底美麗，而不知道他所注視的就是悲哀底聖殿。

(註) 當他引用『用適切的情緒熟慮人生底景物』的時候，大概他想到了柏泰在『Appreciations, with an Essay on style』上論華士華斯中『目睹人生底景物是一切教養底目的』這話吧。

在基督底真生活與藝術家底真生活中間，我看到一種極其密切和直接的關係，所以當我反省到在悲哀沒有把我底日子當作伊自己的并且把我縛在伊底輪上的許久之前，我在人底靈魂中寫以下的話的時候，我覺到一種銳利的快感。在那篇文章中，我說凡想過基督樣的生活的人，定要完全地、絕對地以自我為中心，并且我不但選山麓底牧羊者和獄房中底囚人，並選以世界為陳列物的畫家和以世界為歌曲的詩人當為我底典範。我記得當我有一次和基特 (Andre Gide) (註) 一同坐在巴黎底咖啡館中的時候，我會對他說，雖是玄學和道德對於我沒有多大的興趣，可是我覺得不論是柏拉圖 (Plato) 或是基督所說過的話，都可以直接移到藝術底世界內，並且在那里可以找到彼底完全的成就。

(註) 基特是被尊為 Stylist 的藝術家。他曾做關於王爾德的回想錄。

我們能在基督中找出來的，不只是關於人生方面所造成的古典的和羅曼的運動底真區別的人格和完全性底密切的結合，並且基督底本性底基礎是和藝術家底本性底基礎一樣的，——那強烈的火爐似的想像力。他把在藝術界內當作創造底唯一的祕訣的想像的同情，實現於全人間關係的圈子內。他了解患癩病者底癩病，盲人底黑暗，為快樂而生活的人們底可怕悲慘和富者底奇異的貧苦。有一個人在我底逆境中會寫給我道：『當你不在你底高座上的時候，你是沒有趣味的。』講這話的人和亞諾爾特（Mathew Arnold）所說的『耶穌底祕密』比較起來，相差着多遠呀。不論耶穌或是亞諾爾特都會教導他，凡別人所遭遇到的事情，也會遭遇到自己身上來。所以假如你要有一句在黎明或是夜間，為快樂，或是為痛苦，都可以讀的座右銘，那麼可以在你家底壁上，用太陽照上去則為金輝色，月光照上去則為銀輝色的文字，寫上『凡別人所遭遇到的事情，也會遭遇到自己身上來。』

基督底位置實是與詩人同列的。他底對於人道的全體概念，是直接從想像中湧現出來的，並且只有用了想像纔能實現。汎神論者底對於上帝（即上帝是一切，一切是上帝——譯者）正

像基督底對於人（卽人是一切，一切是人——譯者），他是以種種分離的種族爲一體的第一人。在他底時代以前已有人類和羣神，並且從同情底神祕中，覺到了他們在他自身內底各各的都化身了以後，他便照了他底情調，喊他自己爲「神之子」或「人之子」。他比歷史上別的任何人都能在我們中間喚醒『羅曼斯』（Romanee）所常常申訴的驚異的性情。但是一個年青的加利亞農人，忽想像他自己能把全世界底重負放在他自己肩上；卽把已經做過的和已經受過苦的一切，與尙須做的與尙須受苦的一切；把尼羅（Nero）、該撒、波爾基亞（Caesar Borgia）、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羅馬皇帝和那羣太陽神底僧侶（註）所會犯的罪惡；把那些名爲百姓而住家是坟墓的人底痛苦；被壓迫的諸民族、工廠中的兒童們、竊盜、牢獄中的人、無賴之徒和一些在壓迫之下不能講一句話而但們底沈默只有聞之於上帝的人們——底重負擱在他自己底肩上；並且不單去想像，而且還要實行，使萬世之下的一切人們，卽使不躬身於他底祭壇之下或長跪於他底僧侶之前，也能用了或種方法去和基督底人格相接觸，而發現但們底醜惡已經洗淨，但們底悲哀之美已啓示給但們；這理想在我現在還有些不能相信。

(註) 羅馬皇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B. C. 218—222) 當幼小時，曾爲腓尼基底太陽神 Elagabalus 底僧侶，在全體羅馬皇帝中，沒有像他這麼放逸、淫蕩、罪惡的。這狂的皇帝，曾招當時的羅馬底知名的人來赴宴，用薔薇的雨，把他們悶死。

我已經說過基督底事，他是同列於詩人的。這是不錯的。西萊 (Shelley) 蘇弗克萊斯 (Sophocles) 是他底同伴。但他底全生涯也是一首最可異驚的詩。在『憐憫和恐怖』這一點上，就是在希臘悲劇底全體內也沒有能及到他的。主演者底絕對的純潔，把全體的組織高舉到羅曼的藝術底高處，——在這上面，兌勃思 (Thales) 和培羅卜思 (Pelops) 底後代底痛苦，由於他們底可怕而都除去了——并且還顯出當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在他底論戲劇的論文上(註一)說無罪者痛苦底光景是不能忍耐的這時候，是多麼錯誤呀。就是在嚴肅的、柔和的大前輩像愛斯基拉斯 (Aeschylus) 和丁底作品內，在一切大藝家中間最有人道氣味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底作品內，在那把世界底美在眼淚之霧中顯現出來和把人底生活當作花底生活一樣看待的凱爾脫 (Celt) 底神話和傳說底全體內，在悲哀底澈底的單純性和悲劇的

效果底莊嚴結合爲一點上，可以說能和基督受難底最後之幕相等的——就是相接近的，實在沒有他同着其中一個已經把他用一種價值賣掉的朋友最後的晚餐；在月光中靜寂的花園中底煩悶；走近他而用接吻來賣他的僞友；還相信他而且希望在他身上像在巖石上一樣建築一座「人」底隱家，而在鷄叫以前就三次不認他的朋友；他自己底全然的孤單，他底服從，他底接受一切；同時還有在憤怒中把他的衣服裂破的正教派底高僧和不想濺這歷史上底大人物底無辜的血，而結果還是做不到的地方行政官（註二）；有歷史以來最奇異的事情之一的悲哀的戴冠式；在他底愛的母親和愛的弟子底目前底無罪者底襟刑；爲他底衣服而拈鬮和擲骰子的兵卒；他給與世上以最永遠的象徵的可怕的死；像他是皇子一般，把他底身體包裹於有高價的香油和香料的埃及細葛，而安放於富人底墓地內的他底最後的埋葬；我們只用藝術底眼光來觀察這一切的時候，對於教會底最高的使命即在不流血而演悲劇，和用了對話、衣裝、身段而爲「主底受難」底神祕的演出，是很感謝的，並且記起在藝術底其他方面都失却了的希臘底合唱底最後的遺物，在彌撒（Mass）底從僕答僧侶的話中找出來：這不能不爲我底喜悅和恐怖

底源頭。

(註一) 亞里斯多德在他底悲劇論中說，「悲劇，通過了憐憫和恐怖，持來感情底精練。」
(註二) 地方行政官，係指彼拉多傳說，他在基督受刑後，爲自己手上盡是血這不斷的幻象所苦，而悶死。

基督底全生涯——悲哀和美，在彼等底意義和表現上那麼地一致——雖是以殿堂底帷幕底破裂，黑暗底遮蓋地面上和石頭底滾到墓門口爲終結，還實是一種牧歌。我們常常想：他是伴着他底伴侶的一個年青的新郎，像他自己在什麼地方所說的那麼；他是帶了羊羣跑到深谷間找求青的草原和涼快的泉水的牧羊者；他是想從音樂中建造天國底圍牆的唱歌者；或者他是爲了愛而把全世界當作太小的戀者。他底奇蹟，在我看來，正像春底來臨也似甜蜜並且很自然的。只因爲他在面前，煩惱的靈魂就得到和平；因爲觸一觸他底長袍或他底手的人們，就忘了他們底痛苦；或者因爲他在人生底大道上走過的時候，那些毫沒看到人生底祕密的人們就很可能地看到了，那些除了快樂底聲音以外不能聽到一切的人們，也就聽到愛底聲音并且覺得這

種音響是「阿普羅 (Apollo) 底琴那麼地音樂的」或者因爲他底來臨，惡的情慾都逃避，並且過着和死人一樣的非空想的懶惰的生活的人們，也就從坟墓中間蘇生轉來；或者因爲他在耶邊講道，羣衆就忘了饑渴和人間底苦惱；並且他底朋友，因爲在他就食之際靜聽了他底話，粗食也就有味了，清水也就有美酒底滋味了，並且全屋子裏也充滿了甘松底馥郁和香甜了：我覺得相信這些事情是因了他底人格底魔力，這是毫沒困難的。

羅南 (Banan) 在他底耶穌傳 (Vie de Jesus) 中——那優雅的第五福音，我們可說是依照着聖託馬斯 (St. Thomas) 的福音——底一處說過，基督底偉業是在於把他自己在他死後弄得和生前一樣地可愛，並且假使他是位於詩人之林的，那麼他當然是一切愛人底領袖了。他看到愛是世界上最賢人儘在追求着的第一秘密，並且只有經過愛我們纔可以接近癩病者底心情和上帝底腳。

其尤甚者，就是基督是最高個人主義者。謙讓，像一切經驗底藝術的接受，不過一種表現底模式罷了。基督所常常追求的，是人底靈魂。他稱呼這靈魂爲「上帝底王國」，並且在每一個人中

間都找到了這東西。他把靈魂比之於微細之物，細小的種子，一握的酵母和一粒真珠。這是因為一個人要實現出他底靈魂，定要脫掉一切外來的慾情，一切習得的教養，和一切外界底占有，不論這些是好的或是壞的。

我以堅強的意志和極叛逆的性情以反抗一切東西，直到我在世界上除了一件東西之外絕對沒有別的東西的時候。我已經失掉我底名字，我底地位，我底幸福，我底自由，我的財富。我是一個囚犯，一個乞丐。可是我尚有許多孩子。忽然之間，但們被法律從我這裏奪去了。這種重大的打擊，使得我不知道所爲；於是跪下了我底膝，低下了我底頭，並且涕泣着說道，『孩子底身體和主底身體是一樣的，我都沒有資格呵！』這一瞬間，似乎拯救了我了。於是我悟到我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是接受一切。當然，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從那時起，我是更幸福了。我所達到的，當然是我底至上的本質。從種種方面看來，我是彼底仇敵；但是我發見彼確是當朋友一樣地在等待着。我當一個人和靈魂接觸的時候，可以使得佢像基督所說的一個人必須如此地變成孩子那麼簡單。

在佢們生時，『獲得佢們底靈魂』的人是怎樣稀少：這是一齣悲劇。愛馬生（Emerson）說，『無

論什麼人，沒有比自己底行爲更寶貴的東西的。『這是十分真實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別的人，但們底思想是別一人底意見，但們底生活的模倣，但們底熱情是借來的東西。基督不單是最高的個人主義者，他又是歷史上第一個個人主義者。人們都試着把他當作一個普通的博愛家，或者把他安放於非科學的感情的愛他主義者中間。但實際上他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固然，他對於貧苦的人，關在牢獄裏的人，卑下的人，和不幸的人，都憐憫的；可是他對於富者，無情的快樂主義者，做事物底奴隸而浪費自由的人們和穿了柔和的衣服而生活在王宮中的人們，更是憐憫。在他看來，財富和快樂，比貧窮和悲哀，實是更大的悲劇。至於在愛他主義方面，也有誰比他更明白呢：說決定我們的，是神命，不是我們自己底自由意志；一個人從荆棘裏探出葡萄或者從薊裏摘出無花果，是不可能的。

以『爲別人而生活』爲確定的意識的目的，這不是基督底教義。這不是他底教義底基礎。當他說『饒了你底仇敵吧』的時候，這並不是爲仇敵底緣故，他這麼說是爲一個人自己底緣故；并且因爲愛是比憎惡更其美麗。在對青年『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這他底請求中，他所想

的，並不是窮人底狀態，是要爲財富所害的青年底靈魂。在他的人生觀中，他是和藝術家一致的。曉得因了自己完成底必然的法則，正像山楡在春天一定開花，穀物在收成時變成黃金色，月亮依照伊定了的運行，從橢圓變成鑲形，從鑲形變成橢圓一樣，詩人一定歌詠，雕刻家在青銅上練想和畫家把世界造成佢底情調底明鏡。

但是基督雖不對人們說『爲別人而生活呀』，他却指點出在一個人自己底生活和別人底生活中是沒有什麼差別的。用這方法，他給人們以擴大了的泰湯 (Titan) 的人格。從他底出世以來，分離的各個入底歷史，或者成爲世界底歷史了。至於教養，自然把人底人格弄成緊張了。藝術也把我們底心，揉成千變萬化的東西了。凡有藝術稟性的人，和但丁一同流放出去，並且學習『鹽』怎樣地是別人底麪包（註一），佢們底階梯怎樣地險呵。佢們暫時捉到歌德底平氣和沉靜，並且對於鮑特萊爾 (Baudelaire) 向上帝叫喊——

O Seigneur, donnez moi la force et le courage

De contempler mon corps et mon coeur sans dégoût.

阿主呵，請給我以力和勇氣，

可沒嫌惡地考慮我底身和心。(註二)

是太了解了。在莎士比亞底短詩中，佢們抽出——這也許是成爲佢們自己底傷處——他底愛底祕密，去化爲佢們自己底東西。佢們用佢們底新的眼去眺望近代的生活，因爲佢們已傾聽過喬品 (Chopin) 底夜曲之一，或者玩弄過希臘底東西(註三)，或者讀過一個死了的男子對於有美麗的金絲似的頭髮和有石榴似的嘴的一個死了的女子的熱情的故事。但是藝術的稟性底同情，對於已經找出表現了的東西，是必要的。在字句中或在色彩中，在音樂中或在大理石之中，在愛斯基萊斯的戲曲底塗有色彩的假面之後，或通過西西利亞 (Sicilia) 的牧羊者底空虛的和連合的蘆笛，其人與其人底使命必須要表現出來的。

(註一) 所謂「鹽」怎樣地是別人底麪包」這話，大概是地之鹽的人們即養育別人底靈魂的良心的意思吧！

(註二) 這兩句話，係鮑特萊爾底惡之花中“Un Voyage A Cythère”中最後之句。

(註三) 所謂「希臘底東西」便是指希臘式的美吧！

在藝術家所能領略的生命只是有所表現的生命。在但看來，啞的就是死的。但在基督，却不是這樣。他具了驚人底廣大和奇異的想像力，把不能發音的底全世界和無聲的痛苦底世界當作他底王國，並且把他自身造成他底永久的代言者。我已說過了的那些在壓迫之下不能講一句話而「佢們底沈默只有聞之於上帝」的人們，他選爲他底兄弟。他對於聾者要變成眼，對於聾者要變成耳，對於那些舌頭被縛的人底嘴唇要變成叫喊。他底願望，是對於數百萬不能發言的人要變成喇叭，用這種喇叭佢們可以向天呼喚。有把苦痛和悲哀爲實現美底概念的方式的人底藝術性情，感覺到一種思想除非把彼體現出來並且造成一種影像是沒有價值的；而他却把他自己造成「悲哀的人」底影像，像希臘底神也不會做到的那麼靈感和支配藝術。

因爲希臘底羣神，雖是佢們底美麗的、輕快的、四肢底紅和白，實際上是不像佢們底外貌的。雖則阿普羅底灣曲的額角，像黎明時在小丘上露出的太陽底上半圈，而他底脚像早晨底飛翼，可是他自己對於瑪爾斯耶斯 (Marsyas) (註一) 是殘酷的，並且使尼栽勃 (Niobe) (註二) 變爲

石女在有着鋼楯的亞台娜 (Athena) 底眼中，對於亞拉克納 (Arachne) (註三) 毫不憐憫的。海拉 (Hera) (註四) 底華麗和虛飾，完全是爲了伊自己底高貴。并且『羣神之父』(註五) 底自身，也很歡喜人們底女兒的。在希臘神話內，最有深刻的暗示的兩個人物：在宗教上是地之女神狄米脫 (Demeter) (註六)，不是義林波斯諸神中之一；在藝術上是狄阿尼素斯 (Dionysus) (註七)，人間底婦女底孩子，他誕生這瞬間就是他母親死亡這瞬間。

(註一) 瑪爾斯耶斯是和阿普羅神鬪技能敗北了的吹笛者。他所流的血，成了河，這河便叫瑪爾斯耶斯。他所吹的笛，是女神亞台娜所丟棄了的笛，因爲裏面有女神所吹入的氣息，所以能吹出狠好的聲音。

(註二) 尼義勃有十二個孩子，因此很自誇多產，而且辱罵李托 (Lycos) 只有兩個孩子。即阿薄羅和狄亞娜 (Diana)。李托命伊底一子一女去復仇，但們便盡把尼義勃底孩子弄死。尼義勃不勝悲哀，便哭泣着死去了。伊底屍首，化爲石。

(註三) 亞拉克納，是優於裁縫的女子，和女神亞台娜鬥技，敗北，便自縊而死。女神把伊

化作蛛螂。

(註四) 海拉，是古語「天之美光」的意思，是惹斯神之妻，孔雀，是伊底愛禽。

(註五) 『羣神之父』係我林波斯羣神中底主神惹斯。

(註六) 狄米脫，是波羅綏爾皮納之母。

(註七) 狄阿尼索斯，是希臘底酒神，惹斯和西瑪爾問之子。

但生命自身，從最低最卑下的境界內，却產生了比波羅綏爾皮納 (Proserpina) (註一) 底母親或西瑪爾 (Semele) (註二) 底兒子更其可驚的人，從拿撒勒 (Nazareth) 底木匠鋪子內，竟產生了比一切神話和傳說所意造的要偉大到無限的人格，並且極奇異，他有着把酒底神祕的意義和野地裏的百合花底真美完全啓示出來的運命，這種事情不論在西台龍 (Cithaeron) (註三) 或愛娜 (Etna) (註四) 的人都從未做過的。

(註一) 波羅綏爾皮納這美麗的女子，有一天遊於西西里之野，冥府之神柏羅托——Pluto，把伊戴在馬車裏同到地獄中，拿來做了妻子。

(註二) 西瑪爾，是狄阿尼素斯之母。

(註三) 西台龍，在亞梯伽底國境中，最尊敬酒神狄阿尼素斯的地方。

(註四) 愛娜，是波羅綏爾皮納爲柏羅托所誘的地方。

以賽亞底歌，「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備嘗痛苦，熟悉病患，在我們面前尤如掩面的人，」這對於他似乎是預表他自己的，并且在他身上這種預言竟完成了。我們對於這種文句不要恐懼。每一種藝術品都是一種預言底完成；因爲每一種藝術品，都是由一種思想至於影像的轉化。每一個人也該是一種預言底完成；因爲每一個人，都應是「神之心」或「人之心」的一種理想底實現。基督發見了這典型並且把彼固定了；而耶路撒冷或巴比倫底浮基爾 (Virgin) 派的詩人底夢 (註)，在數世紀長久的進步中世界所正在等待着的他底身上具體化了。

(註) 浮基爾派的詩人底夢，係指以賽亞。

在我看來，歷史上極可悲痛的一件事，是產生加爾特利 (Chartre) 地方底大寺院 (註一)，阿撒 (Arthur) 傳說之一團 (註二)，阿西西 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 底生涯，基

托(Giotto)(註二)底藝術和但丁底神曲的基督自身底復興(Renaissance)不許在他自己方面發展而被給我們以彼得拉克(Petrarch)(註四)拉法爾(Raphael)(註五)底壁畫柏拉第亞(Palladia)的建築形式的法蘭西的悲劇聖保羅底大寺院蒲伯(Pope)底詩歌和從外面由於死的規則所造的面並不是通過了一種精神而從內面所造的一切的陰慘的古典的『文藝復興』所遮蓋所破壞了。但在藝術上，凡有羅曼運動的地方，在一種方法和一種形式之下，總是基督或基督底靈魂的。他是在羅美和傑里愛脫(Romeo and Juliet)(註六)中，在冬季底故事(Writer's Tale)(註七)中，在勃羅文塞爾(Provencal)底詩中，在古水手(Ancient mariner)(註八)中，在沒慈愛的美婦人(La Belle Dame sans merci)(註九)中，也在加太湯(Chatterton)(註十)底仁慈的短歌(Ballad of charity)中。

(註一) 加爾特利地方底大寺院，係十三世紀初期所建的哥西克式的寺院，是法國最大最美的寺院。

(註二) 阿撒傳說之一團，係指英國神話中關於阿撒王的許多故事。

(註三) 基莪托，是意大利底畫家、建築技師、彫刻家。

(註四) 彼得拉克，是意大利底抒情詩。

(註五) 拉法爾，是意大利底畫家。

(註六) 羅美莪和傑里愛脫，係莎士比亞底劇詩。

(註七) 冬季底故事，亦係莎士比亞底劇詩。

(註八) 古水手是珂萊里基 (Coleridge) 底詩。

(註九) 沒慈愛的婦人，是濟慈 (Keats) 底詩。

(註十) 加太湯，是一個天死的天才的詩人，那仁慈的短歌是他最後的詩篇之一。

種種極複雜的事情和人物，都是因為了他纔來的。碧俄 (Hugo) 底悲哀 (Les déseables)

鮑特萊爾底惡之花 (Fleurs du Mal)，俄羅斯小說中憐憫底基調，凡倫 (Verlain) 和凡倫底

詩，與潘俄·傑安 (Burne-Jone) 和莫利斯 (Morris) 底色玻璃掛氈和十五世紀底作品；以及

基莪托底塔朗斯落脫 (Lancelot) 和基納凡爾 (Guinevere) (註一) 湯霍才爾 (Tannha-

user) (註1) 米克爾·安基羅 (Michael Angelo) 底煩惱的羅曼的大理石，尖頭的建築與對於孩子和花的愛；這些都是一樣地屬於他的。實在孩子和花在古典藝術上是沒有地位的，在那裏是不能生長和遊戲的；但是從十二世紀到現在，在種種時期和種種形式內適當地任意地繼續在藝術上把孩子像孩子，花像花表現出來。我們常常以為春像一向隱着又且因為恐怕追求彼等的成人疲乏了而停止。但們底工作，孩子底生活，正像四月裏底日子，爲了水仙底緣故，有水也有太陽光。

(註一) 朗斯洛脫和基納凡爾係阿撒傳說中主要人物。基納凡爾是阿撒王之妻，容色無比。後戀愛了王底騎士朗斯洛脫，因此惹起了大擾亂。

(註二) 湯霍才爾是十三世紀德國底抒情詩人。

把他造成跳躍的『羅曼斯』底中心的，是基督自己底性格中底想像的分子。詩的戲劇和短歌之中底奇異的人物，雖是由於別人底想像造成的；但是拿撒勒底耶穌，却是全從他自己底想像中創造出來的。以賽亞底呼號底對於他底來臨，實在夜鶯底歌唱對於月底上昇之上，——之

上，也許之下吧。他是預言底肯定者，也是預言底否定者。因為他成就這一個期待，他也破壞那一個期待。培根（Bacon）說，『在一切的美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比例，』所以對於由精靈而生的人，——便是說，和他自己一樣的動力的人——基督說他們像風一樣，『吹到彼所歡喜的地方，并且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出他是從什麼地方來和到什麼地方去的。』這便是他對於藝術家有那麼大的魔力的緣由。他有一切人生底色彩的要素，如神祕、不可思議、悲哀、暗示、法悅和愛。他申訴於驚異的性格；并且創造那種情調，——他只有在這種情調裏能夠被人家理解的。

假如他是從『完全現實了的想像』裏產生的，那末世界自身也是從同樣的要素中間產生的。記憶起這樁事情，在我是一種快樂。我在道吳格萊上說過，世界上底大罪惡都是由於頭腦中產生的；可是一切事物底產生，也都是頭腦。我們現在曉得，我們不是用了眼睛以看的，或用了耳朵以聽的。彼等不過是為傳達適宜或不適宜的感覺底印象的水道。罌粟底赤色，蘋果底芳香，雲雀底歌唱，這都是在頭腦中產生的。

近來我很熱心地正在研究關於基督的四首散文詩。在聖誕節我設法得到了一本希臘文的

聖書，每一早晨在我洗掃好了我底獄房和擦亮了我底食器之後，我讀些福音書，在任便翻到的地方底十多首。這是開始每日的愉快的方法，每一個人，就是在過混亂的、無秩序的生活中，也該這樣做。一年到頭，重複又重複地誦誦，替我們污弄了福音書底新鮮、質朴和單純的羅曼的魔力。我們聽到他們讀得次數太多了，并且太壞了；又一切的重復都是反精神的。當我們回復到希臘話中間，正像走出狹窄的、黑暗的房子裏而到百合花底花園裏去一樣。

當我記起我們有了基督所用的原文 (*Jpsissima Verba*)，我底快樂就加倍了。人們常常想像基督是講阿拉美克 (*Aramaic*) 話的，就是羅南，也是這麼想。但我們現在曉得，加利利底農夫，像現在愛爾蘭底農夫一樣是講二種言語的；并且希臘語，實像通行全東洋一樣是巴利斯坦 (*Palestine*) 全地底交際底普通話。我絕不歡喜我們只從翻譯底翻譯中曉得基督自身底話這種見解。至於講到他底會話，加爾米狄斯 (*Charmides*) 也許會傾聽，蘇格拉底 (*Socrates*) 也許會和他討論，而柏拉圖也許會理解他吧；他實際上說，“*εὐδ' εὐμὶ οὐ τοῦτον ὁ πικρᾶ δ' ἔσ'*” (我是好牧人)；當他想到野地裏的百合花和怎樣地彼等不勞苦也不紡織的時候，他底絕對的

表現是“*karaidi?ere ra ksiba roú ayrou nàs a?áuei ou komití oú?é nh?ei*” (野地裏的百合花怎樣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當他喊「我底生涯已經完成，已經達到成就，已經完全」時，他最後一字，正像聖約翰 (St. John) 告訴我們的這是 *re?á?eraoú* (成了)；我想起這些事情，我就非常快活。

當我讀福音書時，——尤其是約翰福音，或初期的諾斯諦克教徒 (Gnostics) 借他底名字和調子而寫的東西——我看到把想像當作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生活底基調底連續的肯定，我還見到對於基督，想像不過是一種愛底形式，並且在他看來愛，在這詞底最充實的意義上，便是天主。大概在六星期以前，醫生應許我不吃普通牢獄所常食的黑的或茶色的粗麵包而吃白的細麵包。這是非常好吃的東西，說有人把乾麵包當做美食，也許聽的人覺到奇怪吧。但在我的確是這樣：在每餐之末，我很留心地吃那落在我底錫皿中或者落在當作用以不使桌子污穢的桌布的粗毛布上的一切麪包屑。但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飢餓，——因為我現在得到很充足的食料了——不過因為要把人家給我的東西不至浪費。一個人應該這樣地拿了愛以眺望呀。

基督像一切有魔力的人格一樣，不但他自己有說出美的事物的能力，並且有使別人對他說美的事物的能力。我很歡喜聖馬可 (St. Mark) 告訴我們關於一個希臘婦人的一件故事。當基督試驗伊底信仰時，他對伊說，他不能把以色列孩子們底麪包給伊；伊就回答他說，在食桌子下面的小狗 (κυνδιδιον) 這當譯為『小狗』，吃掉孩子們所掉下來的麪包屑。大抵的人，都是爲了愛和贊歎而生活的，但是我們是應該用了愛和贊歎而生活的。如其有人把這個給我們，自問也沒有接受的資格。沒有一個人有被愛的價值。上帝愛人這事實，就是顯出，在理想的神聖律法中寫着的是：永久的愛是給那些永久沒價值的人的。或者如其以爲這句話太苦而不能耐；那麼讓我們說，除了佯自己以爲是有被愛的價值的之外，一切的人都有被愛的價值的。愛是應該跪受的聖餐禮，并且 *Domine, non sum dignus* (主阿，我們是無價值的人呵) 當在接受者底唇上和心中。

如其我將來再能作文，就是說，再能創造藝術底作品，那麼有兩個主題，在這主題上和通過這主題，我要表現我自身。其一是，『在人生內爲羅曼運動底先驅者的基督；』其二是，『藝術生活』

和行爲底關係。」前者不必說是很有興味的，因為我在基督身上不但看到最上的羅曼的典型底要素，並且還看到一切由羅曼的氣質而生的事情，甚至強情。他是曾經對人民說過他們應該過「如花的歲月」的第一人。他固持這一句話。他把孩子舉爲一切成人所應該努力變成的模型。他把孩子舉爲那些長者底模範，這是我所常想的是孩子底主要用途，如其完成的東西有什麼用途。但丁描寫人底靈魂是，「像孩子一般，一頭哭一頭笑。」從上帝底手裏來的，基督也看到每一個人底靈魂。應該是 *a guisa di fanciulla che piangendo e ridendo parloleggia*。（像一頭哭一頭笑而遊戲着的小女一般。）他覺得生命是變化的、流動的、活潑的，如其把彼鑄成一種形式，那就死了。他見到人們對於物質的、日常的利害不應該太熱心；要造成非實用的，就是要造成偉大的事情；一個人不應該太煩擾於俗事，烏尙且不這樣，爲什麼人倒反要這樣呢？當他說「不要想到明天，靈難道不及肉嗎，身體難道不及衣服嗎？」的時候，他實是可愛。希臘人也許曾經用過那後面的句子。這是充滿着希臘的感情的。但是只有基督能够說這兩者，並且替我們把人生積成得完全。

他道德，正像一切道德所應該有的，是完全的同情。如其他曾經說過的唯一的事情是，「伊底罪因為伊愛得多，所以被赦了。」那麼這樣說了，就是死也是值得的。他底正義都是詩的正義，正像一切正義所應該是的那樣。乞丐到天國裏去，因為他曾經是不幸。他底被送到天國裏去，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在清涼的晚上到葡萄園中做一點鐘工作的人們所得到的報酬，正和長日在酷熱的太陽下勞作的人一樣。但們為什麼不應該這樣呢？恐怕沒有一個人有得到什麼東西的資格。或者也許但們是異種類的人。基督對於把人當作物件看待，並且把一切的人，都一樣地看待的鈍重的、無生命的機械的組織，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來，是沒有法律的；只有例外，如一個人一件東西在這一點是和世界上任何東西不同的。

在基督看來，羅曼的藝術底基調是自然的生活底本來的基礎。他看到沒有別的基礎。當許多人把一個有罪的女人帶到他身邊，把法律上所寫的伊底刑罰給他看，並且問他應該怎樣辦的時候，他用他底手指在地上寫似乎沒有聽到但們底話一般；後來，但們重新逼他的時候，他方纔仰起頭來說道，「讓你們中間沒有犯過的，先拿石頭投向伊罷！」說了這樣的話，真是解得生活

的。

像一切有詩的性情的人一般，他愛無知無識的人。他曉得在無知無識者底靈魂中常常有接受偉大的思想的餘地的，但是他不耐愚笨的人——更其是對於爲教育造成愚笨的人那些有着許多佞們自己一個也不了解的意見的人們，一種特別的近代的典型，當基督說明的時候，他把佞們算做有知識底關鍵而不能自己使用并且也不允許別人使用，雖是這關鍵也許可以啓天國之門的人們底典型。反對斐列司鐵（Philistine），是他底主要的戰爭。這是一切「光之子」所必須戰爭的戰爭。斐列司鐵主義是他所生活的時代和社會底基調。在佞們對於種種思想的不理解，在佞們底不活潑的尊大，在佞們底討厭的正法固守，在佞們底世俗的成功底崇拜，在佞們對於人生底下劣的物質的方面的強烈的固執，與在佞們對於自己和自己底重大的滑稽的估價這點上，那基督時代底耶路撒冷底猶太人，正是我們英吉利底斐列司鐵底好敵手。基督嘲笑尊大爲「塗白的墳墓」，并且把這句話永遠地固定了。他把世俗的成功看作絕對地輕蔑的東西。他在這裏面看不出任何東西。他把財富當作人們底故障。他不歡喜生命爲了任何思想或道

德底組織而犧牲。他指點出形式和儀式是爲了人而造的，不是人爲了形式和儀式而造的。他把『安息日嚴守主義』(Sabbatarianism)當爲應該輕視的東西。底一類典型。他把中流階級以爲極可愛的冷酷的博愛，充滿虛飾的公共的慈善，煩雜的形式主義，用了無忌憚的、慘酷的嘲笑曝露出來。在我們看來，所謂正法固守不過是容易的、無智的默從；但在他們看來，並且在他們手中，這是可怕的固定的專橫。基督把這些東西一掃而盡之。他顯示只有精神是有價值的。當他指摘出他們雖是常常讀律法與預言書而毫不懂得這兩者到底是什麼意義時，他覺得有一種銳利的快樂。他反對他們像他們把薄荷和芸香十分之一樣，把每日依照固定的義務的常規而十分之，而主張完全爲了剎那而生活底重大。

他所從罪惡中救出來的人們，是因爲他們生活中底美的瞬間而得救的。瑪利·瑪特林——(Mary Magdalen)，當伊看見基督的時候，打破伊底七個情人中之一所給伊的貴的香膏瓶而把薰香的香料揮在他底積滿塵埃的疲勞的腳上，並且因了這一瞬間底原故，伊永遠同羅絲(Ruth)和皮脫利絲(Beatrice)一同坐在樂園裏像雪一般白的薔薇底花束中。基督警戒我

們道：每一瞬間應該是美麗的；靈魂應該常常去等待新郎底來臨，常常期待戀人底聲音；而斐列司鐵主義不過沒被想像所光照的人間性情底一面罷了。他把人生一切可愛的影響看作光底樣式。他想像本身看作光底世界。世界是想像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能了解彼，——這因為想像不過是愛底表現，而區別這一個人和那一個人的是愛和對於愛的力量。

但在最真實的意義上，基督底對待罪人是最羅曼的了。世界向來是愛聖者的，因為聖者最能接近於神底完全。基督從他所有的神的本能中，似乎常常愛罪人的，因為罪人最能接近於人底完全。他底本來的願望，並不是改造人間，正像他底本來的願望也不是拯救痛苦。把一個潑辣的竊賊化成一個遲鈍的忠實者，並不是他底目的。他對於出獄者救濟會和其他的近代的運動却不大注意。把收稅吏改信法利賽宗 (Pharisee)，在他看來並不是偉大的事情。但他用了世界上尚沒了解的態度，把罪惡和痛苦底本身看作美麗的神聖的東西和一種完全底模樣。

這似乎是極危險的思想。確是這樣，——因為一切大思想都是危險的。這是基督底教義，是沒懷疑的餘地的。這是真的教義，我自己也不懷疑的。

當然，罪人一定要懺悔的，但是爲什麼呢？單因爲假使不是如此，但就不能看到但從前所做的
事情，懺悔底瞬間就是創始底瞬間，不但這樣，這是一個人用以改變但底過去的手段。希臘人以
爲這是不可能的，但們常常在箴言的警句中說，『就是羣神，也不能改變過去的。』（註）基督指
示出這就是最平常的罪人也能做的，并且這是但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如其有人問基督，他一
定會說，——我感到這是一定的——當放蕩的子孫伏在他底膝上而哭泣的瞬間，這就是但把
爲了娼婦而蕩產的事情，但底餓豬和因了餓而要求彼等所應食的穀物的事情造成爲他底生
活中美麗和神聖的瞬間，要捉摸這一個觀念，在一般的人是很難的，我敢說一個人如其要了解
這觀念，也非走進牢獄不可，如其進了牢獄而他了解這觀念了，那麼就是進牢獄也是很值得的。
（註）『就是羣神，也不能改變過去的。』這是亞里斯多德在他底倫理學第六章第二節
上所講的話。

在基督身上有一種獨一無二的東西，當然，正像在黎明之前有假的黎明在冬天充滿了突如
其來的日光，欺騙賢明的蕃紅花使彼未到時期浪費彼底黃金顏色，并且使那些愚蠢的鳥呼喚

彼等底同伴以造巢於枯枝之上一樣，在基督之前也有許多基督教者，因為這一點，我們當得感謝。可是不幸在基督以後，還沒有過這樣的人。我把亞西西、聖法蘭西斯當作一個例外。在他誕生時，上帝與詩人底靈魂，所以他在他自己年輕的時候，由神祕的結婚，把貧窮當了他底妻子。已有了詩人底靈魂，又有了乞丐底肉體，他就能很容易地找出向完成之路了。他了解基督，所以他就變成基督那麼了。我們不需堅信禮底條文教導我們說，聖法蘭西斯底生涯是真正的基督底模倣 (Imitatio Christi)，看首詩同那名字的著作比起來只不過一種散文了。

實在的，當一切都說完了以後，還有一件是不會說，而這件却真是基督底魔力：他是正像一件藝術品一般。其實他沒有教我們什麼東西，但是一個人跑到他底前面就變成了某種東西。而每一個人都有到他面前去的運命。每一個人在他一生內，至少有一次和基督走到以馬忤斯——(Emmaus) (註)去。

(註) 以馬忤斯，是一村名，離耶路撒冷約二十五里，是耶穌顯現於兩弟子之前的地方。至於論到別一題，即『藝術生活和行為底關係』，你一定以為我底選擇是不可思議的。大家

指着萊頓牢獄 (Reading Goal) 說道：「那就是藝術生活底果報呵。」是呀，藝術生活也許把人領到更壞的地方呢。那些機械的人們把人生當爲依了手段和方法底小心的計算的巧滑的思索，所以常常曉得他們是在向着什麼地方去而便向那地方去的。他們由於要做一個教區內小吏這理想的願望出發，無論被放在什麼地位，他們成功爲一個教區內小吏，便沒有其他的了。那熱望成爲和佢自己相分離的一種東西的人，一個國會議員或一個成功的雜貨商，或知名的律師，或裁判官的人，或相等地討厭的一種東西，一定會達到佢所希望做的人的地位。那是佢底責罰。那些要假面具的人，常戴上假面具。

但是講到生命底動的勢力，在佢們中間，這些動的勢力便變了肉體的那些人，這就不同了。單以自我實現爲佢們底欲望的那些人，是永不了解佢們在向着什麼地方去的。佢們不會了解的。不過在這詞底某種意義上說，像希臘底大聖所說的「認識你自己」，這自然是必要的。這是智識底最初的成就。但認識人底靈魂是不可知的，這是睿知底最後的成就。最後的神祕還是個人自身。就是一個人把太陽在天平上秤了，把月亮底運行也計算了，星榜星地把七層天也描寫出來

了，而個人自身還是殘留着誰能計算，但自己底靈魂底軌道呢？當一個兒子出去找他父親底驢子時，他不曉得『神之人』已經用戴冠式的聖油正等待他，並且他自己底靈魂也已經變成王底靈魂了。

我希望我生活到那樣長久，能夠產生在我底末日能說『是呀，這正是藝術生活引導人的地方！』那種性質的作品。在我自己底經驗中，我所碰到的有最完全的生活的二人，是凡倫與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他倆都是曾在牢獄中送過些歲月的人。前者是但丁以後唯一的基督教詩人；後者似乎是俄羅斯出來的有着美的、純白的基督教底精神的人。至於在最近七、八個月以來，雖是重大的苦痛不絕地從外界打到我身上來，可是我已經和在這牢獄中通過了人和物而活動的新精神面接了，這種精神對於我底幫助是不能用言語表示出來的。所以在牢獄中的第一年，我沒有做別的事情，並且能夠記得除了在無力的絕望內搓搓兩手而喊『怎樣的一種終結，怎樣的一種可怕的終結呀！』之外沒有做別的事情，可是我現在却要對我自己說，並且有時我不窘苦我自己時也會真實地、忠厚地說，『怎樣的一種開始，怎樣的一種可怕的開始呀！』這也

許實際上是這樣吧。這也許是變成了這樣吧。假使這真是這樣，我是很感這個新的人物（註）的，他在這種地方變化了一切人底生活。

（註）這是講納爾生少佐（Major Nelson），他在一八九六年七月，做了萊頓牢獄底典獄官後，一變從來的組織，造成極深切的制度，給王爾德以種種便宜，信札等也可以自由書寫。

如其我在去年五月裏釋放了，像我從前所設法的，我定憎惡這地方並且對於獄中一切辦事的徒刑，可是人道常常和我們一起在牢獄中間。所以我出了獄，我將常常記念我從幾乎全體人身上所接到的非常的好意，並且在我釋放的那一天，我將很感謝許多人，同時也要求他們記念我。

牢獄底組織，是絕對地完全地錯誤的。我出獄之後，我要盡我所能以改革牢獄。我想試試看，但愛底精神，爲不是在教堂裏的基督底精神。人道底精神。雖是不能把他做得十全，至少可以不

用十分痛苦的心去忍耐吧，世界上這麼地錯誤的東西是沒有的。

我曉得在外界從亞西亞聖法蘭西斯所呼喊爲『我底兄弟般的風，我底姊妹般的雨』這兩樣可愛的東西起以至於大都市底店窗和落日，有許多非常有趣的事物在外界等待着。假使造一張還遺留於我的東西底目錄，我不曉得寫到什麼地方會完結。因爲實在上帝爲我造了這世界正和爲了其他的人一樣。也許我會帶了些我從前所沒有得到的東西走出獄門吧。我不消告訴你的，在我看來，道德底改造和神學底改造是一樣地無意義和下劣。但如其提倡做一個更好的人是一種非科學的愚言，那麼變成更深沈的人自然是那些吃過苦的人底特權了。我想我是已經做了這樣一種人了。

如其我得到自由之後，我底朋友請客時，就是不來請我，我將毫不介意的。我能自己得到十分快樂。有了自由、花、書籍和月兒，誰不能十分快樂呢？況且饗宴在我早已無用。我已爲饗宴操了不少的心。人生底那面在我已是過去了，我敢說，這是很幸福的，但如其我得到自由之後，我底朋友有了悲哀而不允許我共享，那我就覺得十分痛苦了。如其佢關了悲哀之家底門而拒絕我，那

麼我一定要再三來請求應許我進去，使我可以共享我有資格去共享的東西。如其但以為我沒有資格，不配和佢一起哭泣，我就要感覺到這是一種最青酷的屈辱，和一種加於我自身的侮辱。最可怕的樣式了。但是這樣的事情不會有吧。我有享受悲哀的權利，并且凡能眺望世界底美，分享世界底悲哀和得實現出這兩者底奇異的『或物』(Something)的人，是直接和聖的事物接觸的人并且是人們所能接近那麼地接近上帝底祕密的人。

怕在我底藝術上，和在我的生活上一樣，有一種更深的基調，一種更大的熱情底統一和衝動。底率直走進來吧。不是廣而是強，這是近代藝術底真目的。我們在藝術上早已不拘泥於典型了。我們不能不這樣做，這是例外，我不能把我底痛苦放在佢們所用的形式內，這是不消說的。藝術只有在模倣完了的時候纔開始。可是有着更充分的言語底記憶，更豐富的音調，更奇異的效果，更簡單的結構，至少有那些審美的性質底『或物』，定會走到我底作品裏來吧。

當瑪爾斯耶斯『他底四肢由刀鞘上切斷時』——如其用但丁底最可怕的太西汀式(Trafficean)的句子，則爲 *Della vagina della membrue sue* ——他已經不唱歌了，希臘人說，阿薄

羅已經是勝利者了。七絃琴 (Lyre) 已經征服蘆笛了。但也許希臘人是錯誤了。我在許多近代藝術中聽到瑪爾斯耶斯底叫喊。這在鮑特萊爾是悲痛，在拉馬亭 (Lamarine) 是柔和和淒涼，在凡倫是神祕。這在喬品底音樂底謙遜的和解中。這在擾亂潘賊。傑安底婦人們底不滿中。就是馬太·亞諾爾特 (Mathew Arnold) 他底加利克萊斯 (Callioles) (註一) 底歌，用那樣抒情的美底分明的調子，訴說『溫柔的有說服力的七絃琴底勝利』和『有名的最後的勝利』。這也有不少的他底叫喊。在擾亂他底詩歌的懷疑和苦悶底煩雜的低調內，——這就是歌德，或華士華斯也都不不能幫助他，雖是他也前後地學過他們倆——當他追求去悲傷齊爾西斯 (Thyris) 或去歌唱 Scholar Gipsy 的時候，他用以奏出他底情調的，是蘆笛。但不論腓立基亞 (Phrygia) 底夫哦 (Faun) (註二) 是沈默着或否，我總不能沈默的。表現對於我底必需，正像葉子和花兒對於高高地發出牢獄底牆壁上。上面而迎風搖拽的樹木底黑枝底必需一樣。在我底藝術和世界，現在有着一條深淵，在我底藝術和我自己中，却沒有甚麼。我希望至少是沒有甚麼。

(註一) 加利克萊斯，是亞諾爾特底 "Empetocles on Egea" 中底年青的立琴彈者。

(註二) 夫哦，是半人半羊形的林野牧畜之神。

我們每一個人都分有不同的運命。我底運命是公然的醜名、長期的入獄、悲慘、敗滅和屈辱之一，但我對於這些還不大配，——至少，還不大配。我記得我常常說：我想我能忍耐真的悲劇，假使彼穿了絳色之衣，戴了尊貴的悲哀底假面具到我身上來；可是關於近代性底可怕的事物，就是把悲劇著了喜劇之衣這事情，以至於偉大的現實也似乎平凡，或者奇異，或者缺少風格的東西了。關於近代性，這是很確實的。關於實生活，這似乎是常常確實的吧。有人說一切殉死在旁觀者看來都沒有意義的十九世紀對於這個法則，是沒有例外的。

我底悲劇，完全是可憎的、下劣的、反撥的、缺少風格的。我們底服裝，使得我們很奇怪。我們是悲哀底小丑。我們是心碎的丑角。我們是特地被造來訴說談諧底感覺的。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從倫敦被帶到這里。在那一天，二時起到二時半，我着了囚衣，帶了手銬，立在克拉方交叉點（Clapham Junction）底中央月台上給公衆環視。一分間的預告也沒有給我，把我從病監裏帶了出來。在一切東西之中，我是最奇怪的了。當人們看着我的時候，但們只是笑。每到火車到

的地方，看的人總是充斥，沒有一件東西能夠使佢們更有興趣的了。不消說得，這種行為尙在佢們沒有曉得我是誰的時候。一等到佢們曉得了，佢們笑得更厲害。約有半個鐘點，我立在灰色的十一月的雨中間，并且被嘲笑的羣衆環繞着。

從這事之後的一年間，我暫久一樣地每天在同時刻內哭泣。那種事情，在你看來也許不是那樣悲劇的事情吧。可是在獄中人，眼淚却是日常生活中底一部分呵。在獄中有一個人一天不哭，那並不是因爲那一天一個人心上快樂，却是因爲那一天心腸變成堅硬了。

可是我現在實際上開始感到對於那笑我的人們比對於我自己更悔恨了。自然，當佢們看見我的時候，我不是在足台上。我是在桎梏之內。但是只注意登在足台上的人，這是極其非想像的性質。足台也許是極其非現實的東西吧。桎梏却是可怕的現實。佢們也應該曉得怎樣更可以解釋悲哀底意義。我已經說過在悲哀之後常常潛有悲哀的。不過如其說在悲哀之後常常潛有靈魂，這就更其聰明了。嘲笑痛苦的靈魂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奇異的單純的世界底經濟法中，人們只得到佢們所給與的東西。并且在那些沒有充分的想像力去洞察物底表面而感到一種

憐憫的人們，除了嘲笑底憐憫之外還有什麼憐憫能給與佢們呢？

我寫出我移到這里來的情形，不過是說出在我底責罰之中要得苦痛和絕望之外的東西，在我是多困難呵。可是我一定當這麼，並且我常常得到了服從和忍受底瞬間。春底全體也許藏在一花蕾之中吧。雲雀底低地之巢也許藏着通報薔薇色的黎明底腳的歡喜吧。所以如其在我身上還有什麼生命底美，那末是包含在服從卑下和謙讓底某瞬間之中吧。總之，我只能向我自己發展底方向前進，並且接受一切我所遭遇到事情，使我自己值得這樣。

人們常常說我太個人主義的了。我非做比向來更其個人主義的不可。我一定非從我自己身上得到比向來所得到的更其多不可，並且非要求世界比向來所要求的更其少不可。其實我底破滅不是由於我底太個人主義，却是由於我底太不個人主義。我一生中是最是不名譽的，不可恕的，在無論何時，可卑鄙的一件事情，讓我自己向社會要求救助和保護。在個人主義者底眼光看來，這種要求是很壞的；但是對於這種已做的事情，有什麼辯解呢？當然，只消我一動了社會底勢力，社會就向着我並且說道：『你始終反抗我底法律嗎，而你現在請求那些法律保護嗎？你非看

見那些充分地行使的法律不可，你非服從你所請求的東西不可。』結果，便是我進了牢獄。自然，沒有一個人曾經覺到這樣地卑劣，並且用這樣卑劣的工具，像我所做的那樣。

在人生中的斐列司鐵要素，不是不能理解藝術的，如漁夫、牧羊者、田夫、百姓和其他這些可愛的人，對於藝術一點也不了解，實就是所謂『地之鹽』（Salt of the earth）凡扶持并且幫助社會底笨重的、煩雜的、盲目的、機械的力並且認不到在一個人或一種運動中間但所碰到的動的勢力的人，是斐列司鐵。

人們以爲我招請人生底惡者饕宴，並且在佢們一起尋找快樂，是很可怕的。可是在以人生藝術家底資格以接近佢們的我底立脚點看來，佢們是很有暗示性並且很有刺激性的。這危險一半是興奮……藝術家的我底事業，是關於愛利爾（Ariel）（註一）的事情。我非把我自己和加立朋（Caliban）（註二）決鬥不可……

（註一）愛利爾是莎士比亞底劇詩颶風中底空氣之精靈。他先爲妖婦底奴隸，後又爲加立朋所苦，直後纔爲卜洛斯潘洛（Prospero）所救。

(註二) 加立朋是颶風中葡萄地上的怪物。

有一次，我底一個好朋友(註)——十年不變交情的一個朋友——來看我，告訴我他一點也不相信人們攻擊我的話，並且他使我曉得他把我當爲完全無垢而是卑下的計劃底犧牲者。我聽了他底話不覺哭泣了，並且告訴他，在正式的告訴中雖然有許多全然假的和爲反抗的惡意所經陷我的，可是在我底生活內還是充滿着不正當的享樂，所以如其他不把這事實當做關於我的事實來接受，並且充分地認明這事實，我就不能再做他的朋友，——任是做他底同伴了。這種話對於他是可怕的打擊，但是我們是朋友，我不想在虛偽的口實之上得到他底友誼。

(註) 我底一個好朋友，這大概是指希拉特吧。

感情的力，像在意向 (Intentions) 中底一處說過的那麼，和肉體的精力一樣地被限止於時間和空間之內的，造成容納那麼許多的杯子，能容納那麼許多，但不能更多的，雖則保加台 (Burgundy) 底一切紫桶可以把酒注滿到邊緣上，在西班牙多石的葡萄園內堆積的葡萄可以沒及行人底膝蓋，沒有一種錯誤更普遍了：以爲成爲大悲劇底原因和理由的人都能享受

適合於這悲劇底情調的感情的。希望他們有這些感情，那真是最足以致命的謬誤了。著着『火焰之襯衣』的殉道者也許對上帝底顏面望着，可是在爲造火焰而積薪或退火爐的人看來，這全體的光景也不過像對於屠牛者底殺牛，對於森木中底燒炭者底砍樹，或對於拿鎌刈草的人底攀花。強烈的情熱，是爲偉大的靈魂而存在的；而異常的事情，也只爲和偉大的靈魂相并行的人們所能看到的。

* * * * *

在一切戲曲中，從藝術方面看來，像莎士比亞描寫羅森克蘭支（Rosenkrantz）和基爾特斯登（Guildenstern）那樣出衆，和在觀察精密中底富於暗示的戲曲，我還沒有見過。他們是哈孟雷特（Hamlet）底學友。他們向來是他底同伴。他們常常記起他們從前在一起時的愉快的日子。當他們同他邂逅相逢時，他正肩負了他底性情所不能忍耐的重擔。死者從坟墓內武裝而出，爲了給與他一個在他是太重大的而又太卑鄙的使命。他是一個夢想者，而被逼得非實行不可。他有詩人底性情，而被逼得他非走入因果底平凡的糾紛中不可。就是被逼得必須走到他所

完全不知道的人生底實際的現實路上而是他所十分知道的人生底理想的本質路上。他不曉得他應該做什麼，所以他底愚是裝成的愚。勃魯太斯 (Brutus) 用瘋狂爲衣，去遮蓋他底目的底劍和他底意志的刀。但是哈孟雷特底瘋狂不過是遮住他底弱點的假面具罷了。他在奇想和滑稽之中，看到躊躇底機會。他像藝術家和理論玩弄一樣，他和實行玩弄。他把他自己當作他底正當行爲底偵探，並且當傾聽他自己底言語時，曉得所說的只是『言語，言語，言語。』他不去試做他自己底歷史底主人公，却去做他自己底悲劇底旁觀者。他不相信一切事物，就是他自己也不相信。可是他底懷疑毫不不能幫助他，這不是由於懷疑主義却是由於他底分裂的意志而來的。

關於這一切，羅森克朗支和基爾特斯登毫不曉得。他們低頭佯笑和微笑，並且一個人所說的別一個也用了催吐的調子去回聲。最後用了劇中劇和劇中人底癡話，哈孟雷特捕到王之良心，並且把這恐怖的惡人從他底寶座上驅逐掉的時候，羅森克朗支和基爾特斯登看來，在哈孟雷特底行爲中除了一些宮庭禮儀底痛苦的破壞以外沒有別的東西。『用適當的情緒熟慮人生底景物，』這是他們能達的極度。他們接近他底祕密而一點也不懂他，並且就是去告訴他們，也

沒有什麼用處的。他們是小的杯子，只能容納那麼許多，不能更多的。在終了，暗示出他們爲捉到因別人而設的巧妙的彈機上去，他們碰到了——或者也許碰到激烈的和突然的死。但是這種悲劇的結局，雖是觸到帶有喜劇底驚奇和公正底『或物』的哈孟雷特底談諧，而實際上却不是爲了那種人而製作的。他：『決沒有死，因爲要』正直地報告哈孟雷特和他底原因給不滿的人。』

Absents him from felicity a while,

And in this birsh World draws his breath in pain.

暫時把他遠離幸福。

在這苛虐的世界中間痛苦地呼吸。

的霍萊遮 (Horatio) 竟死了，但是羅森克朗支和基爾特斯登却和安基羅 (Angelo) (註一)和太爾脫夫 (Arturio) (註二)一樣地是不死的，并且和他們有同一的位置。他們正是近代生活所捐助於友誼底古代的理想的人。著新的達亞米西梯亞 (De Amicitia) 的人，一定替他們找出一個壁龕，一定要用太斯蓋林 (Tusculan) 的散文詩賞贊他們。他們是爲了一切時代而鑄定

的模型，非難他們的事情，也許顯出『鑑賞力底缺乏』吧。總之，他們是只從他們自己底圈內出來的。在靈魂之崇高處，是不會傳染的。一切高遠的思想和感情正因為他們底奮在而弄成孤立了。

(註一) 安基羅是莎士比亞底 “Measure for Measure” 中的人物。

(註二) 太爾脫夫是莫利愛爾 (Molière) 底僞善者中的人物。

我如其一切事情都順當，在五月之末就會釋放我，並且我希望立刻同 R 和 M 一同到外國一個小的海邊的村裏去。

海，正像由列皮狄斯 (Euripides) 在他底一本戲曲中關於伊腓幾內亞 (Iphigenia) 所說的一樣，洗却世界底污點和傷痕。

我希望至少有一個月和我底朋友一起去得到平和、均整、少些痛苦的心和更快樂的心情。對於偉大的單純而原始的東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憧憬，像海一樣，也正像地球般是我底母親。我覺得我們對『自然』眺望得太多，同彼生活得太少。我在希臘人底態度內，認到偉大的健全性。

但們關於日沒，永遠沒有什麼饑舌；關於草地上底影子，也不討論彼是否是紅紫色的。但是但們認到海是爲了游泳者而存在的，砂是爲了競走者底脚而存在的。但們愛樹木因爲彼等所投的影子，但們愛森林，因爲彼底在正午時的沉默。葡萄園底管理者當但俯身在新芽上時，因爲要遮沒太陽光，把但底頭髮和長春藤編在一起。至於爲藝術家和競技者——這是希臘給與我們的兩個典型——但們用此外對於人類毫沒有用處的苦的桂葉和和蘭芹編成花冠。

我們稱喚我們這時期稱爲功利的時期。可是我們不曉得任何簡單的東西底功用。我們已經忘掉水能使我們清潔，火能使我們純化而地球是我們一切底母親。畢竟我們底藝術是月的，是同陰影遊戲的；而希臘底藝術是太陽的，是直接同物交涉的。我確實覺得在原素的力量中是有純化性的；我想回到彼等那里并且生活在彼等底面前。

固然，像我是「今世紀底嬰孩」那樣的人，單單看看世界，也是常常可愛的事情。當我想到我出獄的那一天， *Tabunna* 和紫丁香將在花園中盛開吧，并且我將看見前者底動的黃金之花被風吹成不定的美和後者底有羽毛的薄紗之花被風搖拽着使我底周圍的空氣都變

成阿拉伯的吧，我竟快樂得顫動起來了。當林納斯（Linnaeus）（註）第一次看見一處英吉利高原底草地被芳香的、黃褐色的普通的金雀花全變成黃色的時候，跪下去并且快活得哭泣起來了。我曉得爲了以花爲慾望底一部的我，眼淚是在薔薇花瓣之中等待着呢。我從少年時代以來，一向是這樣的。就是隱藏於花杯之中的一點色彩或貝殼之曲線，因了對於物底靈魂的精巧的同情，我底性情並不呼應，這是沒有的。像哥梯愛（Gautier）那樣，我常常是『爲了但這眼所見的世界纔存在』（*Pour qui le monde visible existe*）的人們中底一個。

（註）林納斯是有名的瑞典底博物家，一七三六年時在英國。

可是我現在意識到在一切美底背後——雖這可以使我们滿意——尙有一種精神潛藏着，而一切畫的形式和樣子都不過是彼底表現底樣式。我所希望去調和的就是同這種精神。我對於人和物底明確的發言，已經漸漸疲倦了。藝術底神祕，人生底神祕，自然底神祕，這就我所追求的。到什麼地方去找來彼等，這在我是絕對必要的。

正像一切宣告是死底宣告，一切審問是生命底審問。我已經被審問了三次了。第一次是在包

廂中被捕，第二次是引到拘留所內，第三次是進了兩年的牢獄。像我們所組織的社會，是沒有位置給我的，也不能有所供獻的。可是彼底甘雨降到正當的地上也一樣地降到不正當的地上的「自然」，總有我可以隱藏的洞窟吧，總有在彼底靜寂中我可以哭泣而不被擾亂的祕谷吧。彼會把星兒掛在夜間，那末我可以黑暗中不顛扑地走路了吧。彼會把微風吹到我底腳跡上，那末不會有人追躡我而害我了吧。彼在大水中會把我清淨吧。彼會用苦的藥草使我健全吧。

——一八九七年作——

——一九二二年譯——

萊頓監獄的歌

弁言

王爾德底 *The Ballade of Reading Goal* 是他生平底一首得意之作，在他底詩作底全體中，也立在最重要的地位。

詩中大意是述一個酒醉殺妻的兵官，伏法被絞的事。王爾德作這篇詩記他底同情而對於那不合人道的法律猛烈地攻擊。他作這篇詩時是在出獄以後了，他在詩前題着道『紀念 C. T. W. 君，皇家騎兵營兵衛士，一八九六年七月七日於貝克省萊頓鄉之 *Obit. H. M. 獄*』而自署其名『*BC 33*』——那就是他在監時的號數。

論到思想底價值，這首詩和獄中記是竟使英國底監獄因而改良的；這實際的影響已說出了價值底一切了。論到思想底內容，與在這狹小的弁言內，說又說不暢快，竟不如待讀者自己去領略吧！將來有空，或者要專做一篇讀此詩與獄中記的文字呈教。

論到文辭，原詩是英詩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形式之整齊，韻律之自然，表現之強烈，屢屢使我在譯的時候灰心却步。現在把他這樣醜化到中文裏來，真是對不起著者和讀者。所幸其中有許多妙想和警句，是不會因傳譯而受損的，例如他罵監禁制度說：『人類底監獄，個個都是用羞恥的詩造成的；而且因為防恐被基督看見人們怎樣虐待他們底兄弟，外面是築着圍牆。』

他讚美讖悔說：『破碎了的心，像那破碎的箱子一樣，露出所有的財寶來獻給上帝；於是癩病者底不潔的屋子中間，充滿了最珍貴的膏油底芳香。』這種名句是萬萬不是晦澀的翻譯所能掩得了他們的光彩的。不僅如此，我看原詩底妙處還在通篇底氣韻。近來中國詩壇上也時時有較長的詩出現，但是篇幅長了，有幾篇就不免累贅沈悶；萊頓監獄歌彷彿大江底潮水一般，大起大落，內容底變幻與詩底長短相稱，這層好處，只要是直譯的，不是任意的刪節脫落，總也自信可以保存原文底幾分真面目。所以，我要請讀者注意，（一）當他是散文讀；（二）整個兒的一口氣的把他讀完，不要零零碎碎的把他玩味。

詩中有許多很難處，謹就所知道的一一注出，不週不詳，還請原諒。
獄中記已有譯本，思想上可以參證的地方很多。

一九二二，六，六澤民

萊頓監獄的歌

(一)

他不會穿他紅色的衣裳，
因為紅是酒和血底顏色，

而正當人們發現他和那死的

那可憐的他心愛的被殺在牀上的

死的女人同在底時候，

酒和血是都在他手上。

他——王爾德此詩所獻之主人公，是一個犯殺妻罪被判絞刑的騎士。見弁言。

他在一般罪人的中間走着

穿一套襤褸的灰色衣裳，

一個「克里格得」小帽戴在他頭上；

他似乎也有矯捷而愉快的步履，

但那是我所從未見過的——

他那一雙凝視着日光的煩惱的眼呵。

「克里格得」小帽 Cricket cap——未詳；大概是一種囚人戴的很不好看的帽子吧？

那是我生平底第一回呵，

看見人那樣愁煩地凝視着那

囚徒們稱他爲天空的

青色的小小的天蓬，

和那片片飄揚而過的雲彩

掛着銀白的風帆。

我和一些同在苦痛中的另外的人們
在另外的一羣中闊步着，

我心裏正在惶惑地想：

那人所犯的是大的罪過麼，小的罪過麼？

却猛聽得一個聲音在我後面低低地說道：

「那個朋友是一個統犯哪！」

慈悲的基督呀！

牢獄底牆似乎忽地旋轉了，

在我頭上的天空

也似乎已倏忽地變成一個熾熱的鋼罩；

而我自己，雖也是個受着苦的靈魂，

自己底痛苦反全然不覺了。

我只知道的是——

什麼狂飈般的念頭在催趲着他底脚步，
而且爲什麼，

他用那樣愁苦的眼色望那呆呆的白日；
他殺了他所心愛的物事

因此他不得不死了。

*

*

*

然而誰不曾殺害過他的心愛者呢？
讓人人聽見這個罷：

有人殺害用一付惡毒的容顏，

萊頓監獄的歌

有人用一句諂媚的語言，

怯懦的用接吻來殺害，

勇敢的丈夫用一口光銜的寶劍！

有些是在青年的少年期

有些是到老年後纔殺害他們的愛者；

有些是用一雙淫慾的手

有些是用一雙銅臭的腕：

最慈善的纔用一把刀

因爲那死者可以更快地冷卻。

有的太寡情，有的太纏綿，

有的賣，有的買；

有的涕淚漣漣地做這個

有的竟不吐一聲喟嘆：

人人殺他所愛的物件

可是人人都不曾犯了刑律。

他不用蒙垢含羞地死

在幽闇不名譽的一天，

也沒有繩索到他頭上環

也沒有布袋去蓋沒他的面

也用不到頭後腳前地穿過地板

垂落進一個空洞的空間。*

萊頓監獄的歌

* 統死者屍身入土之狀

他不用和沉默的人們

無晝無夜地看守着他的人們坐在一塊；

他們——看守着他的哭

看守着他的祈禱；

他們——防着他，

恐怕他自己掠去了監牢的爪下肉。*

* 意即防他脫逃

他在黎明醒來的時候

不會看見可怕的東西擠滿他的一屋：*

白長袍的顛巍巍的牧師，
板着無情鐵臉的執行吏，
和那穿着全身光燦燦的黑衣的
帶着宣告死刑者的重臉皮的典獄

* 每日早晨底獄房巡視

他不用惶遽可憐地爬起來，
套上他囚徒的衣服，

當幾個聲口暴厲的醫生來吆喝着，
記下他每個新的痙攣的姿勢，
拿一個表牠那滴滴的小聲
是彷彿可怕的鏈聲的時候。

萊頓監獄的歌

* 每日底獄犯體格檢查

他不會知道——

當絞手拿着園丁的手套 *

從堵塞着的門中溜進來

用三條皮帶把人捆起以前，

那梗塞着人底咽喉的

使人氣噎欲嘔的口底焦渴是什麼味道。

* 園丁底手套——未詳。

他不用垂着他的頭

去聽那執行吏底朗聲的誦讀。

也不必，昏昏地跨過他自己的靈柩
去進他那醜惡可駭的柵欄，
僅僅靠他靈魂的恐怖
通知他是還活在世間。

他不必用凝滯的眼
注望着小小的玻璃屋頂外的青天！
他不必用土塊似的唇
禱祝着他的苦痛早早離開；
也不必在他抖顫的兩頰上
感覺着「卡亞法士」底接吻。
「卡亞法士」(Caiaphas) 猶太高僧約瑟底異名，耶穌底同時人。

(二)

六個禮拜了，我們這衛兵在場上走着，
穿着那一套襤褸的灰色衣服：

他的「克里格得」帽是在他頭上戴着：

他的步履也似乎是矯捷而快樂

但我從未見過這麼一個人

用那樣愁煩的眼仰望着那碧落

我從未見過喲！

有人用那樣愁煩的眼

注視着那囚徒們稱爲天的

小的青青的圓蓋，

目送着那片片的曳引着亂鬆鬆羊毛的
慢騰騰浮遊而過天空的遊離的雲片。

他不會扭拘屈折他的雙手，

像那些無智的人們，

那些敢試在「絕望」底黑谷中間

舉起旋生旋滅的「希望」的人們一般，

他但躑首地望着太陽

痛飲那早晨空氣底清息。

他不拘屈他的雙手也不哭泣，

萊頓監獄的歌

也不窺探，也不喘息，

他但痛飲着那清晨的空氣

彷彿那空氣，就是一服有益的鎮痛劑；

他開口吸着太陽

彷彿那太陽就是一杯醉人的醇醴！

於是我和一切在痛苦中的

在另外一羣中走着的人們，

反都忘了我們自己所犯的

罪案大小了，

我們但用驚異的眼

呆呆地把那該得絞刑的夥伴望着。

看着他用那樣愉快而輕捷的腳步
走過我們，是不可思議的；

看着他那樣愁煩的眼

望那日光，是不可思議的；

想着他有這樣一筆債

不得不償還，是不可思議的。

橡樹和榆樹

到春天都能放出可愛的綠葉：

但是那株被毒蛇咬着樹根的絞台樹呀，

看了是使心碎，

萊頓監獄的歌

青也好，乾枯也好，

人是必須在他結果以前死了！

最高的地方是一切世俗的人們

所爭求着的寶座：

但是綯架高高的豎着，

誰願意立在大麻的繩子中間，

而從行兇犯底項圈^{*}裏面

瞥他最後的向天的一眼？

* 行兇犯的項圈——即綯首的繩索

應看「凡我林」的韻樂而舞蹈

是生命和戀愛底得意時的歡樂：
應了笛，應了琵琶的聲音而舞蹈
是優美而難得的快樂：

但是用了靈敏的腳踏着虛空而舞蹈
可不是什麼賞心的樂事罷！

— * 被絞者身子懸在空中之狀

這樣地用了好奇的眼和病態的推測
我們一天一天地把他看着，
而心裏都不禁碎碎的暗想
不要我們各人將來都不免這同樣的結局罷，
因為沒有誰能假說

他那盲目的靈魂將迷入於怎樣的赤火地獄。

到後來，這已死的活人

到底不再在受審判的人們中間

蹣跚往來了，

從那時我就知道

他是已關在死囚徒的可怕的牢間，

我亦永不能在上帝底可愛的世界上再見他了。

像兩條在風暴中沒落了的相遇的船舶

我們驀地相見，便倏忽地過去了：

可是我們不曾答話，也不曾放招呼的記號，

我們實在也沒什麼話好說；

因為我們不是在神聖的夜裏相見
却是在可恥的日間碰到。

一通牢獄的牆圍着我們倆，

被棄絕的人們一雙：

世界已把我們從牠心上推出來了，

上帝也已不願再相照顧了

那耽耽地守候着『罪惡』的虎頭鉗

已捉住我們在牠底圈套中了。

負債者底院子中間

萊頓監獄的歌

石頭是堅硬的，滴水的牆垣是高峻的，
他就那樣地在鉛青色的天空下

呼吸着空氣罷，

還有一邊一個人跟着他

是防着這人尋死罷。

* 負債者——看第二篇第六首

否則他便是

和晝夜不息地看着他的人們同坐了；

那批人——

監視着他起來時底哭泣，

監視着他匍伏時底祈禱；

並且監視着，防他劫奪了絞架底爪下肉。

典獄底法例

辛辣像鑄鐵：

獄中底醫生說

死不過是一件科學上的事實：

牧師一天來兩次

留下一本小小的起信冊*。

* 起信冊——基督教傳道的小冊子。

他還能一天兩次地吐着烟斗中的烟，

兩次飲他脾酒瓶中的酒：

萊頓監獄的歌

他的靈魂是剛毅而果敢，

不剩一絲隙縫給恐懼做窟穴；

他常常說

他歡迎着絞人者底手早一天來前。

但是爲什麼說這奇怪的話呢，

可沒有一個獄丁敢問他：

因爲凡是人，

若有一個監視底職守攔在他的肩膀上，

他的唇上便該加上一道封條，

他的臉上也該戴上一個無情罩。

否則他或者便要感動，

要撫慰，要憐恤了：

但是在殺人犯底窟穴底中間，

人道底哀憐能做什麼呢？

在這樣一個地方，

什麼仁慈的話語能幫助兄弟底靈魂呢？

僵僵着，旋舞着，

我們是在蠢子底操場上蹈着圈兒走吧！

隨他！我們本來自己知道

我們都是惡魔底兒郎和羽黨：

我們戴了剃光的頭和鉛鑄的腳 *

萊頓監獄的歌

歡歡喜喜地來演假面的戲文一場。

* 鉛鑄的脚，形容脚底疲倦。

我們用光禿的流血着的指甲

把松香膠着的繩子劈成麻線；

我們洗刷那些門，括磨那地板，

擦乾淨那些光閃閃的闌干：

並且，挨着班，我們撞響着肥皂水的鉛桶，

揩洗那木板。

我們縫過那麻布袋，我們敲過碎石片，

我們轉過那塵沙撲面的機器鑽：

我們鎚打了洋鐵罐，還要把聖詩胡叫喊一番，
還要去在磨臼上拚命地淌汗：

但是在個個人的心裏面，
靜靜地，那恐怖在橫躺着。

恐怖是像被海藻阻滯着的浪濤

牠那樣地靜伏着，只在我們心坎上慢慢地爬撓：

於是我們就忘記了那

等待着蠢人和老實人的苦苦的運命了，

直等到，工作完畢，蹣跚着走到裏面，

我們走過一個開着口的墳墓^{*}的時候。

* 開着口的墳墓——指牢獄的門

那黃色的洞門^{*}張着大口

正倦怠而且渴望地在守候着一個生靈；

洞口的渴於血的泥土

也正向着那瀝青的圈子^{**}喘喘地發吼：

於是我們就砰砰地覺到

天亮以前不免有不幸的囚人要被絞了。

* 黃色的洞門——指獄門

** 瀝青的圈子——指門前的瀝青地的獄場

我們逕直地進去了，

「死」和「怕」和「運命」在我們底靈上緊張着：

靜聽那小口袋的行刑的絞手

嚙索嚙索地在闇中過去：

於是各人纔慄慄地抖戰着

向他編着號的坟墓中間爬了進去。

那一天晚上

那些空虛的廊中是充滿了可怕的形像，

而且這鐵市鎮^{*}底到處

聽不見一些（那怕是偷偷的脚步的聲音，

而且從那些藏掩了夜星的柵欄中間

白的面龐似乎是在向裏窺張。

* 鐵市鎮 Iron-town 指監獄

萊頓監獄的歌

他偃臥着——

彷彿是在芳草地上躺着夢着的人般偃臥着，

監守的人們驚異地看着他，

他們不懂得爲什麼

絞首人已近咫尺

這個人竟還能這樣甜蜜地酣睡呵。

但是，從來不曾哭泣過的人們

當着要哭泣的時候

是睡不着的呵，所以我們

——笨漢，詐徒，惡棍——

手掌疼痛着，

思潮沸騰着，

經過那耿耿的長夜，

在腦筋底道路上

爬向別人底恐怖去了。

唉！ 感覺着別人底罪惡

是一件可怕的事啊！

因爲「罪惡」底劍鋒在我們心裏面刺着

到了他那蘊毒的柄邊了，

而溶鍋般的滾熱的眼淚

是將要代替了未流的血而飛濺。

萊頓監獄的歌

穿着毛皮靴的看守的人們

蹲在各扇嚴扃着的門外，

他們窺見了裏面地上聚着的

那些灰色的團團的黑影，

於是他們驚異而不解了：

爲什麼永不禱告的人們今兒跪着禱告起來。

經過那黑夜，我們只是跪着禱着，

一班悼亡的狂哀者！

午夜底倦怠地拍着的翼

就是靈柩角上的翅鬩：

海綿上底苦味的酒

是那『悔恨』底異色香。

灰的雞唱了，紅的雞唱了，

可是白晝終不肯來到：

只見那『恐怖』底屈曲的形相

蹲居在我們踰臥着的屋角：

又只見那夜遊的冤神

似乎一個個地在我們前面戲鬧。

他們閃忽地飄行着

像霧中的旅行人一般：

萊頓監獄的歌

他們敏捷活婉妙地俯俯仰仰屈屈折折
對對地舞踏着嘲笑那孤月，

步也形式，貌也可嫌，

這班幽靈繼續着他們底會集。

旋掃着嘲弄着，

我們看見他們細長的影兒手相牽着：

轉轉……轉轉……如狂獺的紡車

他們跳了一個「撒拉班恩獨」：

又像大風底盤旋於沙漠

這班被詛咒的魔怪做了幾個「亞拉伯恩珂」

撒拉班恩獨 (Saraband) 一種西班牙始創的曠緩舒美的舞蹈和此舞蹈底曲名；

亞拉伯思珂 (Arabesques) 疑亦舞名乃仿亞拉伯式者。

他們立在足趾底尖上

輕輕地作着傀儡式的舞：

但是，當扮着那可怕的形像底時候，

「恐怖」底笛聲又震盪着我們底耳鼓，

於是他們高聲着唱，並且他們久久地唱，

因為他們要喚醒那長眠者底酣夢；

傀儡式 (Marionettes) 與中國底八線戲相似。

他們叫道「呵哈！世界是何等寬廣，

但是那帶鎖鐐的腳對他却是無望！

萊頓監獄的歌

一次，兩次，三次的試擲那骰子

是堂堂男子底消遣事，

但他若和「罪惡」對博於祕密的「羞恥」之堂
他便該把腰纏輸得「精打光」！

怕不是空氣間的所有物吧，

這班歡天喜地的滑稽家：

對於我們，們被繫囚的

腳在鐐鎖底中間而不能行動自由的人，

唉！基督底傷呀！

看了他們，我心恐怖而且傷悲呵。

一遭又一遭，他們攜手繞着跳；

有的一雙雙伴笑着旋轉；

有的用蕩婦底嫵娜的步武

橫行着走上階級：

而用了流動的媚眼和淒涼的冷笑，

他們各各都來助着我們底禱告。

晨風嗚咽地響了。

但是這黑夜兀自不發曉：

淒涼底梭梭續續地來往

直等到織了絲絲的煩惱底網：

而禱告着的我們

萊頓監獄的歌

對於太陽底公平反含着懼怕了。

嗚咽的風遊蕩着

在飲泣着的獄牆底外面盤繞

於是我們覺着那分秒的時間底轉徙

像銅輪底迴旋^{*}一樣：

唉！嗚咽的風呀！

我們要這樣一個執事人做什麼？

* 示時間推移底遲緩而不可抗。

終於我見了那些影影的柵子了，
像鉛鏽的格子窗般在昏朦中立着，

正橫過那對着我底三板的床的白粉牆
慢慢地移動着，

於是我知道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
上帝底可怕的曙光在熾赤了。

六點鐘我們打掃好了我們底囚房，

七點鐘我們都默然相對着，

但是牢獄中似乎是充滿着一個

巨翼底搖動底風響，

因爲那吐納着冰一般冷的氣息的死神
已進來施行殺戮了。

* 巨翼——死神有巨翼

萊頓監獄的歌

他不披着霞紫的華裳而過去，
也不騎着月白的駿馬而飛來。

三尺麻繩，一塊搶板*。

是絞台上所需底一切：

看哪，那「傳令者」所以只拿一條羞恥底繩子，
來幹那祕密的事了。

* 搶板 (Sliding board) —— 未詳

傳令者——疑是指死神

我們彷彿是

一個黑暗而污穢的沼澤中底一羣摸索者：

我們不敢發出一點祈禱的呼息，
或替我們底苦楚思量一個目的：
有一個東西是在我們心間死了，
那死的便是「希冀」。

因為人類底瘴惡的「正義」是在走他自己底路道，
他不顧有一刻的週詳思索：
牠殺着弱的，牠殺着強的，
牠有一個不可抗繞的步伐：
牠奮着牠鐵鑄的腳踵，
殺着那強者，那同胞骨血！

我們等着八點鐘底來到，

各人底喉舌都厚滯而燥着：

因爲八點鐘是「運命」底時刻，

能使一個人被詛咒，

能用一個滑溜的繩結

結果那最壞的也結果那最好的

我們沒有傍的事可做，

除了守候那徵兆底披露：

靜靜地啞一般，坐着，

像一個幽谷底下的一堆死石：

但各人的心却重而且速地跳着

彷彿一個瘋人在看鼓狂敲！

突然一個震動

監獄底鐘在抖顫的空氣中敲了

於是全獄裏沸然騰起

一個無可奈何的絕望底哀哭，

彷彿是那受驚恐的池沼所聽見的

從癩病者的床上送來的呻吟聲那麼。

於是彷彿人在愛底結晶裏

看見了最可怕的事情似的，

我們看見一條黑油油的麻繩，

萊頓監獄的歌

用鉤子在黑漆的梁上掛着——森森地，
於是我們聽見那在絞手底隣視之下的

嗚咽慘厲的祈禱，聲聲地送入我們送入我們底耳朵裏。

* 被絞者在絞台上的最後的一次祈禱

一切的使他那樣震動

而發出那個哀音的災禍呀，

那些無邊的痛惜，那些帶血的汗水呀，

誰也沒有比我更懂得罷：

因為生活着比一人更多的生活的人

也必死一個比一人更多的死呀。

(三)

當他們要絞人的一天，

常課的禮拜便停止了：

是因爲牧師底心太悽愴了吧，

或因爲他底面容太青白了吧，

或因爲在他底眼中

是寫着一些人們不可以看見的東西吧

他們是這樣的關着我們在裏面了，

直到正午時光他們把鐘聲噹噹地敲響，

獄卒才提着琅琅琳琳底鐵鑰匙

來開了每個聳耳聽着的牢房，

兼顧監獄的歌

於是我們才各自離開了各人底地獄，
躡着鐵板的扶梯走到下方。

我們又走到上帝底芳香的空氣之內了，

可是我們的態常都有些反常，

因為這個人底臉是因恐懼而青蒼，

那個人底臉色是已經變了灰黃，

我是從未會見過憂愁的人們

用那樣煩惱的眼望着那日光。

我從未見過憂愁的人們

用那樣煩惱的眼睛

望着那囚徒稱爲天空的

小小的青色的天幕，

而且望着那每片無心無思的

自由自在地流過的浮雲。

但我們的中間

也還有一些垂頭走着的人，

他們知道，假如各人受他所應得的，

赴死的該是他們：

因爲他不過殺了一個活人

而他們所會殺的却是已死的靈魂。

因爲他，第二次犯罪的人，

是把一個已死的良心再喚醒，

是把牠從斑剝的死衣中拖起來

使牠再痛苦再流血，

使牠把血液洪流般放崩，

使他，良心雖流血，懺悔無門！

我們穿着以灣曲的箭形爲裝飾的古怪衣裳，

像猩猩像小丑的模樣，

在滑溜的瀝青的場上

遇而復始地默默地走着；

我們沒有一個人說話

祇默默地週而復始地走着。

我們沉默地循環走着，

可怕的事情底種種記憶

像狂風一般地

在各個空虛的心中湧着，

「戰慄」植立在我們底前面

「恐怖」在各人底後面追迫。

獄丁們穿着花簇嶄新的制服

他們的禮拜服是在他們身上，

他們牧着這班野蠻的羣羊

萊頓監獄的歌

高視闊步地梭巡着，

但是從他們靴上所沾的石灰漿，

我們已知道他們曾幹了什麼了。

因為一個墳墓大開着的地方

那里簡直沒有什麼墳墓：

只不過是一小片的沙和泥土

傍着那悽慘慘的監獄的牆塔，

還有一小堆沸滾着的石灰

那便是那人該領取的一具棺槨。

這可憐的人哪，

他的棺槨也是不與常人倫比的呵：

深深地在一堆獄場底土下面

爲了更大羞辱底緣故而露着身體，

他躺着，鏽鏽還在他腳上繫着，

在一片火焰中裹着！

那滾熱的灰漿

繼續不絕地喫着他底肉和骨，

日間喫那鬆脆的骨頭，

夜間喫那柔軟的肉體，

牠輪流着把兩樣慢慢地喫，

但是那顆心却是無間歇受着他的噬嚼。

悠悠的今後三年間，

那一塊六尺的地方

恐怕將沒有去下種植苗的人了吧：*

不幸的地方，

牠將寸草不出地仰望着那怪訝着的天空

而度過三年的悠悠歲月吧？

三年無人去下種——恐是一種風俗，看下首自明。

他們恐怕殺人者底心

沾污了他們所下的誠實的種子：

但這是錯的！上帝的仁慈的地

是比人們所知道的更仁慈呵，
她將使紅的玫瑰開更紅的花
使白的玫瑰顏色更白。

一朵紅的，紅的玫瑰花從他嘴裏生出來！
從他底心裏開出一朵白的玫瑰花！

因為朝山進香者底枯乾的杖端

既曾開花於大教皇底當前，

誰知道將用怎樣希奇的方法

基督要把「他」底意志顯化在人間？

但是在牢獄底空氣裏，

任是乳白的玫瑰花，大紅的玫瑰花，

恐怕都沒有開花的希望吧；

介殼和礫石和礫屑，

是他們在那邊給我們的東西：

因為他們知道，花朵是能醫治普通人底憂喪的。

所以將永永沒有酒紅色的或白色的玫瑰，

一瓣一瓣地，

落在那醜惡的監獄的牆邊的

挺伸着的一塊泥和沙土之上，

而告訴在那場上躑躅的人，

說，上帝底兒子是會替代一切的人而死了吧？

然而雖然那醜惡的監獄底牆垣

依舊重重地圍着他在裏面，

他那帶腳鐐的陰魂

或者不能在夜間出現，

或者在這樣不神聖的一個地方

他的陰魂只能輪着飲泣，

他——可憐的人——終是平安了，

平安了，或者，快要平安了：

再沒有東西使他瘋狂，

也再沒有「恐怖」在正午時走來了，

萊頓監獄的歌

因爲在他躺着的那沒有燈光的黃泉下
是既沒有月色底悽悽也沒有陽光底杲杲。

他們把他像野獸般地上了解：

他們甚至也不奏一點鎮魂樂

使他那驚駭的靈魂

稍爲得一點安頓，

他們只草草地抬他出去藏在一個洞裏

就算定了事了。

鎮魂樂 Requiem 安慰死者魂靈的一種唱聖詩，或做「彌撒」的儀式。

他們褫剝了他身上底帆布衣服，

裸着他那羣蠅去嗜擾：

他們嘲笑他那紫漲的頸項，

和他那固定而突出着的雙目，

他們大聲哄笑着

填滿了那囚人躺着的墓道。

牧師也不肯跪在那可恥的墳墓邊祈禱：

也不肯把基督所賜給罪人們的

祝禱的十字架

放在上面做記號，

雖然正是爲着拯救他那樣的人

基督才下降到人間來傳道。

萊頓監獄的歌

五十七

然而畢竟一切都好了；他不過是

同樣地經過了人生底指定的目標：

而他人底涕淚

將爲他裝滿那「哀憐」底久久破碎了的淚瓶

因爲哭他的都是社會底棄兒，

而被棄者都只有的是永永的哀哭

(四)

我也不知道法律是對的，

還是法律是錯的；

我們睡在牢監裏的人能知道什麼呢？

除了牆壁是堅固；

而光陰的遲緩

是度一日如一年？

但這是我知道的；就是——

當第一個「人」殺傷了他兄弟

而悲慘的世界開幕時 *

人們所爲「人」而造出來的法律，

不過是揚起最惡的風扇

燃燒了大麥而救了小麥

* 此是借古希伯來神話中該隱殺亞伯底故事以責今人報復主義的法律底不對。因爲當時該隱犯罪後，告上帝說：『我飄流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主對該隱說：『凡殺該隱』

的必要責罰七倍。」

* 燃了大麥而救了小麥——未詳。

這也是我知道的

——知道這個的人聰明呀——

就是人類底牢監

個個都是用羞恥的磚造成的，

而圍着柵欄

防恐基督看見人們怎樣把兄弟虐待。

他們用柵欄攔住了文雅的明月，

謎了溫和的太陽底隻眼。

他們巧妙地掩藏了他們底地獄，

因爲在這中間

所行的事

是同樣的不能公開於「帝子」或「人子」底眼前

* 「帝子」「人子」耶穌是耶和華上帝之子又自稱人子

最卑賤的事是像有毒計的種子

旺旺地在監獄底空氣中開着花；

是人心中那些善性

在這裏面才腐敗而萎謝；

把着笨重的門的是那蒼白色的「苦悶」，

而絕望就是我們底獄丁。

萊頓監獄的歌

因爲他們餓壞了那驚恐的小孩

讓他日夜哭泣：

他們蹂躪那弱者，鞭打那愚者，

嘲笑那老者和頹白者，

於是有的是瘋狂了，全體是變壞了，

而沒有誰能進一句勸說。

我們住着的各個狹小的牢間

是一個穢惡而黑暗的廁室，

活死人底惡臭的鼻息

蒸塞了個個格子式的屏榻，

因而一切都在人道底機器中化了塵埃了，
只除了那死不盡的獸慾。

我們所飲的帶黑色的水
滿含着穢惡的泥土氣息，

而他們所發給的秤過的苦的麪包

是充滿着了石灰和沙粒，

「睡眠」也不肯再輪下了，

只大張着眼向「時間」繞走而狂喊。

但是雖然「瘦的餓」和「綠的渴」

像兩條毒蛇般在相搏戰，

萊頓監獄的歌

我們絕不希戀獄中的飲食

因爲最使我們慄慄而且痛心的

是日間所舉的塊塊石頭

到夜間都變了人心底負擔

而且從沒有一個人聲

走近來說一句半句溫柔的話：

而那從門外望進來的眼睛

是無情而且可怕：

被舉世所遺忘，

我們受傷的肉體和靈魂孤另地腐壞着。

於是墮落而且孤零的我們

就是這樣地鏽爛着人生底鐵索了：

有的詛咒，有的哀哭，

有的竟不知道悲悼：

但是上帝底永久的法律是仁愛的

他把化成僵石的心破碎了。

於是個個在監房中或場中

破碎着的人類底心

像那破碎的箱子一樣。

把所有財寶拿出來獻給上帝了，

萊頓監獄的歌

於是那癩病者底不潔的屋子中間
充滿了最珍貴的膏油底芳香了。

呵！
心能破碎

而能獲了赦免底平和的人有福喲！
人還有什麼別的方法

能簡截地滌清他靈魂中底罰惡呵？
除了一個破碎的心

有誰能迎接基督來臨呵？

而那個喉頭紫漲

雙目突出的他，

是在等待着

那一雙拯竊賊而登天堂的聖手呵；

一個破碎而追悔的心

「主」決不看輕他。

穿紅衣誦律法的那個人

給了他三星期的延長的_，生命，

三個短促的星期

使他醫治他那掙扎的靈魂，

使他在那握過刀子的手上

洗清了所有的斑斑的血腥。

他用帶血的眼淚

洗淨了那握過鋼刀的手了；

因為只有血水能換去血跡，

只有眼淚能醫治傷癥；

而該隱底紅的癩跡，

才能變成基督底白耀的封緘。

該隱 (Cain) 亞當與夏娃之子，殺兄弟亞伯而逃；詳見舊約創世紀第四章。

萊頓鄉邊的萊頓獄，

有着一個羞恥底土穴，

穴裏躺着一個可憐人

穿着週身焦灼的衣冠，

火焰侵蝕他底軀骨，
在沒有名字的墳墓中躺著。

在那里，直到基督召起死者的時候，
讓著靜靜地躺著罷：

不必浪費無謂的淚珠，

也不必抽那風也似的歎息：

那人曾殺了他心愛的東西

因此死是他所該得的。

不過，誰不曾殺過他們底心愛者呢？
讓人人聽見這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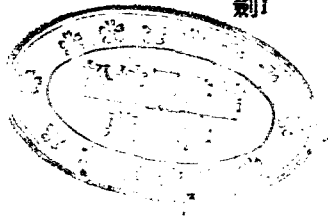
萊頓監獄的歌

有人殺害用一付惡毒的容顏。

有人用一句諂媚的語言，

懦怯的用親吻來殺害

勇殺的丈夫才用一口光銜的寶劍！



0.
3.
3.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De Profundis
 and Ballade of Reading Goal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著者

英國 Oscar Wilde

譯者

汪馥天 張聞天 沈澤民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黃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文學研究會叢書）
獄中記（一冊）

（附萊頓監獄歌）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87

10/0/2

(5)

